

## 目 录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	1
佛說文殊尸利行經.....	8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	16
商主天子所問經.....	44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六.....	62
大神變會第二十二之一.....	62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七.....	76
大神變會第二十二之二.....	76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91
善思童子經卷上.....	103
善思童子經卷下.....	119
力莊嚴三昧經卷上.....	134
力莊嚴三昧經卷中.....	145
力莊嚴三昧經卷下.....	156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一.....	168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二.....	174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三.....	180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四.....	188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五.....	195
大寶積經卷第二十六.....	201
法界體性無分別會第八之一.....	201

大寶積經卷第二十七.....	212
法界體性無分別會第八之二.....	213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二.....	225
第三十六善住意天子會緣起品第一.....	225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三.....	240
善住意天子會第三十六之二開實義品第二.....	240
文殊神變品第三.....	243
破魔品第四.....	246
菩薩身行品第五.....	251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四.....	255
善住意天子會第三十六之三破菩薩相品第六.....	255
破二乘相品第七之一.....	261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五.....	271
善住意天子會第三十六之四破二乘相品第七之二.....	271
破凡夫相品第八.....	274
神通證說品第九.....	279
稱讚付法品第十.....	284

#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

西天中印度惹爛駄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

賜紫沙門 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比丘眾，并大菩薩文殊師利等大眾圍遶。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童子言：“佛子！我今為諸眾生於四聖諦心生顛倒，恒處輪迴不能免離，說此真實四聖諦法。”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云何因緣而諸眾生不能遠離如是虛妄輪迴之中，不覺不知？”

佛言：“文殊師利！我見眾生受如是虛妄輪迴，何以故？善男子！皆因無始已來妄生計執，分別彼我。文殊師利！以是因緣，受此愚癡業報，虛妄輪迴。何以故？是諸愚癡眾生，不聞、不知最上一切寂靜法故，不自思惟警悟三業，恣身、口、意造眾煩惱——我貪、我瞋、我癡等。我今於彼如來法中，得此出家，受清淨戒，修持淨行，遠離輪迴，得涅槃道，解脫苦輪。

“復自思惟此煩惱性即善法故，即有漏法故，即無漏法故，即輪迴法故，即世間、即出世間，即智、即斷juān除法，即決定法，即觀法圓滿智，即觀苦、集、滅決定道，乃至決定法界故。

“又復思惟，一切行虛假故，一切行苦惱故，一切行即無相故。我若得此，即能遠離一切虛假，得隨意生。若觀我見，不離道諦，即得彼法，所作隨意。復於彼法，憶念無惑，於一切法，心無差別，能如是知，即得遠離不信、疑惑、毀謗，讚歎得此，解脫一切我苦。我於是時，無有少分而難作

者。若阿羅漢能知此我，彼臨命終時，自見所生棄捨本心，得佛菩提，隨意所樂自在而往，即得至於無為界，故彼得此苦智、法智。若了知我集一切法，生不信心，疑惑、誹謗、種種怖畏。若不信此法，盡此集故，彼作是思惟，決定滅諦。

“彼復思惟，此法應如是作，得滅諦故。是法若作，此決定滅，作是決定。彼意心生疑惑，命終之後墮大地獄中。云何名如實思惟？生一切法故。”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見四聖諦心？”

佛告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即不生故，即見苦諦；若見出生一切法消除故，即是集諦；若見最上涅槃一切寂靜法相，即是滅諦；若見究竟一切法性即是道諦。

“文殊師利！若彼見此四聖諦非實、非虛，是善法、是不善法，是有漏、是無漏，是世間、是出世間，是有為智、是無為智，是無變異法，是觀苦、集了別智法，即決定滅諦，乃至決定法界道諦，不可改變。何故一切愚迷眾生耽<sup>dān</sup>著欲樂，於此實相法中而生迷惑？彼諸眾生，於寂滅法，不諦思惟，乃至一切法寂靜自性，不得現前。不知此法非取、非捨、非離取捨，在彼貪界，顯<sup>xiǎn</sup>現涅槃，瞋界、癡界乃至輪迴界，悉能現彼涅槃寂靜界故。若於一切法，能現如是自性平等，當得一切法中自在無礙，云何不知彼真實法？若於不生、不滅法，心同虛空，即佛平等不可得故，法平等不可得故，僧平等不可得故，乃至涅槃寂靜平等亦不可得故。如是於一切未曾有法，不生疑惑，即得離疑。不生、不出，至一切最勝涅槃寂靜界故。

“文殊師利！如是真諦一切法不可見，是故須菩提而不往詣禮如來足。如須菩提尚得無我，況復如來云何而見？勿

作是解。文殊師利！如是一切不生法中有所見故，即非見四聖諦。”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見四念處？”

佛告文殊師利：“彼須菩提，當得觀身不淨，見身念處；觀受是苦，見受念處；觀心無常，見心念處；觀法無我，見法念處。”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實相云何而說？復云何見真實四念處？”

佛告文殊師利：“止，此真實諦如來所說，難解難知。”

文殊師利言：“唯願說之，廣演分別彼真實四念處故。”

佛言：“文殊師利！汝若見等虛空身，即見此身中身念處。

“又，文殊師利！若於受中內、外、中間有所得故，即<sup>1</sup>見受念處。

“又，文殊師利！若見此心智有方圓、大小，即<sup>2</sup>見此心中心念處。

“又，文殊師利！若於善、不善，有漏、無漏，乃至煩惱世出世間法中有所得故，即非見此法中法念處。文殊師利！此真實四念處應如是解。”

文殊師利白世尊言：“云何見四正勤？”

佛告文殊師利：“若觀十二緣生，究竟空寂乃至無性，一切法彼不可得，當起精進心，稱法滅除所生不善一切業故；為未生不善法，令不起故；未生善法，起精進心令出生故；

---

<sup>1</sup>即：根据上下文及《諸法無行經》卷上、《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和《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卷下等经中观真实四念处义理，“即”后疑落“非”字。

<sup>2</sup>即：根据上下文及《諸法無行經》卷上、《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和《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卷下等经中观真实四念处义理，“即”后疑落“非”字。

所生善法，令得久住，不廢忘故，當起圓滿精進心故。如一切法離取、離捨、非離取捨，若得如是正憶念故，彼不復起心，即得此三摩地行。彼云何思惟？得神足故。云何住平等一切法？文殊師利！應當如是見四正勤。”

文殊師利又復白言：“世尊！云何見五根？”

佛言：“文殊師利！若見究竟一切法不生，即解**信根**。何以故？文殊師利！此究竟不生信根，於一切法中，心不可得故，本離此名。

“又，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離憶念故，無有趣求，不住方所，是為**精進根**。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離現前明了故，遠離差別，心不起故，是為**念根**。

“又，文殊師利！若於諸法，能離生滅、能覺所覺、性空性非空性故，是為**定根**。

“文殊師利！若性孰有孰無，一切法中不可得故，是為**慧根**。文殊師利！應如是解，了知五根故。”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五力？”

佛言：“文殊師利！若能見此離性、離相一切廣大心法，是為**信力**。

“文殊師利！若於菩提進求功德，能離取捨，非離取捨，是為**進力**。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離諸憶念，無有計執，是為**念力**。

“文殊師利！若至一切法無相故，是為**定力**。

“文殊師利！若能遠離一切所見，乃至涅槃，是為**慧力**。文殊師利！應如是解，了知五力故。”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七覺分？”

佛言：“文殊師利！若見一切無自性法，不憶念故，是為**念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心不可測度，說善、不善及得受記，是為**擇法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能離取捨、非離取捨，又於諸法捨離思慮，是為**精進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不生愛著，解一切法即無生故，是為**喜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心生信樂，解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為**輕安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心無掉舉，是為**定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無住、無著、不可覺知，於一切法不生貪著，若得此捨，是為**捨覺分**。文殊師利！七菩提分，應如是解而能了知。”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八正道？”

佛告文殊師利：“若不見正，乃至不見一切無性，法無二相，心無罣礙，是為**正見**。

“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離諸罣礙、非離罣礙，心無所著，是為**正思惟**。

“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無有邊際，稱無邊際，平等善說，是為**正語**。

“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無有動作，離悲慙mǐn心，本不生故，是為**正業**。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無喜無瞋，諸法不生，是為**正命**。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無有起滅、無有力用，是為**正精進**。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念念不生、無有知覺，離諸思惟，是為正念。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自性、非性而能遠離，無有所著，是為正定。文殊師利！此八正道，應如是解即能了知。

“文殊師利！若有見如是四聖諦心，即得見於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真實心故，是求彼岸，至實際地，得大安樂，悉捨重擔，遠塵離垢，觀身無相至無生忍。阿羅漢、沙門、婆羅門，至淨彼岸名曰多聞，是真佛子，是能仁子；能敵dī冤家，棄qì擲zhì煩惱，得大堅固，無老、無怖，無有疑惑亦無戲論，無彼無此，名此比丘為聖法幢。文殊師利！若得如是法忍，得大善利，應得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而為供養。文殊師利！是故得一切國土無空過者，悉受清淨飲食供養，為離輪迴、得涅槃岸，脫諸苦輪，乃至一切正遍知正等菩提，起此心法所求皆得。”

爾時世尊說是法時，三萬二千天子皆得此法，彼諸天眾於如來、世尊、應、正等覺，并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散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而以供養，作如是言：“彼等於如來佛法中，當得出家受清淨戒。若說此法，一心聽受，得菩提道。”

復有八千一百比丘眾，心得漏盡無生解脫；復有四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于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魔王宮殿、山林曠野、大地，六種振動，於虛空中雨眾天花，讚言：“善哉，善哉！善說此法，甚為希有！”出是音聲，十方普聞。

佛說此經已，文殊師利法王子及大菩薩、諸比丘眾，一切世間諸天、人民、阿修羅、乾達婆等，聞佛所說，各各歡喜，禮佛而退。



## 佛說文殊師利問法經

# 佛說文殊尸利行經

隋天竺三藏豆那掘多譯

我豆那掘多，歸命大智海毘盧遮那如來。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祇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慧心無礙具足清淨——如是等五百比丘，各於自房結加趺坐，身心寂靜三昧正受。

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為欲發起自身行法，令眾聞知獲大利故，最於先起，一一次第遍觀諸房，即見尊者舍利弗，獨處一房折伏其身，結加趺坐入於三昧。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見如是已，亦不發覺，更詣諸處，觀察餘房，如是展轉乃至晨朝日初出時。當於是時，舍利弗等五百比丘皆已出定，是諸比丘及餘比丘諸方來者，一切大眾皆悉雲集。

爾時世尊，即於此時從坐而起，平身正直從容徐步，安諦而行如師子王，出於自房敷坐。一切大眾左右圍遶，敬念世尊不敢當前。爾時世尊處大眾中為無上首，光顏巍巍猶若金山，乘大悲雲雨諸法雨。

爾時，文殊童真菩薩，於大眾中問尊者舍利弗，作如是言：“我於向者遍觀諸房，我時見汝獨處一房，結加趺坐折伏其身，汝時為當坐禪耶、不耶？”

尊者舍利弗即答文殊尸利菩薩言：“我於是時實坐禪耳。”

爾時文殊菩薩即復問於舍利弗言：“汝意云何？為當欲令有未斷者，為除故坐禪耶？欲令有已斷者，更除斷故坐禪耶？為依過、現、未來三世法故，坐禪耶？為依色、受、想、

行、識等五陰法故，坐禪耶？為依眼、耳、鼻、舌、身、意等諸根、識故，坐禪耶？為依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法故，坐禪耶？為依欲、色、無色界等三有法故，坐禪耶？為依若內、若外、內外差別法故，坐禪耶？為依若身、若心、若身心名色法故，坐禪耶？如是等法，我已問汝，汝應速答，依何而坐禪乎？”

爾時，尊者舍利弗即答文殊尸利言：“仁者！我今現見諸法樂行，念不忘故而坐禪也。”

文殊尸利菩薩復更問於舍利弗言：“舍利弗！實有諸法可得現見，樂行者念不忘不？”

舍利弗言：“仁者文殊！如是樂行之法，我實不見。仁者文殊！如是樂行之法我雖不見，而佛、世尊曾為聲聞一切諸眾說寂定法，如是法者，我依行之。”

文殊尸利菩薩復問尊者舍利弗言：“何等諸法，如來曾為諸聲聞眾說是寂定，汝依行也？”

舍利弗言：“仁者文殊！有一比丘，依於過去、未來、現在諸法而行，略說乃至依心、意等諸法如行。如彼行法，是佛、世尊為聲聞一切諸眾說是寂定，我依行也。”

文殊尸利童真菩薩復問尊者舍利弗：“汝言‘如來曾為聲聞一切諸眾說彼三世乃至心、意，我依行’者，是事不然。何以故？即彼過去現無如來，彼未來世現無如來，現在世無彼如來。若如是者，一切諸法求如來身，皆不可得。汝今云何作如是言‘我依過去、未來、現在諸法而行’？唯舍利弗！過去際，未來、現在際，彼不為此、此不為彼，各各別異yì，不相為作，無有處所，亦無依住、無所住者，無有依處而可得也。

“復次，舍利弗！若有人言過去、未來、現在於實際中，說有依處、說無依處者，當知彼輩誹謗如來，獲大重罪。所以者何？彼真實際無憶無念，亦無墮落；無有形色，無有相狀而可得者。唯舍利弗！真實際中，過去、未來、現在諸法實不可得，略說乃至心、意等法亦不可得；離於實際外，無一法而可得者。是故，說言名之為空，空故無法，無可顯說。”

爾時尊者舍利弗，即問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如來可不住於實際而說法耶？”

文殊尸利菩薩即答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真實際中有何處所，而使如來住於實際說諸法乎？舍利弗！法本自無，云何如來住實際已說於諸法？非但無法，如來亦無。既無，云何而言如來住於真實際已說諸法耶？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不可得；如來亦爾，實不可得；所說法體亦復如是，時中不可得、非時中不可得、時非時中亦不可得。如來復非在說時中、不說時中，可得顯現。所以者何？舍利弗，如來一切言語道斷，無為、無作、無所安置。”

爾時尊者舍利弗復問文殊尸利菩薩言：“文殊尸利！如仁者所說，誰於此處堪為法器？”

文殊尸利菩薩即答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若有人能破壞huài世諦，亦復不當入於涅槃，彼人於此堪為法器。若復能於過去諸法不證、不說，未來諸法不證、不說，現在諸法不證、不說，彼人於此堪為法器。無煩惱見及清淨見，無有有為、無為見者，彼於此說堪為法器。若無有我、亦無無我，於作行中不取、不捨，彼於此說，堪為法器。如是人者，雖能聽受，亦不於是所說法中，取為決定了義說也。”

爾時，尊者舍利弗復問文殊尸利菩薩言：“若如仁者所說，於是義中云何修行？云何教住？”

文殊尸利菩薩即語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若是義中可有言說，可得問言云何教住？於是義中既無言說、斷諸心行，云何問言？云何教住？”

爾時，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尸利菩薩言：“仁者文殊！此義甚深，於是義中，少有證知者，少有受持者。何以故？一切學人諸阿羅漢等，於是地中，猶尚迷沒，況諸凡夫，豈能於是甚深義中能知能了？”

文殊尸利言：“舍利弗！諸阿羅漢於是義中，無有地分，所以阿羅漢無有地分可得住者。以無住故名阿羅漢，無得故名阿羅漢，言語道斷故名阿羅漢。以言語道斷故，所有阿羅漢地分行者，無有證處。以無有證處故，所有阿羅漢地分行者，以無為法得名，以不發故則名無為，無有作者亦無住處。云何名阿羅漢有所得地？諸阿羅漢者，不以名故，名為阿羅漢；不以色故，名為阿羅漢。唯諸凡夫，於名、色中，妄作分別，如是名、色實無分別。諸阿羅漢皆如是，知不生分別，是故諸阿羅漢，不以名不以色，名為阿羅漢。無有凡夫、無有凡夫法，無有阿羅漢，亦無阿羅漢法而可得者。是故阿羅漢不作分別，以無作行故，無有行處，無有作者，即是寂定。不作為有者，不作為無者，不作為非有非無者。若無作、無為是中不可得，彼得遠離一切有，無心、無行可得，說言決定正住沙門果中。”

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如是說時，於大眾中有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於世尊前高聲唱言：“從今已去更不須見文殊身，亦復不須聞其名字，如是方處速應捨離，所有文殊一切住處更莫趣向。所以者何？云何文殊煩惱、解脫一相說耶？”

五百比丘一時高聲唱是言已，皆各背面出眾而去。復作是念：“我等云何於佛、世尊自說法中，歡喜樂學修行梵行已，云何今日忽聞如是弊惡法乎？”

爾時尊者舍利弗見是事已，即告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尸利！汝說是法，不欲令諸眾生輩決定了知如是法耶？”

文殊尸利菩薩言：“如是，如是。”

尊者舍利弗言：“文殊尸利！汝若如是者，何故此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毀訾zǐ、誹謗仁者所說，現於佛前高聲唱言‘不須見文殊尸利，亦不須聞文殊尸利名，是方亦須捨，所有文殊一切住處皆不須往’，唱是言已，出眾而去？”

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即歎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舍利弗，快能善說彼諸比丘唱告之言。何以故？實無文殊而可得故。若實無文殊不得者，彼亦不可見、不可得聞，如是彼方亦須捨離。所以者何？所有文殊一切住處，是處及文殊皆無所有；無所有者，尚不可親近，亦可須捨。”

爾時文殊尸利菩薩如是說時，五百比丘還來入眾，白文殊尸利言：“如仁者所說，非為我等，云何能知仁者所說？”

爾時文殊尸利菩薩即歎諸比丘言：“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來世尊、諸聲聞眾，於是法中，應如是作，莫須知之；諸比丘於是法中，亦須如是作，莫須知之，亦非不須知。所以者何？如是法者，即是常住，亦名法界。若常住、法界者，無憶、無念，無憶、無念者，一切無證、無不證，無不證者，亦非不證、不憶、不念。若如是知者，即名如來真實聲聞弟子，名為最上，得言應供者。”

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說是語時，於彼五百比丘眾中，四百比丘於無漏法中心得解脫；一百比丘更增毀些zǐ，起誹謗心，於現身中，生陷入於大地獄中。

爾時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尸利！仁者何故不順眾生而說法也？令是一百比丘退失墮落。”

爾時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汝舍利弗莫作是言。所以者何？舍利弗！是一百比丘，若不聞是甚深法本者，當知彼輩必定墮大地獄中一劫受苦；從地獄出已，然後方得人身、人道。以彼諸比丘輩聞是法本甚深義故——所有惡業重罪，應墮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今日入於大叫喚地獄之中一觸受已，即得上生兜率天中受諸天樂。汝舍利弗當知，是諸比丘，聞此法故，速除多罪，暫少輕受。汝舍利弗當知，是一百比丘，於彌勒菩薩下生成道，初會說法聲聞眾中，得阿羅漢果，盡諸有漏，無復煩惱，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身心煩惱二餘俱盡。

“是故舍利弗，寧於是法本修多羅中疑心聽受，不用成就四禪定心及四無量心，亦復不用具足成就四無色定心。何以故？雖復成就如是法者，若不聞是甚深法本，於煩惱中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我愍此輩說是法本。”

爾時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尸利菩薩言：“希有，希有！文殊尸利乃能善說如是法本，為欲教化諸眾生故。”

文殊尸利菩薩言：“舍利弗！真實者不增不減，法界不增不減，眾生界者亦無增減。所以者何？如是等法，但有言說無可得者，彼不為此、此不為彼，即自無自，有何依處。

是故舍利弗，菩提者即是解脫也。何以故？所有法智無異處故，非作、非不作。若如是知，名為已入涅槃者。”

爾時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文殊尸利菩薩所說。真實中無增無減，法界眾生界亦無增減，不受煩惱、不受解脫。”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為欲重明真實義故，復以妙偈而說頌曰：

“過現未來法，	唯語無真實，
彼若於實處，	一相無差別。
若無相分別，	是即有真相，
無相無分別，	分別亦無相。
若不作分別，	不了別涅槃，
是二皆魔事，	智者應當知。
陰、界、諸入中，	我雖名字說，
無生名字者，	彼二還一相。
起心正分別，	彼即成邪念，
妙智無分別，	以有空行故。
分別有思量，	無分別無思，
了別即是相，	不了得涅槃。
若能如是知，	名為大智者，
是故盡智者，	得智無分別。
智能說於智，	智說還自空，
是中能忍者，	是名為大智。
假使滿三千，	七寶持用施，
忍信是法者，	其福為最上。
假使億劫中，	施、戒、忍、精進，
通、辯成就福，	不比持是經。



若持是經者，    至真等即說，  
是經功德力，    彼悉當成佛。”

爾時，世尊說是法本修多羅偈時，一萬雜類眾生遠塵離垢，得清淨法眼；五百比丘於無漏法中心得解脫；八萬欲界天子未發心者，皆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爾時即授彼記：“皆於星宿劫中，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同一號名曰法開華如來、至真、等正覺。”

佛說是經已，文殊尸利童子、尊者舍利弗等，五百比丘、天龍八部、諸鬼神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文殊尸利經

#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

(亦名轉女身菩薩問答經)

姚秦罽賓三藏曇摩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菩薩八千，眾所知識，皆得諸通、諸陀羅尼，得無礙辯，成就具足無生法忍，得無所畏，無量佛所種諸善根，進入大乘，其名曰佉泯陀羅菩薩摩訶薩、持地菩薩摩訶薩、地主菩薩摩訶薩、持眾生菩薩摩訶薩、持入會菩薩摩訶薩、照意菩薩摩訶薩、過意菩薩摩訶薩、增意菩薩摩訶薩、無邊意菩薩摩訶薩、增益意菩薩摩訶薩、愛見菩薩摩訶薩、善見菩薩摩訶薩、見這意菩薩摩訶薩、見一切義菩薩摩訶薩、一切吉利菩薩摩訶薩、賢劫諸菩薩摩訶薩，彌勒為首在眾而坐。

爾時，大德須菩提，於晨朝時，執持衣鉢來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昨夜夢見有如來坐於道場，我時即禮是世尊足，是佛世尊以金色右手摩於我頂，說如是言：『須菩提！汝於今日未曾聞法，當得聞之。』世尊！是何先瑞？」

佛言：「須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希有未曾聞法，是其先瑞。」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往王舍大城次第乞食。」

佛言：「須菩提！汝知是時。」

世尊聽已，時大德須菩提，即便入於王舍大城次第乞食，至異長者家，到已，在中門所默住乞食。是時，家中有一女人，從內而出，端正第一盛色美妙，極為端嚴有大威德，以

諸瓔珞而自嚴飾，是諸珍寶互相振 chéng 觸有妙音聲。既至外已，語大德須菩提：「大德！何緣中門而立？」

須菩提言：「姊！我乞食故在門而住。」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今故有乞食想耶？大德須菩提，猶故未知於食想耶？」

須菩提言：「姊！我知食想，而是身者，由父母不淨之所聚集、飲食長養，是故不能離食而住。」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今不證於無明滅，乃至證生老死滅耶？」

須菩提言：「姊！我證滅已。」

女言：「大德須菩提！滅中有身食長養耶？」

須菩提言：「姊！滅更無法。」

女言：「大德！若其滅已更無有法，大德須菩提云何而言身食長養？」

須菩提言：「姊！入滅定者除諸受想，起滅定已身有長養。」

女言：「大德須菩提！而是滅者有生滅耶？」

須菩提言：「姊！而是滅者，無生無滅是畢竟滅。」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其是滅畢竟滅者，云何養身？」

須菩提言：「姊！世尊聲聞遊行乞食長養身故。」

女言：「大德須菩提！世尊說汝行無諍第一。」

須菩提言：「姊！如汝所言。」

女言：「大德須菩提！無諍者有行非行耶？」

須菩提言：「姊！是無諍者無行非行。」

女言：「大德須菩提！何故乞食？」

須菩提言：「姊！我乞食者，不為長身而行乞食，為羸命故、除諸受故，我行乞食。」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今故為諸受牽耶？」

須菩提言：「我今不為諸受所牽，以除受故我行乞食。」

女言：「大德須菩提！所行無諍差互不等，何以故？行於無諍無有受苦，而是無諍非身心相應，而是無諍不生樂非樂，而是無諍不生諍訟。大德須菩提！世尊說汝行無諍第一，何因緣故無諍說無諍？」

須菩提言：「姊！無諍者，無諸境界離於欲塵。」

女言：「大德須菩提！而是無諍能離欲耶？」

須菩提言：「姊！是無諍者，不能離欲。」

女言：「大德須菩提！何因緣故？汝說無諍能離欲塵？」

須菩提言：「姊！以言說故，名為無諍。」

女言：「大德須菩提！夫無諍者寧可說耶？」

須菩提言：「姊！是無諍者不可言說。」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其無諍不可言說，以何等故說名無諍？」

須菩提言：「姊！如來世尊為聲聞弟子假名字說。」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假名即有諍訟，若有諍訟即有顛倒，若有顛倒非沙門法。」

須菩提言：「姊！何等是沙門法？」

女言：「大德須菩提！無有文字，無有諍訟，無有顛倒，是沙門法；亦不分別是法非法，是沙門法；又不分別憶想不憶想，是沙門法。

「離一切著，是沙門法；

「非境界非不境界，是沙門法；

「非染非縛非不染縛，是沙門法。

「無心離意識，是沙門法；

「知足是沙門法；少欲斷貪，是沙門法。

「離諸悵望，非動非發非不動發，是沙門法；  
「離一切境界無所取故，是沙門法；  
「離於陰魔無所染著，是沙門法；  
「斷結使魔更不生故，是沙門法；  
「遠離死魔無諸動搖，是沙門法；  
「思惟不親近於天魔，是沙門法；  
「一切法空無有污染，是沙門法；  
「無想離一切想，是沙門法；  
「無願無執著，是沙門法；  
「不行三界離一切想，是沙門法；  
「守護諸根，是沙門法；  
「遠離諸入，是沙門法；  
「善自調伏離諸戲論，是沙門法；  
「寂靜無起，是沙門法。  
「無所愛著亦無起發，是沙門法；  
「無我我所無高無下，是沙門法；  
「離觸無染，是沙門法；  
「遠離世法，是沙門法；  
「善知於陰解趣法性，是沙門法；  
「諸界無界無所親近無所礙故，是沙門法；  
「離有為法，是沙門法；  
「諸法如虛空，是沙門法。」

說是沙門法時，中門所集聽法諸天，有三十天子，遠離塵垢得法眼淨。復有五天子，向甚深法，聞是女辯，發於無上正真道心。

爾時，大德須菩提生希有心，作如是念：「而此女人其辯如是，是如來化必定無疑。」

爾時，是女知大德須菩提心心所念，說如是言：「大德須菩提！汝作是思惟，而此女人是如來化必定無疑。大德！如是如是如汝所思。何以故？如來知如，我亦知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覺如，我亦覺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色如，我亦色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受想行識如，我亦識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

「若如來如一切眾生如若我如，是如一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如一切法如若我如，是如一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如無不如，我如無不如，是如常如無不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是如來如無生無滅，我如亦爾無生無滅，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如，若如來化如，若我如，若一切眾生如，若一切法如，是如常真不異不變不易，中無所盛，是如如是住一切法，以是義故如來化我。」

爾時，大德須菩提即復問言：「姊！汝以佛力知於我心？為自力知？」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聲聞、緣覺，若諸菩薩，若五通仙，知眾生心，知他人心，皆以佛力知於他心。何以故？是等所行皆由佛力能知他心。大德須菩提亦以佛力知於他心。大德須菩提！喻因日月火光珍寶電星等光，明眼之人由之見色。大德須菩提！世間如是，無明所蔽有知他心，皆因如來知於他心。」

爾時，大德須菩提言：「姊當為我說，汝云何得如是辯也？」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人問如來所化：『汝是誰耶？』而是所化當云何答？」

須菩提言：「姊！無所答也。」

女言：「大德須菩提！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皆是化相，

如是知己則無所答。

「復次，大德須菩提！若有問汝：『汝是凡夫？為是學人？是阿羅漢？』如是問已，汝云何答？」

爾時，大德須菩提如是思惟：「我當云何答此姊也？」  
即時須菩提聞空中聲曰：「大德須菩提！汝有所得所解趣證，以是義故名阿羅漢，汝答是姊！」

爾時，大德須菩提聞空中聲已，即答女言：「姊！我非凡夫、非是學人、非阿羅漢。」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持何名？」

須菩提言：「姊！如如來化持於假名，我亦如是持於假名。」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非羅漢斷諸漏耶？如來說汝行無諍第一，應受於供。」

須菩提言：「姊！我非阿羅漢，非盡諸漏，非行無諍為最第一，亦非應供。」

女言：「大德須菩提！何故妄語？」

須菩提言：「姊！若我今者，許阿羅漢，諸漏已盡，行無諍第一，應受供養，即是妄語；我無所許，是故，我今非是妄語，亦非實語。」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今不誑門中所集見於聖諦諸天子耶！」

須菩提言：「姊！若見聖諦無有能誑。」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見聖諦耶？」

時須菩提答言：「見已。」

女言：「大德！若見聖諦不名聖諦。何以故？無有能見諸聖諦者。」

女言：「大德須菩提！非見聖諦耶？」

須菩提言：「姊！我不說實亦不說虛。姊！我不見虛，何況見實？」

爾時，大德須菩提復問女言：「姊！見聖諦者何所言說？」

女言：「大德須菩提！見聖諦者不見一切諸法名字，見聖諦者見倒名字。」

須菩提言：「姊！汝何因緣說如是事？」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顛倒起諸結使，見聖諦已更不復起，以是故說，見顛倒者見諸聖諦。」

爾時，諸天即現其身，禮於大德須菩提已，說如是言：「大德須菩提大得利益，汝從是姊聞如是辯，令諸眾生大得善利聞法信解。何以故？非多解者無有解脫，非多解者有於繫縛，是何所解？」

爾時，女語大德須菩提：「汝不乞食欲不食耶？」

須菩提言：「姊！我於今日聞是法足，不欲於食。姊！貪於飲食，則生憂愁，非是求法；求利養讚歎，非是求法；求安樂身，非是求法；護惜心身命，非是求法；乃至受於讚歎善哉，非是求法。」

須菩提言：「姊！汝今復說，云何善男子、善女人正求於法？」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受惡欲非是求法，若不求眼不求於色，是人求法，不求耳聲，不求鼻香，不求舌味，不求身觸，不求意法，是人求法。復次，大德須菩提！若不求陰、不求入、不求界，是人求法；不求欲界、色界、無色界，是人求法；若不相求一切境界，是人求法。」

爾時大德須菩提言：「姊！汝可悔過，我今欲去。」

女言：「大德須菩提！猶如地界無有悔過。大德須菩提！心亦如是，同於地界不應悔過；



「猶如水界無有悔過，心亦如是，同於水界不應悔過；  
「猶如火界、風界、空界無有悔過，心亦如是，同於空界不應悔過。

「大德須菩提！猶如橋船浮囊王道無有悔過，大德須菩提！心亦如是，同於橋船浮囊王道不應悔過。

「大德須菩提！凡夫悔過非諸聖耶！若起瞋恚則有悔過，若無瞋無纏、無忿無諍、不起結使，如是等人不應悔過。

「大德須菩提！猶如火熾是故有滅，無熾則無滅。如是，大德須菩提！若結熾然則有悔過，若滅諸結則無悔過。」

爾時，須菩提復語女言：「姊！汝何求趣，能如是吼師子吼也？」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所求，則不能吼師子吼也。大德須菩提！若無所求，能師子吼。何以故？若有所求即便是有，若有所有無師子吼，有身見者則有所求，有見作者無師子吼。大德須菩提！汝向所言姊汝何所趣。大德須菩提！若有問汝，汝何所趣？漏盡無生心得解脫耶？」

須菩提言：「姊！若有所求，無有解脫。」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如是求，則盡諸漏得無漏心，若如是趣，是趣解脫，是趣法性。」

爾時，大德須菩提言：「姊！汝趣大乘無有疑也，如行相貌必定趣向無上大乘。」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知大乘耶！說行相貌。」

須菩提言：「姊！若諸聲聞不聞大乘，諸行相貌不能知說。姊！我今請汝說大乘行所有相貌。」

女言：「大德須菩提！夫大乘者名無一異。大德須菩提！如日月宮為速疾見，天之所持故不住於空，速疾而去無有滯礙，為諸眾生而作光明。大德須菩提！向於大乘大丈夫等，

亦復如是無礙無著，行六波羅蜜而無有住，為諸眾生作法光明。

「大德須菩提！如轉輪王寶輪若去四兵亦從，如轉輪王行四天下，人見適意生恭敬心，是轉輪王無有惡心常生慈心。大德須菩提！向於大乘大丈夫等亦復如是，隨有所行在在處處，若村邑聚落國城王宮，於諸眾生起平等心無有異行。

「大德須菩提！大乘者名曰大智，天、龍、夜叉、乾闥婆，智慧大丈夫之所恭敬，以是緣故名為大乘。是無盡智，無生滅故；是不斷智，不斷佛種故；是攝取智，不斷法種故；是守護智，不斷僧種故；是廣博智，教化無量諸眾生故；是善持智，無斷絕故；是善作業智，六波羅蜜故；是善攝智，四攝法故；是善相應智，親近以聖道故；是善調智，正念菩提心不忘失故；是善安止智，大悲心故；是善趣智，一切智故；是離諸怖智，降諸魔故；是離闇智，大慧炬故；是大財智，成就一切諸善根故；是恭敬智，諸天及世所恭敬故。

「是無降伏智，一切外道故；是難解智，一切聲聞緣覺人故；是清淨智，不信人故；是慈愍智，瞋害人故；是能施智，慳惜人故；是持戒智，破戒人故；是忍辱智，瞋恚人故；是精進智，懈怠人故；是禪定智，亂心人故；是大慧智，無智人故；是大富智，貧窮人故；是安樂智，苦惱人故；是歡喜智，聰慧人故。以是事故名曰大乘。」

爾時，大德須菩提言：「姊！善說大乘諸行相貌。」

女言：「大德須菩提！我若一劫若過一劫，讚說大乘不得邊際。大德須菩提！是大乘無量諸行，相貌亦復無量。」

須菩提言：「姊！汝呵責我，大德須菩提何故乞食？姊！如來法王亦復乞食，汝可呵責如來乞食耶？」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知如來以何方便而行乞食？汝

不能說？」

須菩提言：「姊！如來、世尊以何方便而行乞食？」

女言：「大德須菩提！佛見成就，於二十事無過患故，而行乞食。何等二十？示現色身故如來乞食，若有眾生見如來身具三十二相，是諸眾生見此色相，發於無上正真道心，是名如來見成就初無過患故，而行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入於村邑聚落國城王宮，盲者見色，聾者聞聲，亂得正念，裸者得衣，飢者得食，渴者得飲；無有眾生為貪欲、瞋恚、愚癡所逼。爾時眾生各生慈心起父母想，是諸眾生見於如來入村邑聚落國城王宮，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入村邑聚落國城王宮，天、龍、夜叉、乾闥婆等，釋梵護世，欲供養故從如來行。爾時諸人以佛力故，見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釋梵護世供養於佛。是諸眾生見如來身有如是事，生驚怪心歎未曾有，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無量眾生以封邑錢財國位自在，而生放逸憍慢貢高，見如來乞食生如是念：『捨轉輪王位出家成道，捨於憍慢從貧下賤而行乞食，我等亦應調伏憍慢貢高之心。』如是見已，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行乞，威德威德諸天，觀見如來之身，無飢渴逼亦非羸瘦，唯為憐愍諸眾生故而行乞食，我等亦當為眾生故而行乞食。如是見已，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有諸眾生懈怠懶惰不往佛所，然欲見如來右繞禮拜，是故如來入村邑聚落國城王宮，是等眾

生自然得見於佛如來，既得見已心生喜悅，是等眾生，得喜悅已，即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若有眾生眼得見佛即得無癡，乃至一念見於如來，是諸眾生次第漸漸乃至涅槃，為作因緣，以能發生是因緣故如來乞食。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入於村邑聚落國城王宮，閉繫眾生即得解脫，是諸眾生即生是念：『以如來力故我得解脫。』是諸眾生於如來所生知恩心，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讚歎如來所有功德，心生歡喜生如是念：『我等云何當供佛食？』又家有女，為父母所護，或為兄弟姊妹所護，或為姑嫜夫主守護，是等不得奉施佛食，是故如來入村邑聚落國城王宮，見如來已心生歡喜，踊躍悅豫受於安樂，施佛食已，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四護世王奉如來鉢如來手持，若貧眾生欲少惠施，見如來鉢滿，有大富封邑，欲多惠施，見佛鉢未滿，如是等人，欲足滿佛鉢，既奉施已，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鉢食施一切僧，而是鉢食無增無減。爾時，多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見如來鉢有是神力，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鉢盛正非正食，百千種味味各別，不相和同如別異器，是一鉢盛亦復如是。是時多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見於如來如是神力，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

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身者是一合體，其內不空猶如金剛，是如來身無生熟藏無大小便，亦行乞食，見其食食而食不入。爾時威德威德釋梵護世，見如來身真實法性及神通力，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若有眾生若多若少、若妙非妙，施如來已福無邊際乃至涅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世尊常定不起亦行乞食，是時多諸威德威德釋梵護世，見於如來而行乞食於定不動，是等生念：『必定無疑，為眾生故進行乞食非為食也。』見是神力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若當不行乞食，若當不食，或有諸人佛法出家，生如是念：『我等亦當不行乞食，亦應不食。』是等便當飢渴羸瘦，不能得於過人智慧。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善攝聖種故如來乞食，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憐愍來世諸比丘故，如來乞食。後末世時，諸不信敬婆羅門等及諸長者，當說是言：『汝等世尊不行乞食，何故汝等行乞食也？』若如來乞食，是婆羅門諸長者等，當作是念：『汝等世尊本行乞食，何故汝等不行乞食？我等應施。』又諸如來法應行乞，讚歎乞食。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若長者長者子諸大豪貴，於佛法出家，生於慚恥不能乞食，作是念言：『云何我等豪族大家，既出家已，當於家家而行乞食？』如是等人，隨學大德威德如來而行乞食。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隨於一切世行。何以故？隨在在處處諸眾生熟，是在在處處如來隨行，如來亦無飢渴所逼，無貪無著亦無戲弄，亦無惡求無所聚集。大德須菩提！如向所說及餘諸事，如來見是無量方便，而行乞食。大德須菩提！見此二十無過患事，如來乞食。」

女言：「大德須菩提！能如是方便行乞食耶？如是大悲，如是清淨，應受供耶！」

須菩提言：「姊！我無力也。姊！猶如兔猫諸野干等，不能莊嚴作師子獸王、作師子行、作師子吼。姊！諸聲聞、緣覺亦復如是，不能示現如來威儀方便大悲。」

是女說此如來乞食方便之時，家內眷屬及諸餘家，入聽法者二百八十人，發於無上正真道心。

◎爾時，大德須菩提又問女言：「姊！汝之夫主今何所在？」

女言：「大德須菩提！我之夫主非止一耶！何以故？大德須菩提！若有眾生熹於樂欲莊嚴方便得調伏者，皆我夫主。」

須菩提言：「姊！樂莊嚴方便者為何如也？」

女言：「若有眾生須諸樂欲，我施眾生諸所樂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

須菩提言：「姊！如來不聽樂一切欲。」

女言：「大德須菩提！如佛所說：『汝等比丘所有衣鉢，飲食臥具病瘦醫藥，若親里家，或所乞家，所居住處，親友和上阿闍梨所，親近供養增諸善根，滅諸惡法，比丘！是我所聽。』」

須菩提言：「姊！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女言：「大德須菩提！以是事故，如來聽樂於一切欲。」  
須菩提言：「姊！有幾眾生，以此樂欲莊嚴方便之所調伏？」

女言：「大德須菩提能數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色相得其邊際，若數於我莊嚴方便，已調眾生不得邊際。」

須菩提言：「姊！與樂欲眾生為何如也？」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眾生樂向梵世，我與是等一切眾生無量諸禪，禪喜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或有眾生樂趣向於釋提桓因，與是眾生帝釋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護世，我與眾生護世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

「若有眾生樂向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樂，我與天樂乃至摩睺羅伽樂，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志意樂向轉輪王國，我與轉輪王國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小國王，我亦施與小國王樂，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長者、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我與長者、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色聲香味觸樂，我與色聲香味觸樂，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華香、末香、塗香、幢幡、寶蓋及諸衣服，我與華香、末香、塗香、幢幡、寶蓋、衣服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金銀、琉璃、頗梨諸珍寶等，我與金銀、琉璃、頗梨珍寶等樂，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鼓貝、箜篌、簫吹、簫笛、歌舞音樂等樂。大德須菩提！我隨如是諸眾生等，所有悵望所求所樂一切給與，然後勸發無上道心。」

須菩提言：「姊！是五欲者障礙聖道，云何五欲調伏眾生？」

爾時，門外二長者子，已為此女樂莊嚴方便之所調伏。

是二長者子，即語大德須菩提言：「大德！汝今不應以自智慧分別選擇菩薩智慧。大德！猶如小燈一吹即滅，大德須菩提！學聲聞乘善男子、善女人小智慧照，亦復如是，起一欲想尋即滅失。大德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劫燒時大火炎聚，若口一吹能令滅不？」

須菩提言：「善男子、善女人若以百千大海之水，亦不能滅，況一口吹。」

「大德須菩提！菩薩功德智慧照明亦復如是，恒沙等劫受五欲樂，亦不能滅菩薩功德智慧照明。

「大德須菩提！如貧人病，醫授湯藥，苦澁甜酢賤易得者，是時病人身受苦故，服是等藥苦澁甜酢，以貧窮故堪忍飢渴得脫病患。大德須菩提！學聲聞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復如是，行於頭陀功德威儀，以正行故少欲知足，清苦行故，住阿練處故，好非好食故，少知識故受諸苦惱，然後得於無取解脫。大德須菩提！如是方便學聲聞乘得解脫者，亦復如是，如貧治病。

「大德須菩提！猶如剎利灌頂王病，王諸良醫授王所服，好色香味藥入口腹身受安樂，亦獻妙味王所應食，及奉一切華香、末香、塗香、散香，又作伎樂歌舞讚歎受於快樂，為令大王無愁苦故，是諸良醫如是如是，娛樂於王令脫病患。大德須菩提！亦復如是，多有菩薩以樂莊嚴方便，受於一切五欲樂已，然後得成無上正道。大德須菩提！汝當知之，以是方便治於剎利灌頂王病，菩薩智解亦復如是。

「大德須菩提！五欲無根亦無住處，是一切智亦復如是，無本住處，是一切智自知何者是所應作、所不應作，於五欲樂非樂非不樂，獨無侶故，是一切智亦無功德，無所得故。得是忍者是人自知，何等是道？何等非道？五欲德空一切智



空，是得忍人不歷五欲，是人自見五欲過患而呵責之。」

爾時，大德須菩提問長者子：「誰是汝親？」

是時長者子，合十指掌，向女說偈：

「此是我父母，	親友施我藥，
是斷惡道生，	是我無上尊。
此是我大恩，	是亦教化我，
是勸喻我故，	斷我一切苦；
為我說妙法，	解了一切理，
我受快安樂，	亦勸我無諍。
如魚為食故，	為鉤所牽執，
樂樂亦復爾，	以攝取我等。
如鳥為食故，	為網羅所持，
我方便亦爾，	墮在於智慧。
猶為蛇所螫，	以毒滅於毒，
欲瞋亦復爾，	亦以毒除毒。
如人為火燒，	還以火炙除，
結燒亦復爾，	還因結解脫。
我已知正法，	我不用婬欲，
凡夫須欲故，	不欲菩提道。」

爾時，須菩提言：「姊！汝以樂莊嚴方便為調誰耶？善男子耶？善女人耶？」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不以此樂莊嚴方便，不能教化一切眾生。大德須菩提！女人之心多貪樂著，非男子也。大德！我以樂莊嚴方便多調伏女，非男子也。」

須菩提言：「姊！汝是女身，云何調女？」

爾時是女神力化身，如三十二盛壯男子，端正妙色白淨鮮潔威德第一，以種種瓔珞自莊嚴已，語大德須菩提：「以

如是色身調伏女人。」

須菩提言：「汝今是女為是男耶？」

答言：「大德須菩提！汝是凡夫為是學耶？」

須菩提言：「善男子！我非凡夫，亦非是學。」

即復答言：「我亦如是，非男非女。」

須菩提言：「若非男非女，汝持何名？」

答言：「大德須菩提！汝非凡夫，亦非是學，云何持名？」

爾時，大德須菩提作如是念：「深智大菩薩，我應當答云：『是羅漢。』」

爾時，是善男子知大德須菩提心之所念，語大德須菩提言：「大德！汝應勇進許是羅漢，勿懼語問。」

須菩提言：「善男子！我是羅漢，諸漏已盡。」

即復問言：「大德須菩提！於去來現在為盡何漏？若過去盡，過去無盡；若未來未至，亦無有盡；現在無住，亦無有盡。」

須菩提言：「善男子！我實不任共相酬答，我今時到欲乞食而食，勿令失時。」

爾時，是善男子入示現一切佛刹三昧。爾時，大德須菩提即見無量無邊阿僧祇諸佛刹土，或見佛土日初出時，或見佛土日小食時，或見佛土日大食時，或見佛土擊撻椎時，或見僧坐，或見僧食，或見洗鉢，或見日中，或見日晡，或見過晡，或見日沒，或見初夜，或見中夜，或見後夜，或見無日無月身光為照。

爾時，是善男子語大德須菩提言：「汝今觀之！汝今觀之！欲何時食？汝今觀之有幾時在？」

須菩提言：「善男子！我今應以閻浮提時，不以他方佛刹時食。」

爾時，是善男子以神力故，令此日中如小食時，語須菩提言：「大德須菩提！汝觀是日為有幾時？」

大德須菩提以親善故，如是問言：「善男子！汝名字何今當說之？」

答言：「大德須菩提！用我名為？大德須菩提！汝問世尊，當為汝說。大德！一切名非名。何以故？一切妄想無有實故，若妄想無實，假名相說有。」

須菩提言：「善男子！一切智名亦是妄想不真實耶？」

答言：「大德須菩提！亦是妄想無有實也。何以故？一切智名無量無邊，各各佛刹各說異名。」

須菩提言：「善男子！是一切智其名云何？」

答言：「大德須菩提！或有佛土，名一切智為分別光，或名遍照，或復名曰示一切智，或名增勇，或名大光，或名現在，或名持地，或名大降伏，或名大普。大德須菩提！如一切智無量名字，色亦如是無量名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無量名字，諸界諸入、念處正斷神足、諸根諸力諸覺諸道，一切助道法，各各佛土無量名字。大德！名有何實？大德須菩提！以是方便，當知一切名字非名，一切名字妄想非實。」

爾時，大德須菩提歎：「王舍城諸大長者婆羅門等，大得善利，有是應供在此宿止。」

復語大德須菩提言：「汝今能知世應供耶？」

須菩提言：「善男子！如我所知今當說之，若有持戒修行善法，善入禪定其心不亂，是等名為世應供也。」

答言：「大德須菩提所說應供，亦不具足。」

須菩提言：「善男子！汝今當說云何應供？」

答言：「大德須菩提！若於一切諸眾生等，無大悲心，不名應供。大德須菩提，是應供名，不斷佛種法種僧種；如

是應供能斷一切眾生結使；如是應供智慧無盡、功德無盡、諸辯無盡；如是應供是凡夫侶，非聖伴侶；是世應供，眾生見者得法眼淨。」

爾時，有天恒常隨從大德須菩提，未成正定，聞說如是應供地時，心得歡喜，發於無上正真道心。既發心已五體投地，語大德須菩提言：「我今悔過，更不隨從大德行也。」

爾時，善男子即問天言：「汝今何故向大德須菩提而悔過也？」

天女答言：「我十二年恒從大德須菩提行，未曾聞說是應供地，我今聞此應供地已，發於無上正真道心。我作是念：『若在在處處聞說如是淨應供法，我往其所；若諸菩薩聚會，演說菩薩法處，我往是處。』」

爾時，大德須菩提聞此天女發如是心，即勸諭言：「天女！汝得善利，於佛深法發無上道心。天女！我今惱熱，於一切智法非其器故。當何所為？天女！若我未斷一切諸漏得心解脫，我亦當發無上道心。天女！汝常如是近善知識，恭敬讚歎右遶禮拜如是大善諸丈夫尊，亦能說於未曾聞法，聞是法已而不忘失。」

大德須菩提語天女言：「我今亦復向汝悔過，我本不知汝之意故，勸聲聞法。」

天女答言：「我為大德須菩提說於一眾生，不觀其根，不應勸於聲聞乘也。何以故？大德須菩提！求菩提道者，不願於聲聞乘也。大德須菩提！雖為飢渴之所逼切，終不食於雜毒之食。如是大德須菩提！求菩薩者願不聞於聲聞乘也。」

爾時，是善男子語天女言：「無上正道甚難成就，若小莊嚴難得正覺。」

天女答言：「善男子！無上正道雖難成就，我如是行得

不廢進。」

是善男子問天女言：「汝云何行？」

天女答言：「於諸眾生行平等心，解脫一切諸眾生故，堪任荷擔諸眾生故，成熟一切諸眾生故，令一切眾生解苦樂故。善男子！我行如是。」

善男子言：「天女！有取相者，於一切眾生無平等心；若為我結所繫縛者，不能解脫一切眾生；依止陰者，不能為於一切眾生作於荷擔；若有憶想諸善根者，不能成熟一切眾生；若有我相及他相者，不能解了眾生苦樂。」

是時天女隨所教勅得順法忍。爾時，天女於中門外散種種華，以用供養是善男子。

爾時，是善男子，現本女形衣服莊嚴，語大德須菩提：「大德小待，我持食來。」

爾時，是女即入家中持百味食來，語大德須菩提：「大德須菩提！汝非離欲非不離欲，非離於瞋非不離瞋，非離於癡非不離癡，非離結使非不離結使，汝受此食。大德須菩提！汝不知苦、不斷於集、不證於滅、不修道者，受於此食。大德須菩提！汝若不修於四念處，不修四正勤，不修四如意足，不修五根，不修五力，不修七覺，不修八聖道，汝受此食。大德須菩提！汝不起身見得一道心。受於此食。」

「大德須菩提！汝滅無明證明解脫，進於諸行，證於無為，不行於識，更無有生，得於解脫，不增長名色，過於三界，六入非入，知空解脫，不受於觸，修無相解脫，不見受故。證無願解脫，無有愛故，知解於如取不動故，知於無生，知有非集，知生無生知老死無去，知十二緣無生無食，汝受此食。」

「大德須菩提！汝不見佛不聞於法不親近僧，受於此食。大德！若知五逆等同法性，受於此食。大德！不此命終非餘處生，受於此食。大德！若貪平等同無諍平等，若瞋平等同無諍平等，若癡平等同無諍平等，受於此食。大德！汝不過凡夫地，不成聖地，受於此食。大德！汝不從明入明，不墮生死亦不涅槃，又不實語亦不妄語，受於此食。大德！汝盡無盡，不分別無盡，於陰界入亦不動搖，思無所依又無諍訟，於諸眾生而無所礙，於一切法心無繫縛，受於此食。大德！汝所為出家不得是法，受於此食。大德！汝出家願不是願入涅槃，受於此食。若大德須菩提無諍，地獄亦無諍。」

「大德須菩提！不取應供，受於此食。大德須菩提！若人於汝起應供想，是人誹謗於須菩提大德，汝非應供亦不畢施，不住應供。大德！若成此法，受於此食。」

爾時，大德須菩提於中門外，七過動身申於右手，語是女言：「姊！為我善說成就是法。」

時女歎言：「善哉！善哉！大德須菩提！」即授與食。授與食已說如是言：「大德須菩提！如是應供平等受食，世所難遇，若憍慢故許是平等，清淨受供墮於地獄。」

爾時，天女問大德須菩提言：「大德須菩提！此女何緣說如是法，汝何不答？」

須菩提言：「天女！汝意云何？幻人能說是因非因耶？」

天女言：「不也！大德須菩提。」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法如幻我何言答？天女！若諸眾生言說虛實，同我平等。何以故？是諸言說如幻平等說。」

於如是受食法時，有百天子得法眼淨。

爾時，是女向須菩提悔過，悔過已，語大德須菩提：「隨

意善去，汝持此食往至佛所，我亦當往詣於佛所。」

爾時大德須菩提，持所乞食出王舍城，聞是法故心生歡喜不甘於食。時大德須菩提心念：「此食當施於誰，隨施食處令不失果？」

爾時有菩薩，名不污一切法，知大德須菩提心所思念，即詣大德須菩提所。到已，語大德須菩提言：「此食施我，不失果報。」

須菩提言：「善男子！汝安住戒耶？」

答言：「大德須菩提！不受諸法中無持戒破戒。大德須菩提！我殺、盜、婬、妄語、兩舌、麁語、綺語、貪、瞋、邪見。」

爾時，大德須菩提思其所說：「如此善男子所得言辯，我今當問所說因緣。」須菩提言：「善男子！何因緣故說如是語？」

爾時，不污一切法菩薩，向大德須菩提而說偈言：

「我道甚清淨，	無上菩提道，
百千億眾生，	在於此道中。
以此緣故說，	我殺諸眾生，
名為殺眾生，	能淨是道者。
菩提非天與，	亦非釋梵與，
無與自然得，	以是緣我盜。
大乘無與者，	不依止下乘，
我說是大乘，	以是故我盜。
知於邪婬故，	智慧者求法，
不用欲故欲，	如是行邪行。
如所有假名，	為渴仰者說，

一切諸妄語，  
若有諸眾生，  
破壞如是等，  
如是兩舌者，  
墮非道眾生，  
若能呵責者，  
說於僇惡語，  
說於僇惡語，  
健者見方便，  
知說何因緣，  
是名為綺語，  
或說於真實，  
以是故綺語，  
若一切眾生，  
復求於出過，  
若喜樂相應，  
智慧者施與，  
所演說貪者，  
常作如是願，  
正法欲滅時，  
捨失於身命，  
無所畏示現，  
及一切外道，  
若攝取一劫，  
不捨正法故，  
勇健者取見，  
亦知於邪見，

以是故妄語。  
依止於下乘，  
勸發於大乘。  
破壞諸外道，  
安止平坦地。  
是無有愛語，  
降伏一切魔。  
心亦無瞋恚，  
教化眾生故。  
隨因緣而說，  
知億數眾生。  
或知於妄語，  
演說於正法。  
咸受人天樂，  
求望一眾生，  
調世者利益，  
一切眾生樂。  
所貪者如是，  
諸眾生作佛。  
勇健者攝持，  
不捨佛正法。  
諸眾生諍訟，  
攝持正法故。  
若攝一億劫，  
然後不妄語。  
一切有為邪，  
進入於正見。



有如是法者，        是安住持戒，  
住於無住者，        慧者覺菩提。」

爾時，大德須菩提以所乞食施善男子，說如是言：「是善丈夫，應受信施不失果報。」

大德須菩提此日不食，過於晡時，從三昧起往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先所聞法具向佛說。

佛告須菩提：「汝今知是菩薩名不？」

須菩提言：「不知。世尊！」

佛言：「須菩提！是菩薩名轉女身菩薩摩訶薩，以樂莊嚴方便教化眾生。如摩伽陀國，十佉盧為一佉利，千佉利為一車，凡有如是千車芥子，有人能數得其邊際，不能數知此轉女身菩薩摩訶薩，以樂莊嚴方便於娑婆世界所化眾生，令諸人天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者。」

爾時，是女與五百女人圍繞侍從，出王舍城向耆闍崛山往詣佛所。

爾時世尊遙見是女，語大德須菩提須菩提：「汝今見是五百女來不？」

須菩提言：「已見，世尊！」

佛言：「此諸女等，是轉女身菩薩摩訶薩，以樂莊嚴方便之所成熟，皆已安住無上正真道心。」

爾時，是女與五百女圍繞侍從，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五百女人亦頂禮佛足，却住一面。

爾時，大德須菩提往詣女所，合掌恭敬。

爾時，大德舍利弗語大德須菩提：「汝今得於非聖法耶？汝今住於非聖戒耶？恭敬女人。」

爾時是女語大德舍利弗：「大德！汝今知世聖非聖耶？」

若不能說，當默然住。」

舍利弗言：「姊！汝能知聖及非聖耶！」

女言：「大德舍利弗！我能知之。」

舍利弗言：「姊！云何知也？」

女言：「大德！若不斷聖種，是名為聖。若不斷佛種法種僧種，是名為聖。若行悲心欲令一切非聖解脫，是名為聖。大德舍利弗！寧為女人種種瓔珞而自嚴飾，著瞻蔔花鬘受五欲樂，不離無上正真道心增長於聖，勝阿羅漢修八解脫寂靜諸漏。大德舍利弗！我今說喻，以琉璃椀 wǎn 盛水精珠，以無價寶置糞穢中。舍利弗！汝意云何？」

舍利弗言：「姊！寧無價寶置糞穢中，非琉璃椀 wǎn 盛水精珠。」

「如是，大德舍利弗！若有女人住於無上正真道心，出過諸聖，非阿羅漢修八解脫住於寂靜斷諸漏勝。」

大德舍利弗言：「姊！汝向大乘耶？」

女言：「是大乘體無向無還。」

舍利弗言：「姊！若是大乘無向無還向，大乘者為何所趣？」

女言：「大德舍利弗！是向大乘，即是趣向無明無盡，乃至向於老死無盡。何以故？大德舍利弗！無明不可盡，乃至老死亦不可盡，無盡即是無生法性，若生是盡則無生無盡。大德舍利弗！緣合生法是法無諍。」

爾時，大德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誰能選擇人？世尊！而此女人以是瓔珞而自莊嚴得成是辯。」

女言：「大德舍利弗！此辯非是瓔珞莊嚴。」

舍利弗言：「姊！是誰辯耶？」

女言：「大德舍利弗！菩薩莊嚴八種瓔珞，若莊嚴已，

得於菩薩無礙之辯。何等八？不失菩提心瓔珞莊嚴，住於究竟大悲之心瓔珞莊嚴，一切眾生無有礙心瓔珞莊嚴，進求多聞無有厭足瓔珞莊嚴，善能觀察如所聞法瓔珞莊嚴，化諸眾生亦不見於一切諸法瓔珞莊嚴，善知方便分別甚深緣合生法，善知一切眾生諸根瓔珞莊嚴，諸佛受持善知方便瓔珞莊嚴。大德舍利弗！是名八種瓔珞莊嚴，若有菩薩以是瓔珞自莊嚴已得無礙辯。」

爾時，大德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而是女者於何命終而來生此？」

爾時是女於舍利弗前化一女身，如己無異。是女即語大德舍利弗言：「汝問是女於何命終來生此間？」

舍利弗言：「姊！此女是化，化無生死。」

女言：「大德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來、正覺一切諸法皆如化相，若有知是一切諸法如化相者無有生死。」

爾時，佛告舍利弗：「是菩薩摩訶薩名轉女身，從阿閼佛土來至於此，化眾生故。舍利弗！是轉女身菩薩摩訶薩，此娑婆界成熟無量無邊眾生，住於無上正真之道。」

爾時，轉女身菩薩以是色身五體投地，說如是言：「世尊！若不說我無上道記，及轉女身成男子身，我今不起於佛足前。」五百女人，亦五體投地，發此誓願：「世尊！我等今者於佛足前，亦皆不起。亦當說我無上道記。」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佛、世尊法，若微笑時，如來口出無量種種妙色光明，青黃赤白紫頗梨色，出已普照無量無邊諸佛世界，上至梵世閻蔽日月，還繞佛三匝入如來頂。

爾時大德阿難，以佛力故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白佛言：「世尊！諸佛微笑非無因緣，今何緣笑？」

佛言：「阿難！汝今見是轉女身菩薩及五百女五體投地禮我足不？」

「見已。世尊！」

佛言：「阿難！此轉女身菩薩摩訶薩，過無數劫，當成無上正真之道，號曰功德光王如來，出現於世，得佛道已。是五百女作菩薩眾，得陀羅尼，得無礙辯，亦得如此轉女身菩薩所說八種瓔珞莊嚴。爾時是功德光王佛，為是五百菩薩說無上道記。阿難！功德光王佛土豐饒，安隱快樂甚可愛樂，人天眾多故，彼土眾生所受用物如兜率天。阿難！爾時佛刹無女人名。何以故？一切眾生皆悉化生於蓮華藏，加趺而坐修淨梵行，以如上瓔珞而自莊嚴。」

是時轉女身菩薩及五百女聞佛說記，歡喜踊躍受持快樂，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即成男子，其狀猶如十六童子，從空而下合掌瞻佛。爾時，世尊申金色右臂以摩其頂，即得三昧名曰遍照。

爾時，佛告大德阿難：「阿難！汝受持此經，讀誦通利為他廣說。」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受持此經。世尊！此經何名當受持之。」

佛言：「阿難！此經名『樂瓔珞莊嚴方便品』，汝受持之，亦名『轉女身菩薩問答』。」

爾時，世尊說是法已，轉女身菩薩摩訶薩，及十方來集菩薩摩訶薩，大德須菩提、大德舍利弗、大德阿難，一切大眾，天、龍、夜叉、人及非人，聞世尊說已，歡喜信受。

轉女身菩薩說樂瓔珞莊嚴方便經具足竟(自轉女身至具足竟凡十七字，余本所無)。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



# 商主天子所問經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爾時婆伽婆，住王舍大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復有大菩薩眾，所謂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諸眾首等，出過數量種種諸方及與非方諸佛刹土俱來集會。

爾時，商主天子與無量諸天百千大眾前後圍繞，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右繞三匝，以種種供具供養如來。為聽法故，在佛世尊、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法王子前。

爾時商主天子向佛合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請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法王之子，令說法要！今此眾中有諸天子，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法王之子久成熟者，是等若聽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智辯才已，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是心已，於佛法中得不退轉。”

佛告文殊師利：“善男子！汝為商主天子及餘諸天辯說法要。”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受佛教已，告商主天子言：“汝當一心諦聽，諦受，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如諸菩薩摩訶薩入一切智智，於一切法達到彼岸，速疾滿足六波羅蜜，於一切智當得修行。

“天子！凡諸菩薩摩訶薩智者，所謂知苦智、荷擔無為智、習智、修集善根智、滅智、出生智、道智、非道智、因智、不失智、果智、攝證諸事緣智、聚集斷智、實shí智、佛智、自在智、因緣生智、阿波陀那示現智、陰智、除欲染智、界智、破法界智、入智、觀guān空聚智、施智、時不過智、戒智、成熟破戒眾生智、忍智、精進智、善作諸事業智、

禪智、迴轉禪智、智慧智、見智、方便智、成熟眾生智、慈智、眾生乘智、悲智、不疲倦智、欣智、樂法愛歡欣智、捨智、成就諸佛法智、度眾生智、觀察智、常承事智、非處令住智、正勤智、正覺智、神足智、不造作諸行觀察智、信根力智、超越一切智智、精進根力智、一切諸煩惱不被逼迫智、念根力智、不忘失一切諸法智、三昧根力智、一切法平等智智、根力智、諸根勝智、菩提分智、證道智、過諸非道智、攀緣智、盡智、諸善根無盡智、無生智、得諸法無生忍智、念佛智、自身成就智、念法智、轉法智、念僧智、入阿毘跋bá僧平等智、念施智、不捨諸眾生智、念尸羅智、具足諸願智、念無智、不造諸惡智、不念法智、諸慈覺智、滿足智、具足諸事不厭智、諸眾生藥智、如法承事方便智、處非處智、非處不作智、十力智、順諸聲聞緣覺乘智、無畏智、作障礙無障礙諸法覺智、過去身不著智、無住識智、未來身無著智、諸法不行智、現在身不著智、不定不住智、身為最上智、諸眾生智、令度智、口為先智、諸眾生音分別智、意為先智、知諸眾生心行所發fā智、不錯謬miù智、覺諸眾生錯謬智、樂不樂智、滅鬪dòu諍智、正念不忘失智、亂心眾生令安住智、攝三摩提智、攝懈怠眾生不共諸佛法智、所化眾生覺時智、方便智、般若智。天子！此是諸菩薩摩訶薩智，以如是等智故，當得諸佛無礙大智。”

**爾時商主天子語文殊師利菩薩言：**“希有，希有！文殊師利！諸菩薩摩訶薩智於諸三界最為殊特，不可以小莊嚴而得成就！文殊師利！若能如是生智慧者，是大神通。唯然，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具莊嚴？”

答言：“若諸眾生涅槃本性，聞已不怖。”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名為菩薩？”

答言：“天子！於菩提分住持入故，故名菩薩。”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名為摩訶薩？”

答言：“天子！入大乘故，滿大智故，故名摩訶薩。”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名為最勝薩埵duǒ？”

答言：“天子！不可求法智得入故，故名最勝薩埵。”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義名淨薩埵？”

答言：“天子！不與煩惱共住，為諸眾生滅煩惱故，發精進故，故名淨薩埵。”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義故名極淨薩埵？”

答言：“天子！令諸眾生行淨道故，以是義故，名極淨薩埵。”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義故名為導師？”

答言：“天子！住是道已，能令無量阿僧祇眾生得成熟故，故名導師。”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復以何義名調伏師？”

答言：“天子！調伏眾生畢竟無諍故，名調伏大師。”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成就勇健？”

答言：“天子！調伏眾魔、怨敵等難，然後受有成熟眾生故，名菩薩成就勇健。”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令他歡欣？”

答言：“天子！於先發誓得滿足已，不依聲聞、緣覺等乘，如是菩薩令他歡欣。”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為最上？”

答言：“天子！當以聖智方便、善巧成熟眾生，現了攝受於正法中，如是菩薩得為最上。”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為轉法？”



答言：“天子！依佛攝言一切眾生而不能轉，如是菩薩得為轉法。”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轉調伏？”

答言：“天子！菩薩持戒住戒，滅諸眾生所有疑網，如是菩薩名轉調伏。”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得轉義？”

答言：“天子！如所聞行，真實與他，如是菩薩名為轉義。”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為諸眾生成就利益？”

答言：“天子！所修諸善迴施眾生，如是菩薩成就利益。”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作直心？”

答言：“天子！若自有犯而不覆藏，如是菩薩當得直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作正心？”

答言：“天子！其有眾生，有欲、瞋、癡而不瞋責，如是菩薩名為正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作不諂chǎn？”

答言：“天子！如所言如所作，如是菩薩當得不諂。”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而不作幻？”

答言：“天子！如心所念，口亦如是，如是菩薩得名不幻。”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無慢心？”

答言：“天子！向諸眾生曲躬合掌亦不犯惡，如是菩薩得無慢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作大施主？”

答言：“天子！若能成就菩提大捨，況復餘物，如是菩薩名大施主。”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名持戒？”

答言：“天子！若見破戒乃至為命，不捨菩提心，如是菩薩得名持戒。”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成就忍辱？”

答言：“天子！若受逼迫，不逼迫他，如是菩薩成就忍辱。”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發勤精進？”

答言：“天子！若簡jiǎn諸法，無法可得，如是菩薩名為發勤精進。”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名禪定？”

答言：“天子！若能還現欲界中生，如是菩薩名得禪定。”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成就般若？”

答言：“天子！若不作般若事，如是菩薩成就般若。”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行慈心？”

答言：“天子！若能觀察眾生界空，如是菩薩名行慈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行悲心？”

答言：“天子！若知諸法及與菩提，猶如虛空而不捨精進，如是菩薩名成就悲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行喜心？”

答言：“天子！若得默然及與寂靜，憙xǐ求諸法而不知足，如是菩薩名為知足。”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行捨心？”

答言：“天子！若不被世界所沒，行於世間救世間故，如是菩薩能成捨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清淨身？”

答言：“天子！若以如幻化身示現眾生平等之身，如是菩薩能得淨身。”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清淨口？”

答言：“天子！若能為諸眾生具足音聲，演說法要而無過患，如是菩薩能清淨口業。”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清淨心？”

答言：“天子！若知諸心皆是一心，如是菩薩名得淨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得天眼？”

答言：“天子！見諸色形當離諸色，常觀諸色遠離諸色，如是菩薩名得天眼。”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名得天耳？”

答言：“天子！若聞諸聲，當觀諸聲遠離聲相，如是菩薩名得天耳。”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知他心？”

答言：“天子！若知心行流注生滅，如是菩薩能知他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知宿命？”

答言：“天子！若念本際即是實際，而不增長，如是菩薩能知宿命。”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得神通？”

答言：“天子！若示諸幻而能不為幻業所染，如是菩薩名得神通。”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為廣大？”

答言：“天子！當化無邊眾生，如是菩薩名得廣大。”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名獨行？”

答言：“天子！若不與諸根共住，如是菩薩名為獨行。”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作調伏？”

答言：“天子！若得不動不瞋法故，如是菩薩名得調伏。”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得寂靜？”

答言：“天子！若在煩惱，不為諸惡煩惱所燒，為諸眾生滅煩惱故而演說法，如是菩薩名得寂靜。”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得信心？”

答言：“天子！若以佛身破時而不能破，如是菩薩當得信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作巧方便？”

答言：“天子！若見菩提與眾生共，如是菩薩名巧方便。”

爾時文殊師利說此法時，是大眾中有一萬二千眾生發菩提心，有五百菩薩得無生法忍。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師利！善哉，善哉！為諸菩薩善說此法。如是，如是！能為彼等善勝丈夫說如是等諸大功德，自餘復有無量阿僧祇。”

爾時，商主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師利！汝於昔供養幾jì所佛，得如是辯？”

答言：“天子！譬如化人，心思滅相。”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化無心思，況復非化？”

答言：“天子！諸佛如來體相如是，彼如是相供養承事。”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於幾jǐ時行檀那波羅蜜？”

答言：“天子！若為如來之所變化。”

又復問言：“我向問汝：‘汝於幾時行檀那波羅蜜？’  
汝今云何作如是答？”

答言：“天子！彼無可答，我答如是。”

文殊又言：“化相如是，當云何答我於許時行檀那波羅蜜？”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如我惟忖，汝寧慳qiān耶？”

答言：“天子！我實為慳。”

又復問言：“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若心不捨，是則名慳。”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不捨而得名慳？”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常不捨諸佛法眾，而亦不捨一切眾生。以是義故，說我為慳。”

又復問言：“如我惟忖文殊所說，汝於今者此亦破戒？”

答言：“天子！我亦破戒。”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若人破戒，彼豈qǐ不墮三惡道耶？”

天子答言：“實如聖教！”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故思惟墮於惡道、成熟眾生。  
以是義故，稱我破戒。”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寧不有瞋恚心耶？”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

又復問言：“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文殊師利言：“寧不以瞋心是無愛耶？”

答言：“如是！”

文殊師利言：“是故天子！我於煩惱、聲聞、緣覺無有愛念。以是義故，我有瞋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今寧有懈怠心也？”

答言：“如是！”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夫懈怠者，不以身、口、意發修諸行。我今如是，亦不廢行，亦不欲行，不捨不取。以是義故，我名懈怠。”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寧復有散亂心耶？”

答言：“如是！”

又復問言：“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夫懈怠者無有處住，彼亦說言是散亂心。天子！我於聖中心得解脫，成熟一切諸眾生故，無有住處。以是義故，稱我散亂。”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於今者豈無智也？”

答言：“如是，天子！”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義故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汝豈不以無智慧故，不畏生死，不怖煩惱，共迷惑眾生同處娛樂？”

答言：“如是，文殊師利！”

文殊又言：“天子！我於生死、諸煩惱中不畏不怖，共迷惑眾生一處安住，同彼娛樂，為成熟故，是故稱我無有智慧。”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於今者豈可非是世間福田也？”

答言：“天子！殺害福田故。”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義故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夫應殺者，是欲、恚、癡。若能殺彼，是則大福田也！”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世間眾生聞汝所說多生恐怖！”

答言：“天子！若實際恐怖，是即世間亦生恐怖。所以者何？一切世間不離實際，住於實際。”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若復有人毀汝所說，彼將何去？”

答言：“天子！當向涅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一切無有不毀語言，而能得至聖解脫中者。所以者何？其聖道中無有名字、章句、語言可說可示。若不信者，彼等當不解脫！”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不可已得解脫復得解脫。”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謗正法者，彼豈不墮地獄中耶？”

答言：“天子！夫解脫者，一切無塵chén。”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所說法皆無所助？”

答言：“天子！於空、無相、無願不可有助。”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夫空行者當何所行？”

答言：“天子！空行者即為一切眾生慈行。所以者何？夫空者不離一切諸眾生故。”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於諸眾生至於邊際？”

答言：“天子！若見諸法從因緣生，亦復不墮斷、常見中，以是義故，菩薩名至眾生邊際。”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何界是眾生界也？”

答言：“天子！法界是眾生界也。”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法界復是何界也？”

答言：“天子！虛空性界是法界也。”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其虛空界復是何界也？”

答言：“天子！超越一切境界是虛空界也。”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其佛境界何境界也？”

答言：“天子！其眼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眼、色、識境界；

“耳境界即是佛界，然其佛界亦復非耳、聲、識境界；

“其鼻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鼻、香、識境界；

“其舌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舌、味、識境界；

“身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身、觸、識境界；

“意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意、法、識境界；

“色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色境界也；

“受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非受界；

“想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不觀境界；

“諸行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不可造作境界；

“諸識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了知境界；

“無明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因緣境界；

“乃至老死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不受彼處境界；

“欲行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欲行境界；

“色界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色行境界；

“無色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見界境界；

“有為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非二境界；

“無為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不離三相境界。



“天子！此是諸佛境界。所有境界、入一切境界、無邊境界，是佛境界。

“天子！菩薩摩訶薩入此境界已，行於利益一切眾生境界之中，亦復不生魔境界中。應當覺知，彼魔境界及佛境界平等無二，不作異界。天子！此是菩薩大智神通，若能超越平等境界，以平等境成就眾生。

“天子！是中何者平等？何者是不平等？一切法空平等故等；菩薩若不入空平等者，彼人住不平等；然彼菩薩成熟彼等，於空法中亦不移動。一切諸法無相故等；菩薩若不入無相平等者，彼人住不平等；菩薩成就彼等，於無相法中亦不移動。一切諸法無願故平等；菩薩若不入無願平等者，彼人住不平等；菩薩成熟彼等，於無願法中亦不移動。一切諸法無作故平等；菩薩若不入無作平等者，彼人住不平等；菩薩成熟彼平等，於無作法中亦不移動。一切諸法不生、不出平等故平等；離欲、獨行平等故平等；無物可滅、涅槃平等故平等；菩薩若不入此平等者，彼人住不平等；菩薩成熟彼等亦不於彼涅槃法中移動。天子！如是平等不平等行，菩薩入者，是則名為行菩薩行。”

爾時商主天子復白文殊師利作如是言：“文殊師利！汝今當說云何為菩薩行也？”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行不可思議。”

又復問言：“云何菩薩行不可思議？”

答言：“天子！欲不可思議故，菩薩行亦不離欲行。

“瞋恚行不可思議故，菩薩行亦不離恚行。

“愚癡行不可思議故，菩薩行亦作般若行。

“不嫉妬行是菩薩行，亦不念施行。

“遠離破戒行是菩薩行，亦不念戒行。

“不瞋恚行是菩薩行，亦不念忍行。

“不懈怠行是菩薩行，亦不念精進行。

“不亂行是菩薩行，亦不念禪行。

“非無智行是菩薩行，亦不念般若行。

“不惱行是菩薩行，亦不念離惱行。

“無慈行是菩薩行，內物施故。

“無悲行是菩薩行，施男女妻子故。

“不樂行是菩薩行，諸欲功德不厭故。

“常不瞋行是菩薩行，聚集諸善根故。

“不棄捨行是菩薩行，捨身命故。

“不惜行是菩薩行，憎愛捨故。

“不恐怖行是菩薩行，不近生死煩惱行故。

“大重任行是菩薩行，一切眾生荷重擔故。

“不逼迫行是菩薩行，往昔立誓度彼故。

“不悔行是菩薩行，無退悔故。

“最上行是菩薩行，一切上最勝上故。

“金剛鎧kǎi行是菩薩行，善立誓願不缺減故。

“自心滅行是菩薩行，一切眾生心滅故。

“不失行是菩薩行，作業不失故。

“不起分別行是菩薩行，一切眾生平等心故。

“勇健行是菩薩行，降伏怨敵dī故。

“不雜行是菩薩行，親友禪定更隨順故。

“歡喜行是菩薩行，於一切惡者令歡喜故。

“歡喜踊躍行是菩薩行，見佛聞法、承事尊者歡喜故。

“莊嚴行是菩薩行，身、口、心意佛刹莊嚴故。

“不被降伏行是菩薩行，平等益助故。

“不毀謗行是菩薩行，智者讚歎故。

“不逼迫行是菩薩行，正觀諸煩惱故。

“善丈夫行是菩薩行，擔負重任至彼岸故。

“饒益行是菩薩行，堅固精進不懈退故。

“法行是菩薩行，助道諸法善修習故。

“知恩報恩行是菩薩行，不斷諸佛種性故。

“珍寶行是菩薩行，歎說三寶故。

“智慧方便行是菩薩行，不斷諸攝故。”

說此菩薩行時，五百菩薩入菩薩行得無生法忍。

爾時商主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菩薩言：“文殊師利！汝善說此諸菩薩行。若有菩薩不離此行，即為彼等而作授記。”

爾時佛告商主天子言：“如是，如是，天子！如汝所說。天子！我於往昔不離此行，然燈如來即授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我於爾時即得無生法忍。天子！此是諸佛、菩薩大智通行！”

爾時商主天子白佛言：“世尊！無生者是何謂也？於何法邊、於何法中得無生也？”

答言：“天子！夫無生者，本自不生。邊際之相是無生義。彼於先不生，後亦不生。然彼無生，本無生處。然彼先來，無處可出，後亦不出。自性本來，無處出生。以是義故，先無處生，彼於後時亦無處生。自性本來，無處出生。彼於先來不可造作，是故於後亦不可作。自性本來，不可作故。彼於先無有，是故於後亦復無有，究竟無有。彼於先來不入富伽羅數，是故於後亦不入數，本性空故。彼於先無相可說、可示，是故於後亦無有相可說、可示，然彼諸法本無有相也。若人如是覺者，亦不發心破執覺知。以是義故，言無生也！”

“云何名忍？如是無生，如是堪忍一切眾生，故名忍也。如是無生、如是於一切剎忍，故名忍也。如此無生，於一切學、無學、辟支佛能忍，故名忍也。如此無生，於一切佛法、一切菩薩行、一切諸佛能忍，故名忍也。如此無生，如是能忍一切諸法，故名忍也。然彼無者何故名無？無無，故無；空空，故無；無相無相，故無；如空無相，空相故無。若法是無，即不自在；若無自在，是則無欲；若無欲者，則是真性；若是真性，即名無性。一切法無，空無自在，遠離虛妄。若於一切法中，如是忍者，是名為忍，是忍亦無，以忍無故，故無我也。如是平等，菩薩當得授記，證無生法忍，然彼忍法不可得知！於中得者，謂何義也？若我也、若忍也，二得也，是名得也。若眾生也、若命也、若養育富伽羅也、若忍也、若一切知，是名得也。

“何者無得自性真忍？忍彼真性，於是義中不取能、所，二能證入是名無得。略說陰、界、諸入，於一切法所有本性，是名空性。若空性者，彼即無為。如無為性，凡所作者亦如是性。若於本性不見能、所，如是證知是名無得。天子！如是能忍具足成就，菩薩摩訶薩乃至阿僧祇劫行此忍行，此是菩薩大智通行！”

說此忍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世間光明遍滿，百千音樂不鼓自鳴，雨大華雲。四萬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九萬六千眾生得隨順忍，以佛神力及以法力故，令此一切世界猶如往昔然燈如來入蓮華城時，如本顯現。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如諸佛法，無量百千種種色光從佛口出，所謂青、黃、赤、白、紫頗梨色，至於無量無邊世界。遍照彼已，還來圍遶世尊三匝，還入佛頂。

爾時慧命阿難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右膝著地，向佛合掌，在於佛前，如法合義，問世尊言：

“我問世尊無比德，	我問世尊莊嚴光，
我問已捨煩惱翳yì，	牟尼何故現微笑？
我問世尊降外道，	我問世尊絕魔力，
我問世尊十力力，	牟尼何因現微笑？
我問世尊色殊特，	三十二相妙莊嚴，
善行能作大歡喜，	尊今何故現微笑？
我問智池智慧樹，	得於智慧教勅chì世，
示現無邊智慧法，	世尊何故今微笑？
三界名稱已流布，	三明增長拔三垢，
度於三脫三界主，	今作微笑有何因？
為勝醫師老死極，	尊手足輪羅網指，
勝那羅延金剛體，	牟尼為說放光因。
誰今於中清淨行？	誰於今日滿諸忍？
誰當正信諸佛德？	以是牟尼今微笑。
非不因尊無比身，	善行導師示現光，
善哉願演佛音聲，	眾生若聞生歡喜。”

爾時阿難作是語已，佛告慧命阿難言：“阿難！說此法本修多羅時，於是眾中有七萬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三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阿難！汝見是商主天子以不？”

報言：“我見。婆伽婆！我見。修伽陀！”

佛復告阿難言：“阿難！此商主天子，往昔已曾供養過算數佛，承事尊重，問義勸請。復勸無量眾生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所應住。阿難！此商主天子過二阿僧祇劫已，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功德王光明如來、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陀、婆伽婆，出現於世。其世界名曰清淨，劫名無垢。

“阿難！彼清淨世界七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馬腦、虎珀、赤真珠。時彼佛剎平正如掌，八步莊嚴，寶網垂覆。彼佛剎中無有聲聞、辟支佛名，亦無外道遮羅迦、波梨婆闍迦，亦無眾魔，亦復無有造五逆者，亦無誹謗佛正法者。彼佛剎土遠離八難，隨心所念飲食即生，亦無破戒患苦名聲。彼等眾生受樂果報，猶如他化自在天。彼諸眾生身皆金色，具足三十二相，多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彼世界名為清淨。彼功德王光明世尊、多陀阿伽多、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壽命一千四十劫。彼佛國土諸菩薩眾以願力故，於其中間隨心捨壽。時彼如來，有六十二億大菩薩眾。

“阿難！今有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及得無生法忍者，彼等一切皆得往生清淨佛剎，於彼功德王光明如來剎中。時彼如來皆授彼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觀息，在眾中坐，以天曼陀羅花散如來上，作如是言：“世尊！若彼功德王光明世尊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願我於彼清淨世界作轉輪聖王，供養彼佛及菩薩眾！願我於彼佛後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告慧命阿難言：“阿難！此觀息天於彼世尊功德王光明如來，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世界中作轉輪聖王，名曰善見，以無量無邊種種供具供彼如來，具足圓滿助菩提法。彼世尊後出現於世，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曰普光明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阿難！彼善見王灌太子頂已，於一時間，彼佛教中信心捨家，出家學道。時彼

如來臨lín般涅槃，授彼菩薩記已，然後入般涅槃，作如是言：‘此善見菩薩次於我後，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慧命舍利弗告商主天子言：“天子！如來已授汝記。”

答言：“尊者舍利弗！佛授我記，猶如如來所作化人得授記法，如今如如，於未來世還此如如，然此如如不增不減！”

爾時世尊告慧命阿難言：“阿難！汝受此法本，持說讀誦，應加修習，為他廣說。為眾多人廣利益故，為眾多人受安樂故，為現在未來諸菩薩摩訶薩利益安樂廣攝受故。”

爾時慧命阿難白佛言：“世尊！我已受此法本。世尊！此法本名為何等？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此法本名曰《神通優波提捨》，應如是持；此法本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所說，如是受持；亦名《商主天子所問》，如是受持！”

佛說此經已，慧命阿難并餘比丘，商主天子及餘無量無邊阿僧祇拘致那由他諸天子，文殊師利菩薩并餘無量阿僧祇種種十方世界之所集會諸菩薩摩訶薩及一切諸天、龍、夜叉、乾闥婆、人及非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商主天子所問經

#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六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 詔譯

## 大神變會第二十二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八千人，文殊師利與商主天子俱在會中。

爾時商主天子白佛言：「世尊！如來常以幾種神變調伏眾生？」

佛告天子：「我以三種神變調伏眾生：一者說法，二者教誡，三者神通。

「云何名為說法神變？所謂如來無礙大智，見未來世一切眾生心行差別，於三寶所有信不信，及業果報皆悉了知。如佛所說，若現在世所行惡因當墮惡趣，隨業受報決定無差。若彼眾生善業因緣誓願力故，從惡趣出生人天中，或以聲聞辟支佛乘及以大乘而得解脫，經爾所劫受苦受樂當得涅槃，當得值遇若干諸佛，如是等業決定無差。若彼眾生善業因緣誓願力故，當生欲界色界無色界，經爾所劫以如是乘而得解脫，以如是行當得見佛承事供養。如是一切上中下品善不善業，乃至一念，如來悉知而為說法，是名說法神變。

「云何名為教誡神變？若如是教諸持戒者，是應作是不應作，是應信是不應信，是應親近是不應親近，是法雜染是法清淨，乃至攝受一切功德善道資糧，行如是道得聲聞乘辟支佛乘、行如是道成就大乘，非法應離、如法應住，如佛所教決定無差。是地獄業、是傍生業，是餓鬼業、是人天業，不善應捨、善法應修，此是聖道應如是學。此等眾生人天往返漸入涅槃，如是示教終不空過，是名教誡神變。



「云何名為神通神變？若為調伏憍慢眾生，或現一身而作多身，或現多身而作一身，山崖牆壁出入無礙，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入地如水履水如地，日月威德以手捫摩，或現大身至於梵世乃至廣大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隨所應現調伏眾生，是名神通神變。」

爾時商主天子白佛言：「世尊！頗有神變能過此耶？」

佛告天子：「如來復有殊勝神變。」即語文殊師利：「汝可演說，令諸菩薩得深法忍摧伏眾魔，亦令如來菩提之法久住於世。」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來若以三千世界四大海水置於掌中，水性眾生無所撓動，如是神變未為殊勝。若如來於一切法不可言說、無名無相、無色無聲、無行無作、無文字、無戲論、無表示、離心意識、一切語言道斷寂靜照明，而以文字語言分別顯示。一切世間所不能解，沙門婆羅門聞者驚怖，是名諸佛最大神變。」

「復次如來若以三千大千世界內於口中，於四天下無所障礙，日月光明亦不隱蔽如本而住，其中眾生亦不覺知往來方所。世尊！如是神變未為殊勝。若如來於一切法不可說、無文字、無名相，乃至離心意識、一切語言道斷寂靜照明，而以文字語言宣說顯示，是名諸佛最大神變。」

「復次如來不共之身神通力故，隨諸眾生種種示現悉令歡喜。如是神變未為殊勝。所謂如來大神變者，無我說我、無眾生說眾生、無人說人、無養育說養育、無名說名、無色說色、無受想行識說受想行識、無處說處、無界說界，雖說眼空眼不言空、雖說色空色不言空、說眼識空識不言空，乃至意空及以法空、意識空等亦復如是。說如是等無名無相、無動無知、無言之法，摧滅一切生滅之相，是則如來最大神

變。如是神變，不與眼相應、不與色相應、不與眼識相應，不與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相應。如是神變，不與身合、不與心合，無行無作離諸境界，一切世間所不能信。何以故？言世間者，名為五蘊。凡夫於此妄生執著，或說蘊常、或說無常。以是義故，一切世間妄見蘊常，聞說無常不能生信；妄見蘊樂，聞說蘊苦不能生信；妄見蘊我，聞說無我不能生信；妄見蘊淨，聞說不淨不能生信；計蘊我所，說無我所不能生信；計五蘊實，聞說不實不能生信。以是義故，如來神變出過心相，聞者不欣，一切世間所不能信。

「復次超眼境界非色法故，是名神變。超耳境界非聲法故，乃至超意境界非意法故，不可顯示非智所知，**是名神變。**

「復次空無相願不可言說，而說於空無相無願，是名神變。無起無作、無性無相、無生無滅、本來涅槃不可言說，而說涅槃，**是名神變。**

「復次布施清淨，淨三輪故，是名神變。何等為三？謂離我相及眾生相，不念菩提，持戒清淨，是名神變。所謂身口意業無所作故，忍辱清淨，是名神變。剎那壞滅無所著故，精進清淨，是名神變。無去無來身心不動故，禪定清淨，是名神變。心無所依內外寂靜故，智慧清淨，**是名神變。**照明諸法，滅一切見故。

「復次法無出相說出離法，是名神變。法無差別文字分別，是名神變。法無所行說有修行，是名神變。法無來去說有來去，是名神變。於一道證建立諸果，是名神變。於一味法分別三乘，是名神變。一切諸佛唯是一佛，說無量佛，是名神變。一切佛土唯一佛土，說無量土，是名神變。無量眾生即一眾生，說無量眾生，是名神變。一切佛法唯一佛法，

說無量法，是名神變。法不可示，顯示諸法，是名神變。法無所得，修習作證，是名神變。」

爾時商主天子白文殊師利言：「如我所解仁所說義，於一切法所有言說悉名神變。」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一切言說實無所說，名大神變。」

說是法時，一萬二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五百菩薩得無生法忍。

爾時長老舍利弗語商主天子言：「汝聞此神變不驚怖耶？」

天子答言：「我即神變，云何驚怖？」

舍利弗言：「天子以何密意而作是言？」

天曰：「一切諸法，若善不善無動而動，名大神變。是故舍利弗！作善業者生於天上有大威德，如是善業不可思議。一切眾生往來生死亦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名大神變。如佛所說，四種境界不可思議：一者業境界不可思議，二者龍境界不可思議，三者禪境界不可思議，四者佛境界不可思議。以是義故，說一切法名大神變不應驚怖。復次舍利弗！若如來說此神變，虛空界寧有怖耶？」

答言：「不也。」

天曰：「若虛空不怖，云何問言汝不驚怖？」

舍利弗言：「汝豈同虛空耶？」

天曰：「如佛所說，若內空外空，是虛空不？」

答言：「如是。」

天曰：「是故一切眾生是虛空性。」

舍利弗言：「天子！如汝所說，不久亦當現此神變。何

以故？超過一切境界是大神變故。」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商主天子往昔供養諸佛世尊及文殊師利，乃能成就如是辯才。」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是文殊師利之所成熟。舍利弗！乃往古世過無量劫，有佛名等須彌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國名安樂，劫名歡喜。舍利弗！彼佛世界一切眾生具足安樂，乃至無有少苦惱聲。彼佛國土四寶所成，金、銀、琉璃及以頗梨，地平如掌，清淨柔軟如天妙衣，無諸難處。天人充滿，安隱熾盛快樂無量，是故名為安樂世界。彼佛法中純是菩薩，精進勇猛智慧光明，得修多羅王陀羅尼，辯才無盡善巧方便，分別說法神通智慧，摧破惡魔解脫無礙，成就定忍，善知根性應病與藥，具大福德智慧資糧，為諸眾生不請之友。以神通力遍遊佛刹，入智行海，安住施戒智慧多聞，無邊善根方便迴向，住於十力四無所畏一切佛法，遊戲三昧諸禪解脫。彼佛世尊以如是等諸大菩薩而為眷屬。於彼世界有轉輪王名淨莊嚴，正法化世王四天下，七寶具足。王有千子，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淨莊嚴王及其後宮，亦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等須彌如來壽七十俱胝歲，爾時淨莊嚴王於百千歲中承事供養彼佛如來及菩薩眾，衣服飲食一切樂具。王與千子及其後宮得清淨信，愛法歡喜更無異心，常於佛前手自供養，親近聽法過百千歲已。時王千子及以內宮獲得四念。何者為四？一者念佛菩薩，二者念施，三者念戒，四者不忘菩提之心。得此念故，若晝若夜常得見佛及諸菩薩。後於一時，淨莊嚴王及其眷屬為聽法故往至佛所。時彼如來為欲教化諸菩薩故，

於大眾中現種種神變。

爾時淨莊嚴王前白佛言：『世尊！頗有神變能過此耶？』

佛告大王：『如來復有殊勝神變，所謂了知過去已滅、現在不住、未來未生，無心心所而說三世心心所法，於一味中說三解脫，於一滅證說四聖諦，開示諸法空無相願，成熟顛倒苦惱眾生，說無相無為成就菩提。於不取不捨說檀波羅蜜，於無住無作說尸波羅蜜，於無我法說羼提波羅蜜，身心寂靜說毘離耶波羅蜜，不亂不攝說禪波羅蜜，離彼此岸說般若波羅蜜，無所動念而行方便，離依怙相修習於慈，以無作法修習於悲，以離欣悅而修於喜，以不住法而修於捨。以無所見起於天眼，無所聞故起於天耳，無所攀緣起他心智，離於前際起宿命智，身心不動起於神足。不住於法修於念處，以無生滅修四正勤，非根說根，非力說力，諸法寂靜說菩提分法，無差別修八聖道，不住寂靜修奢摩他，遠離法相修毘鉢舍那，本來寂滅而說涅槃。』彼佛世尊為淨莊嚴王千子眷屬說此神變法時，八萬四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淨莊嚴王及以千子證於法忍，以佛神力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如須彌山，	映于大海，	如來威光，	蔽諸大眾。
如日初出，	破一切闇，	世尊毫相，	遍照佛刹。
如月圓滿，	光明熾盛，	佛德圓滿，	慧光普照。
譬如蓮花，	不著於水，	佛處于世，	無所染著。
如師子王，	吼於林野，	人中師子，	吼於性空。
說一切法，	非有非無，	令離邊見，	名師子吼。
於一切相，	若生若滅，	說無生滅，	名師子吼。
分別此岸，	或示彼岸，	不住諸法，	名師子吼。
分別二相，	是染是淨，	諸法性淨，	名師子吼。
貪瞋癡行，	從分別生，	不起分別，	名師子吼。

說生死法，無常無我，從顛倒起，名師子吼。  
生死涅槃，本來寂靜，是大菩提，名師子吼。  
諸見所縛，流轉世間，開示性空，名師子吼。  
如來導師，所現神變，悉能開示，名師子吼。

「於一切違順，其心不傾動，  
常住於平等，名隨順法忍。  
隨順佛所說，甚深寂靜法，  
亦不於中證，名隨順法忍。  
遠離諸過惡，增長於善法，  
於中無所著，名隨順法忍。  
說諸法空聲，及一切見聲，  
二俱無所著，名隨順法忍。  
無邊佛法聲，種種煩惱聲，  
不起聲分別，名隨順法忍。  
於施戒多聞，精進及定慧，  
如法而修行，名隨順法忍。  
不捨菩提心，平等觀一切，  
清淨菩提道，名隨順法忍。  
如來自意語，開示諸佛法，  
於此無疑惑，名隨順法忍。  
若我證菩提，當大師子吼，  
演說此神變，如今佛所說。  
我於不思議，無上大福田，  
已植於種子，終無有退轉。  
假令大地壞，大海悉枯竭，  
我所種善根，永無有退失。  
了知眾生心，其性如虛空，

深植菩提種，得無邊福德。  
如我今志樂，唯佛能證知，  
天人乾闥婆，無有能知者。  
我今終不求，諸天勝妙報，  
我當得智慧，如佛人中尊。  
我於百千歲，親近供養佛，  
發趣菩提故，修此無邊業。  
我今與千子，及後宮眷屬，  
願常供養佛，為成熟菩提。  
我今得善利，善見於諸佛，  
善得聞此法，愛樂於菩提。  
若愛樂菩提，則為愛樂法，  
憐愍眾生故，不捨於佛乘。』

「爾時眾中有菩薩名法速疾，語淨莊嚴王言：『大王！汝不隨順如來神變，亦非發趣無上菩提。何以故？大王！菩提者住於法界，不來不去、無知無行、非色非相、不取不捨，如畫虛空無所觸礙，本性清淨。大王！菩提者入一切處，諸法平等故。菩提無分別，離諸相故。菩提寂靜，止息相故。菩提性淨，離計著故。菩提不動，無雜亂故。大王！菩提者名心平等，無所起故。菩提者名眾生平等，本無生故。菩提者名不生生，因緣無性故。菩提者不可顯示，離心意識故。大王！菩提無所行，過諸境界故。菩提無戲論，離尋思相故。菩提為空，性相空故。菩提無相，離一切相故。菩提無願，無所住故。菩提無作，無業報故。菩提無為，離三相故。大王！菩提者性相如是。若於此法有所願求，徒自疲勞。何以故？如菩提性菩薩應行，能如是行名為正行。』

「爾時淨莊嚴王白法速疾菩薩言：『願為我說菩薩正行。』

法速疾言：『大王！捨諸所有是菩薩行，眾生平等無分別故。

頭陀學戒是菩薩行，戒性平等無所行故。  
離瞋熱惱是菩薩行，忍性平等無心相故。  
堅固勇猛是菩薩行，精進平等離心行故。  
三昧解脫是菩薩行，禪定平等無所緣故。  
聞慧資糧是菩薩行，慧性平等無所念故。  
生於梵住是菩薩行，染淨平等二俱離故。  
起諸神通是菩薩行，神通平等不生念故。  
具足辯才是菩薩行，法義平等離心相故。  
成就勝解是菩薩行，法界平等無所動故。  
修七覺分是菩薩行，觀照平等不懈怠故。  
起四攝法是菩薩行，諸法平等同其事故。  
等心眾生是菩薩行，心性平等無分別故。  
莊嚴佛土是菩薩行，清淨平等如虛空故。  
三十二相是菩薩行，觀法無相入平等故。  
淨身口意是菩薩行，離於三業性平等故。  
隨喜眾生是菩薩行，一切眾生等無我故。  
不厭生死是菩薩行，了知如夢性平等故。  
常修善業是菩薩行，知業平等無業報故。  
堅固修行是菩薩行，觀一切法如幻化故。  
安忍眾苦是菩薩行，了知平等苦不生故。  
親近善友是菩薩行，於友非友心平等故。  
勤修深心是菩薩行，果報平等無所求故。  
多聞無厭是菩薩行，說法聽法俱平等故。  
不慳悋法是菩薩行，平等說法不希求故。  
攝受正法是菩薩行，平等成熟諸佛法故。



常求實智是菩薩行，第一義諦性平等故。

謙下其心是菩薩行，等心謙下諸眾生故。

普攝一切諸善功德是菩薩行，功德平等無所念故。』

「爾時淨莊嚴王聞說如是諸菩薩行，歡喜踊躍生愛樂心，即脫衣服嚴身之具與法速疾菩薩。時王千子亦各脫身莊嚴之具，用上菩薩，作如是言：『願令一切眾生成菩薩行，得是辯才。我等今者快得善利，得見如是真善知識恭敬供養。』

爾時速疾菩薩告淨莊嚴王：『汝所供養甚為下劣，當知復有殊勝供養。』時法速疾菩薩以偈頌曰：

「『 大千界眾生，	皆發趣菩提，
假令盡一劫，	男女以奉施；
若人發道意，	以信而出家，
隨佛而修學，	其福勝於彼。
過去未來世，	一切諸如來，
無有不捨家，	得成無上道。
三世一切佛，	稱讚出家法，
若樂供養佛，	當依佛出家。
設滿恒沙界，	珍寶供養佛，
不如一日中，	出家修寂靜。
彼則近菩提，	摧破魔軍眾，
出家不放逸，	白法恒增長。
不壞眾善根，	遠離諸煩惱，
捨於家業累，	順道聖所讚。
捨家離惱縛，	除惱離魔縛，
心解行無染，	不久證菩提。』

「爾時淨莊嚴王聞此偈已，於自在王位、一切愛欲皆悉捨離，即白佛言：『世尊！我願於佛善法律中出家受戒。』

時等須彌如來告言：『大王！出家無患我常勸讚，樂著居家非我所許。汝於王位猶有愛者，我當教汝如法而住。』

爾時淨莊嚴王告千子言：『汝等誰能紹繼王業？』

諸子咸言：『我等亦樂出家，願垂聽許。』

父王告言：『汝等若悉出家，此四天下國土人民誰當養育？若汝等大悲堅固，應為作王，普令眾生安住善法。』

時千子中有一王子名念大悲，即以偈頌答父王言：

「『父王於佛法，	所得諸功德，
我悲受王位，	亦當如是學。
我常修梵行，	盡形持八戒，
我當不飲酒，	不塗飾香花，
身去莊嚴具，	不臥金床座，
足不躡金屣，	首不飾寶冠，
不著天妙衣，	不觀諸妓樂，
不翫奇鳥獸，	不從宮女人。
周巡四天下，	宣行十善道，
呵責家過患，	讚歎出家法。
捨自在憍慢，	親近佛法僧，
不退菩提心，	常厭於三界。
以施愛利益，	同事攝眾生，
普令於大乘，	悉當得成熟。
晝夜六時分，	當往於佛所，
為聽聞法故，	供養彼如來。』

「爾時等須彌如來讚念大悲王子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見平等法故，住於大悲出家正信，於在家菩薩最為殊勝，與出家功德等無有異。』

爾時淨莊嚴王即立念大悲紹於王位，與九百九十九王子

從佛出家。既出家已，等須彌如來為說如是神變之法，於後不久獲五神通，得念總持多聞智慧。時念大悲於十五日受灌頂位，亦以是法為四天下一切眾生宣示教化。九十二俱胝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悉於等須彌如來法中出家修道，住於大乘得不退轉。舍利弗！汝觀是法無量功德，成熟一切善根眾生。

舍利弗！彼淨莊嚴王者豈異人乎？今商主天子是也。法速疾菩薩者，今文殊師利是也。彼千子者，此賢劫中千佛是也。念大悲王子者，我身是也。舍利弗！是諸菩薩深心正行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說此往昔修行法時，三萬二千天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仁與商主天子久修梵行，多供養佛，種諸善根。」

文殊師利言：「大德！夫梵行者名八聖道，是有為法，我即無為，是故我不久修梵行。

夫梵行者名有所行，我無所行，是故我不久修梵行。

又梵行者名為二相，我無二相，是故我不久修梵行。

又梵行者名滅煩惱，我無煩惱亦無所滅，是故我不久修梵行。

馳騁五欲說於梵行，我於五欲本無所行，是故我不久修梵行。

超過魔道名為梵行，我常安住諸魔道中，是故我不久修梵行。

成就善法名為梵行，我於善惡都無所得，是故我不久修梵行。

聲聞緣覺所住正位名為梵行，我無所證，是故我不久修梵行。

修涅槃道名為梵行，我於涅槃無所願求，是故我不久修梵行。

「復次舍利子！汝所說我多供養佛。汝謂如來可供養耶？所以者何？

「如來非色亦不可見，云何而得供養如來？

「如來非受息一切受，如來非想離一切結，如來非行畢竟無作，如來非識出過心意，云何可得供養如來？

「復次，如來行於性空非眼色界，住無相際非耳聲界，離於二相非鼻香界，無可知相非舌味界，無障礙相非身觸界，入於平等非意法界，云何可得供養如來？

「又如來者名為法界，名曰如如，入於實際、住於大空、不動本性、斷諸戲論、無所攀緣，不住於識、不依三界，亦不住於今世後世，常寂極寂，離身口意、無形無相、無毀無譽、無漏無失，猶如虛空遍一切處，云何可得供養如來？

「復次舍利弗！如汝所說種諸善根，此善根者非身見根、非貪瞋根、非顛倒根、非五蘊六入七識住根、非八邪九惱十不善根。彼善根者，非戒學根、非心學根、非慧學根、非正趣道根、非明解脫根、非四諦六通根、非九次第定、十無學根、非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根。

「又善根者，非結使根、非障礙根、非惡作根、非生滅見根、非斷常見根、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根、非蘊魔、煩惱魔、死魔、天魔根。

「彼善根者，非妄念根、非無明根、非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憂惱根。

「彼善根者，非欲界、色界、無色界根、非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根、非慈悲喜捨根、非聲聞緣覺所證之根。

「菩薩善根者，所謂心無所住一切智根、無自作他作根、忍辱調伏根、莊嚴身口意根、大慈大悲根、成熟一切眾生根、攝受一切法根、成就一切佛法根、不斷三寶種根、捨一切所有不求果報根、積集眾善不求釋梵根、發大精進不樂小乘根、修習禪定不味著根、以無所捨行智慧根、遍入諸行修方便根、具足十力四無畏根、得陀羅尼無礙辯根、獲神通力淨佛土根、趣菩提樹轉法輪根。」

時文殊師利說此三種決定義已，一切大眾咸稱善哉，以種種花散於世尊及文殊師利上，作如是言：「若佛剎中無文殊師利，佛不出世。非文殊師利，不能成熟一切眾生成廣大善根。若有得聞文殊師利所說法門，不驚不怪，遠離一切魔業障礙，於此大乘得清淨光明。」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六

#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七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 大神變會第二十二之二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讚商主天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言。天子！汝聞文殊師利所說神變，而能了知於餘神變，更無驚怖。何以故？一切世間大驚怖者，所謂於常想中說無常想，於樂想中說於苦想，於我想中說無我想，於淨想中說不淨想，於有想中說於無想，於諸見中而說空想，寂靜想中說於無想，於三界中說無願想，於我我所說無著想。若於是中不驚不怖，是則名為住正調伏。何以故？若生驚怖則於是法不能受持，所謂執著於我及以我所。若無執著則無所住，無所住則無所動，無所動則無來去，無來去則無所受，無所受則無所取，無所取則無顛倒，無顛倒則無邪見，無邪見則無正信，無正信則無正見，無正見則無正定，無正定則無亂心，無亂心則無住處，無住處則無建立，無建立則無識相，無識相則無思惟，無思惟則無所得，無所得則無攀緣，無攀緣則無分別，無分別則不見自他，不見自他故則無相續，無相續故則無熱惱，無熱惱故則無煩惱因，無煩惱因故得見光明，見光明故則得智慧，得智慧故得廣大心，得廣大心故魔不得便，摧伏魔故則無障礙，無障礙故則為現前得一切佛法。如是天子！於一切法無生無作開示演說，是則名為說大神變。」

爾時舍利弗白文殊師利言：「如我所問，仁者皆以祕密說耶？」

文殊師利言：「舍利弗！一切諸法，文字合集假名安立，文字無盡隨樂而說，諸法無性如應得解。舍利弗！一切法自性離，無積集、無所見，但隨樂欲如應演說。而此法者，無

所從來亦無所去，不在方不離方，無集無散。若以文字說一切佛法、一切眾生法，不從身出、不從心出，從因緣生。如彼文字無有積集，心心所法亦無積集。如心心所無有積集，一切煩惱障礙亦無積集。如煩惱障礙無有積集，智慧亦無所積集。是故煩惱智慧二俱捨離，煩惱智慧無所住故。是則名為說大神變。」

爾時商主天子白文殊師利言：「何等是菩薩智？」

文殊師利言：「苦智，不厭諸蘊故。集智，積集善根故。

「滅智，示有生故。道智，離惡道故。

「因智，所作不壞故。緣智，斷生死故。

「佛智，令入證故。緣生智，無所著故。

「蘊智，除蘊魔故。界智，法界平等故。

「處智，善觀空聚故。施智，無非時故。

「戒智，攝諸破戒故。忍智，守護眾生故。

「精進智，作善業故。禪定智，不離定心故。

「智慧智，了知諸法故。方便智，成熟眾生故。

「慈智，拔諸有故。悲智，無疲倦故。

「喜智，愛樂法故。捨智，成就佛法故。

「觀察智，住念處故。正勤智，順平等故。

「神足智，無作用故。信根力智，離一切著故。

「精進根力智，摧破一切煩惱故。念根力智，不失念故。

「定根力智，一切法平等故。慧根力智，知諸根性故。

「菩提分智，自然覺故。道智，拔諸惡趣故。

「盡智，善根無盡故。無生智，得無生忍故。

「念佛智，成就佛身故。念法智，轉法輪故。

「念僧智，入平等眾故。念捨智，不捨一切眾生故。」

「念戒智，圓滿一切願故。念天智，離一切惡故。  
「眾生根智，了知無量故。圓滿智，於戒無缺故。  
「眾生藥智，如實相應故。處非處智，不見處故。  
「十力智，攝諸聲聞緣覺故。無畏智，了知障非障故。  
「過去世無礙智，無所著故。  
「未來世無礙智，一切法無所趣故。  
「現在世無礙智，無所住故。  
「一切眾生受無量身智，從語言生故。  
「一切眾生言音差別智，從心生故。  
「一切眾生心所動智，能覺了故。  
「無過失智，了知一切眾生過失故。  
「無卒暴智，能息一切諸鬪諍故。  
「不失念智，安住亂心眾生故。  
「攝眾生智，攝諸懈怠故。  
「佛不共智，知應化故。  
「大方便智，依般若故。  
「天子！是名諸菩薩智。以是智故，當得如來無礙大智。」

爾時商主天子白文殊師利言：「希有希有。是菩薩智於三界中最為殊勝，不可以少莊嚴而能成就。若能發生是智慧者，為大神變。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於此法具足莊嚴？」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聞一切眾生本來寂滅，不生驚怖，是名菩薩具足莊嚴。」

天子言：「文殊師利！云何名菩薩？」

答言：「若行菩提而無所住，是名菩薩。」

又問：「云何名摩訶薩？」

答曰：「已度諸行圓滿大智，為摩訶薩。」



又問：「云何說為殊勝眾生？」

答曰：「以智慧故不著於法，以方便力攝受一切，是故說為殊勝眾生。」

又問：「云何名為清淨眾生？」

答曰：「不與一切煩惱住故、為除眾生煩惱病故，發大精進，是名清淨眾生。」

又問：「云何名為極清淨眾生？」

答言：「若為度脫一切眾生淨修道品，是名極清淨眾生。」

又問：「云何菩薩為世導師？」

答曰：「若能安住所行之道，成熟無量無邊眾生，是名導師。」

又問：「云何菩薩住於調伏？」

答曰：「若於所應調伏眾生，能令安住究竟調伏，是名調伏。」

又問：「云何菩薩而得勇猛？」

答曰：「若能成熟一切眾生，摧破魔怨令出生死，是名勇猛。」

又問：「云何菩薩難可沮壞？」

答曰：「若能成滿往昔誓願，不求聲聞緣覺道證，是名菩薩難可沮壞。」

又問：「云何菩薩勝出一切？」

答曰：「以智方便護持正法，成熟眾生，一切天人靡不瞻仰，是名勝出。」

又問：「云何說法？」

答曰：「依佛所說摧滅一切眾邪異論，是名說法。」

又問：「云何說律？」

答曰：「自住於戒，能斷眾生煩惱惡業，是名說律。」

又問：「云何具足利益眾生？」

答曰：「所集善根迴向一切，是名具足利益眾生。」

又問：「云何直心？」

答曰：「於貪恚癡諂曲眾生不生恚礙。」

又問：「云何不諂？」

答曰：「所言誠實。」

又問：「云何離誑？」

答曰：「諦思後言。」

又問：「云何離慢？」

答曰：「於一切眾生不起貢高。」

又問：「云何大施？」

答曰：「所集難得無上菩提猶施眾生，何況世間所有之物。」

又問：「云何具戒？」

答曰：「乃至失命終不捨於菩提之心。」

又問：「云何為忍？」

答曰：「能忍逼迫，不逼惱他。」

又問：「云何精進？」

答曰：「簡擇諸法，無少可得。」

又問：「云何禪定？」

答曰：「不見欲界。」

又問：「云何智慧？」

答曰：「無所分別。」

又問：「云何住慈？」

答曰：「觀眾生界空無所有。」

「云何住悲？」

答曰：「知諸法空而不捨精進。」

「云何住喜？」

答曰：「住大寂樂求法無厭。」

「云何住捨？」

答曰：「不染世法能救世間。」

「云何身清淨？」

答曰：「隨意生身，於一切眾生平等示現。」

「云何語清淨？」

答曰：「凡所說法終不空過，悉能滿足一切眾生。」

「云何意清淨？」

答曰：「一切眾生所有心念，於一心中悉能了知。」

「云何天眼？」

答曰：「能見一切色相光明而無所著。」

「云何天耳？」

答曰：「聞一切聲離諸聲相。」

「云何他心？」

答曰：「了知諸心生滅流注。」

「云何宿命？」

答曰：「不動實際了知前際。」

「云何神通？」

答曰：「不動魔業摧破諸魔。」

「云何調伏？」

答曰：「能調一切難調伏者。」

「云何為護？」

答曰：「不為諸根之所擾亂。」

「云何調順？」

答曰：「一切諸法所不能動。」

「云何寂靜？」

答曰：「處煩惱火而不為燒，度煩惱者而演說法。」

「云何淨信？」

答曰：「若說佛身是色相法，終不信受不為所壞。」

「云何菩薩善巧方便？」

答曰：「若見眾生煩惱過失等於菩提，是名菩薩善巧方便。」

說此法時，萬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五百菩薩得無生法忍。

爾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善能演說諸菩薩行，則為已攝一切菩薩無量功德。」

爾時商主天子白文殊師利言：「仁於往昔恭敬供養幾佛世尊得是辯才？」

文殊師利言：「譬如幻人心數已滅。」

天曰：「眾生心相尚不可得，何況幻人而有心滅？」

答曰：「諸佛如來性相如是，我依是法供養如來。」

天曰：「仁者行檀波羅蜜為久近耶？」

答曰：「如佛所化人，若有問言久近行檀波羅蜜，當云何答？」

天曰：「無可答也。」

文殊師利言：「我亦如是。云何乃問久近行耶？」

天曰：「汝住慳耶？」

答言：「如是。」

又問：「汝意云何？」

答曰：「我不捨佛法及一切眾生，是故為慳。」

天曰：「如文殊師利所說義者，亦破戒耶？」

答言：「如是。」

天曰：「汝意云何？」

答曰：「夫破戒者則墮惡趣，我為度脫苦眾生故入惡趣中，故名破戒。」

又問：「汝起害心耶？」

答言：「如是。」

天曰：「汝意云何？」

答曰：「夫害心者名為不愛。我於煩惱及以二乘都無所愛，故名害心。」

又問：「汝懈怠耶？」

答言：「如是。」

又問：「汝意云何？」

答曰：「我不起身口意業，無所進求、不取不捨，故名懈怠。」

又問：「汝散亂耶？」

答言：「如是。」

天曰：「汝意云何？」

答曰：「夫散亂者，非謂不住解脫心耶？」

天曰：「如是。」

答曰：「我為成熟一切眾生，不住解脫，故名亂心。」

又問：「汝無智耶？」

答曰：「如是。」

又問：「汝意云何？」

答曰：「夫無智者，同諸愚惑不怖生死，豈不爾耶？」

天曰：「如是。」

答曰：「我於生死不驚不怖，為欲成熟愚惑眾生，同其事業，故名無智。」

天曰：「汝為世間堪供養者？」

答曰：「我於一切生殺害心。」

又問：「汝意云何？」

答曰：「我殺害彼貪欲瞋癡故，為世間堪供養者。」

天曰：「如汝所說，令諸世間悉當驚怖。」

答言：「天子！若實際驚怖則世間驚怖。何以故？一切世間即實際故。」

又問：「若復有人謗毀此說，當何所至？」

答曰：「當至涅槃。」

又問：「以何意耶？」

答曰：「聖解脫中無有文字，是故毀於言說得至涅槃。以是義故，一切諸法本來解脫，不復解脫。」

又問：「是義云何？」

答曰：「已解脫者寧更解脫？」

又問：「謗正法者豈不入地獄耶？」

答曰：「若已解脫則離諸垢，云何趣地獄耶？」

天曰：「文殊師利！如汝所說無讚助者。」

答曰：「空無相願中何所讚助？」

又問：「修空行者當何所住？」

答曰：「當住於慈。所以者何？眾生如幻，自性空故。」

天曰：「文殊師利！云何了知諸眾生界？」

答曰：「見一切眾生從因緣起不斷不常，是故遍知眾生界也。」

又問：「眾生界者為何義耶？」

答曰：「眾生界者即是法界。」

又問：「云何法界？」

答曰：「自性空界名為法界。」

又問：「何謂空界？」

答曰：「超過一切境界是虛空界。」

又問：「何等是超過界？」

答曰：「是佛境界。」

又問：「何謂佛境界？」

答曰：「眼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眼、眼色、眼識境界故。耳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耳、耳聲、耳識境界故。乃至意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意、意法、意識境界故。

「色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色境界故。受想行識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受想行識境界故。

「無明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無明界故。乃至老病死界是佛境界，然佛境界非老病死境界故。

「欲界是佛境界，無貪相故。色界是佛境界，非對除貪故。無色界是佛境界，非無明見故。

「無為界是佛境界，無二相故。有為界是佛境界，非三相故。

「天子！是名佛境界。如是境界入一切界，若邊無邊皆悉攝受。菩薩善入是境界故，常行世間一切境界，超過魔界。佛界魔界如實了知寂靜平等，是則名為最大神變。

「復次菩薩不住平等，以平等法成熟眾生。云何平等及非平等？一切諸法自性空寂，如是了知名住平等。不能入於諸法性空，名非平等。菩薩成熟如是眾生，而亦不住空平等故。一切諸法，無願平等、無作平等、無生平等、無滅平等、離染平等、寂靜平等、無性平等、滅平等、涅槃平等。彼不了知是平等法，菩薩成熟如是眾生，而亦不住於平等故。是故菩薩不住平等、不離平等，是菩薩行。」

爾時商主天子白文殊師利言：「願為我說諸菩薩行。」

文殊師利言：「天子！菩薩行者不可思議。」

天子言：「云何菩薩行不可思議？」

文殊師利言：「貪行是菩薩行，貪不可思議故。

「瞋行是菩薩行，瞋不可思議故。

「癡行是菩薩行，癡不可思議故。

「慳吝是菩薩行，無施想故。

「不毀戒是菩薩行，不取戒相故。

「不恚害是菩薩行，無忍想故。

「不懈怠是菩薩行，離精進念故。

「不散亂是菩薩行，不住定故。

「離愚癡是菩薩行，不作智想故。

「無煩惱是菩薩行，無所斷故。

「無貪愛是菩薩行，離身相故。

「悲愍心是菩薩行，捨女人慈故。

「無染污是菩薩行，呵責五欲故。

「離非法是菩薩行，積集善根故。

「無憍惜是菩薩行，捨身命故。

「滅諸惡是菩薩行，無熱惱故。

「無所著是菩薩行，離愛非愛故。

「無所壞是菩薩行，正觀煩惱故。

「不怖畏是菩薩行，入無邊生死故。

「大精進是菩薩行，荷負一切眾生故。

「不退轉是菩薩行，成滿昔願故。

「眾寶行是菩薩行，攝三寶故。

「一切行是菩薩行，勤修助道法故。

「無障礙是菩薩行，離二邊故。

「無過失是菩薩行，智者所讚故。

「安住心是菩薩行，念一切眾生故。



「無分別是菩薩行，等觀一切故。  
「善丈夫是菩薩行，荷擔無倦故。  
「勇猛是菩薩行，摧破一切煩惱故。  
「堅固是菩薩行，所作不中廢故。  
「勝出是菩薩行，精進不退故。  
「隨順是菩薩行，於諸同侶無違逆故。  
「歡喜是菩薩行，於行惡者令歡喜故。  
「信樂是菩薩行，見佛聞法事師欣悅故。  
「金剛甲冑是菩薩行，不毀律儀故。  
「莊嚴佛土是菩薩行，淨其心故。  
「超過一切是菩薩行，入最上乘故。  
「知恩報恩是菩薩行，不斷佛種故。  
「智慧方便是菩薩行，攝受無斷故。」

說此菩薩行時，五百菩薩得無生法忍。

爾時商主天子白文殊師利言：「快哉！善說此菩薩行。  
若諸菩薩能如是行，則為已受如來記別。」

佛告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昔得此行時，然  
燈世尊與我授記。我時獲得無生法忍，是名如來最大神變。  
若久成就清淨業者，乃能修習此菩薩行。」

爾時商主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無生？云何當得  
此無生忍？」

佛言：「無生者，非先有生後說無生，本自不生故名無  
生。非先有起後說無起，本來不起故名無起。非先有相後說  
無相，本來無相故名無相。非先有作後說無作，本自無作故  
名無作。非先有眾生後說於空，眾生性空故說為空。如是了  
知無生無滅本無所染，是名無生。」

「云何為忍？如是忍可一切眾生、一切剎土本來不生，

是名為忍。如是忍可一切聲聞、辟支佛本來不生，是名為忍。如是忍可一切菩薩、一切諸佛本來不生，是名為忍。如是忍可一切諸法本來不生，是名為忍。

「天子！以諸法不生故剎那剎那空，以剎那空故名為無相，剎那無相故色剎那空，色剎那空故受想行識剎那空，識剎那空故界剎那空，界剎那空故處剎那空。若剎那空則無所有，無所有故則無所染，無所染故則自性離，自性離故是名一切法本來寂靜。能如是忍，入於平等，是則名為得無生忍受菩提記。得此忍者為無所得。

「云何名為有所得者？見我我所二相可得，名有所得。見眾生壽者養育我人二相可得，名有所得。

「何謂無所得？見我自性及我所性了知無二，名無所得，是則名為成就於忍。天子！菩薩於無數劫修行此忍，是名如來最大神變。」

說此忍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大光遍照一切世界，百千音樂不鼓自鳴，於虛空中雨眾妙花。四萬二千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九萬菩薩得隨順法忍。以佛神力，令此娑婆世界如然燈佛入蓮花城時等無有異。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無量百千種種色光從佛口出，遍照無量無邊世界乃至梵世，日月光明悉不復現，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慧命阿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我問光莊嚴，	光明無與等，
破諸煩惱闇，	微笑何因緣？
摧破眾魔怨，	降伏諸外道，

我問十力者，          何緣現微笑？  
如來殊妙色，          具三十二相，  
十方所尊敬，          微笑何因緣？  
智海智慧樹，          開導諸群生，  
功德無有邊，          何緣現微笑？  
名稱遍三世，          離垢具三明，  
已度三解脫，          何緣現微笑？  
破生死醫王，          足下輞輪具，  
金剛身不壞，          微笑何因緣？  
誰能具此忍？          誰修此淨行，  
志求佛功德？          由是尊微笑。  
導師所示現，          是必有因緣，  
善哉演梵音，          令眾咸歡喜。」

佛告阿難：「我說此法門時，七萬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萬二千菩薩獲無生忍。阿難！汝見是商主天子不？」

阿難白言：「唯然已見。」

佛言：「阿難！此商主天子已曾供養無數諸佛，勸發無量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此商主天子過三百阿僧祇劫，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功德王光明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國名清淨，劫名無垢。其土皆以七寶所成，地平如掌，有八階道寶網彌覆種種莊嚴。彼佛刹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及餘外道勒迦波利羅、婆若迦等。無諸魔事壞正法者，亦無八難及諸非法苦惱之聲。隨心所念飲食自然。彼土眾生衣服珍玩，猶如他化自在諸天。身皆金色三十二相，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名為清淨世界。彼功德王光明

如來壽四十小劫。彼佛法中有六十二俱胝菩薩，以願力故隨佛涅槃。阿難！若有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得如是忍，一切當生清淨世界，為功德王光明如來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爾時會中有天子名曰觀察，以天曼陀羅花散如來上，作如是言：「若功德王光明如來成無上道時，我當生彼清淨世界為轉輪王，承事供養彼佛世尊諸菩薩眾，次補佛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阿難：「此觀察天子當於彼功德王光明如來法中作轉輪王，名曰善見。以無量供具恭敬供養彼佛如來，具足圓滿助菩提法，當於彼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普光明如來、應、正等覺。阿難！彼善見王立其長子紹王位已，於彼佛所出家修道。彼佛世尊臨涅槃時，便與授記：『此善見菩薩於我滅後，次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授記已便入涅槃。」

爾時舍利子告商主天子言：「如來已授汝菩提記。」

天子言：「大德！如佛所化人而與授記，我亦如是。如真如性不增不減，如來授記亦無增減。」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是法門，汝當受持廣為人說，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攝受未來諸菩薩故。」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已頂受。當何名之？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此經名為『說大神變』，亦名『文殊師利所說密語』，亦名『商主天子所問』，如是受持。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信受讀誦為他廣說，則為已攝一切功德。」

佛說此經已，慧命阿難并餘比丘、商主天子，及無量無邊阿僧祇那由他諸天子等，文殊師利及無量阿僧祇十方世界

諸來集會菩薩摩訶薩眾，及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大寶積經卷第八十七

###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廣嚴城大林樓閣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jìn無復煩惱，逮dài得已利盡諸有結，除諸重擔所作已辦bàn，如大龍王，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得深解脫心達正道，調伏諸根威儀詳審——唯一補特伽羅尊者阿難，受於佛記奉持法藏。

復有大菩薩眾一千人俱，皆得不退轉地，總持法門平等法忍，是大智者具大信重，言行相應斷諸疑惑，面相圓滿亦無瞋pín蹙cù，常大歡喜具大精進jìn；是法王子，知法自性說法無倦，所說之法離諸戲論，化度眾生發起佛智，凡所導利功不唐棄qì；得大忍辱，離諸顛倒境界之法，滿足十地善知三時，明了自性不生不滅miè，永斷纏縛威儀具足，證得空三摩地、無相三摩地、無願三摩地，雖出生死常行輪迴，不樂聲聞緣覺之行，唯以發起大菩提心應根說法。其名曰：

慈氏菩薩、妙吉祥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香光菩薩、無邊光菩薩、除蓋障菩薩、勝義心菩薩、得光王菩薩、斷一切憂暗菩薩、薩哩嚩pó尾沙摩那哩尸菩薩、內行菩薩、無邊意菩薩、具大精進步意菩薩、寶海菩薩、裝嚴王菩薩、具大神通王菩薩、無差步菩薩、勝意菩薩、普滿菩薩、阿那嚩pó囉luó拏ná那哩尸菩薩、常喜菩薩、上金光菩薩、觀一

切法意菩薩、阿秣shú嚧yǎn馱那羅拘酥彌mí多菩薩、首積菩薩、無憂吉祥菩薩、須彌藏菩薩、觀自在菩薩、香自在王菩薩、歡喜王菩薩、無邊慧藏菩薩、持一切妙法藏菩薩、師子吼音菩薩。如是等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與二千苾芻眾而共圍繞，入廣嚴城乞食。是時世尊入城門時，以大慈悲現神通力，放大光明照耀一切，變廣嚴城而為瑠璃，令四衢道皆悉清淨。其有眾生蒙光所照，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瘖瘂之者皆悉能言、迷惑之者咸得正念。天花如雨降滿城中，天樂自鳴妙音清亮。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nì吒zhā天，其中眾生唯受大樂。

是時廣嚴城星賀里蹉cuō尾王，有子名曰寶授，年始三歲suì，乳母抱持在於殿上。時彼寶授忽見光明希瑞之相，又聞城中種種異事，從其懷huái抱速下於地，向乳母前端然而立，說伽陀曰：

“何人威德力，        現此希有相，  
如俱胝zhī日光，    照耀三千界，  
其中諸惡趣，        一切得清淨？  
如是之神通，        母速為我說。  
天雨眾妙花，        遍散於佛刹，  
復成妙傘蓋，        懸xuán覆於空中。  
十方有異鳥，        翔鳴而萃cuì集，  
男女皆大喜，        異常而嚴飾。  
盲者復瞻見，        聾者還聽聞，  
瘖瘂者得語，        迷惑得正念；  
諸醜chǒu陋lǒu惡，    變成妙色相，  
一切不善人，        皆發慈悲心。

何人行世間，    發起神通力？  
此為最上事，    母速為我說。”

爾時乳母答寶授童子，說伽陀曰：

“功德寶出現，    清淨難思議，  
清淨最上行，    無垢無增減。  
世尊為眼目，    視生如的親，  
化行於世間，    無親疎shū分別。  
為現乞食來，    不住世間相，  
不染世間法，    如蓮花在水。  
能斷眾生疑，    慈悲常利物，  
眾生所有苦，    唯佛悉能除。  
稱讚不生喜，    譏jī謗亦不瞋，  
無障復無礙，    行世如清風。  
來者世間師、    最上大法王，  
善解甚深法，    明了第一義。  
常說中道法，    言離於取捨，  
法句最寂靜，    遠離一切處。  
智積無我相，    最上大福聚，  
善逝、世間解，    來者無邊相。  
佛身如須彌，    高顯無倫匹，  
亦如尼俱陀，    上下皆相稱；  
其色如真金，    晃耀而璨càn鑠làn，  
清淨若玻璃，    又如秋滿月；  
頭頂圓如蓋，    髮鬢zhěn而紺青；  
髻jì相若螺紋，    一一皆右旋；  
面相如滿月，    湛zhàn然而清淨；  
眉間之白毫，    右旋而宛轉；

兩目如青蓮，          光瑩善觀察；  
脣妙頻婆果，          齒白正齊密；  
舌相如蓮葉，          長廣覆面門；  
鼻高而修直，          額廣而平正；  
兩眉色紺青，          延袤mào及於耳；  
兩耳極端正，          輪朶垂至肩；  
如來梵音聲，          清亮如頻伽，  
美妙復柔軟，          眾生聞者喜。  
所有緊那羅，          孔雀鵝鸚鵡，  
鵠qú鵠yù拘枳羅，拘那羅鴛鴦，  
囉rě母多、命命，如是等音聲，  
及彼諸天樂，          一切美妙聲，  
皆不及如來，          於十六分中，  
不及於一分。          項細復圓滿，  
兩臂而臚chōng直；二手指纖xiān長，  
具輪螺等相，          軟如兜羅綿，  
甲妙赤銅色；          胸臆廣平正，  
臍qí輪而深密；          陰藏若馬王，  
藏覆而不現；          乃至二足下，  
其色如紅蓮，          平滿復柔軟，  
具千輻輪紋，          及與鈎幢等。  
如是諸相備bèi，          百福悉裝嚴。  
具力大丈夫，          一切世間師，  
常作師子吼，          說於不二法。  
所出諸言辭，          真實無差忒tè，  
愛語復柔順，          眾生聞者喜。  
覺悟諸眾生，          應根而啟發，



有義利功德，        為最上第一。  
具如是裝嚴，        名為佛世尊，  
十方世界中，        凡聖無有比。”

爾時寶授童子，得聞乳母說是伽陀讚歎tàn佛已，即白母言：“云何令我得見於佛？”

佛知其意，速往宮門現身而立。乳母指言：“斯即是佛。”

寶授童子乃於殿上遙見世尊，舉手頂禮即作是念：“若有眾生覩dǔ見如來如是具足功德之相，不發大菩提心者難得已利。”又復思惟：“經於百千俱胝劫中難遇於佛，我今值遇甚為希有。當捨此身而為供養。”

是時童子手持千葉金蓮，即於殿上投身而下。時彼童子佛力所持，住於空中，捧以金蓮用獻xiàn於佛。是時金蓮離童子手，乃於佛上虛空之中變成花蓋，眾寶嚴飾殊妙第一。

爾時寶授童子即於空中向佛合掌，說伽陀曰：

“我所獻蓮花，        不為斷煩惱，  
及於一切法，        唯為佛菩提。  
如菩提不生，        非有亦非無，  
非取亦非捨，        我從佛現化。  
非愚迷所著，        相與無相等，  
我離一切相，        供養佛世尊。  
所獲諸功德，        亦離一切相，  
今奉獻此花，        不願證二乘，  
以彼第一乘，        常轉於佛刹。”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侍佛之右，見是事已，即說伽陀問寶授童子曰：

“如是釋迦佛，    汝信重供養，  
    汝何心顛倒，    云菩提不生？”

爾時寶授答尊者大目乾連，說伽陀曰：

“諸法本不生，    所施空無為，  
    法性本如是，    云何有所生？  
    圓頂被袈裟，    住於羅漢相，  
    如不能知空，    佛智何能了？  
    汝若有妄想，    供養俱胝zhī佛，  
    雖供如是佛，    實為非供養。  
    尊者至於今，    猶不斷妄想，  
    汝心當云何，    無相稱有相？”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復謂童子曰：“如來不證無上正等正覺耶？亦不說法耶？”

寶授童子曰：“夫大智者不住菩提相、不住如來相，諸法性無為，法本無有生。若如是了知，是即知法性。不驚不怖，捨離親疎shū，無來無去，無行無相；不住佛法，不住緣覺法，不住聲聞法，亦不住貪法，不住瞋法，不住癡法，乃至不住愚迷眾生無明煩惱等法；亦復不住有色無色、有想無想、有相無相、清淨不清淨，及身口意、平等不平等，一切諸法皆無所住。”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又復問言：“寶授童子！如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莫有所證耶？”

童子言：“不也。若有所證，即住如來相、住菩提相、住解脫相。若住是相，即為愚迷。”

大目乾連言：“童子！我亦無相，汝謂有相。”大目乾連又復告言：“童子！我前所問為俗諦故。”

童子言：“大目乾連！一切眾生愚迷虛妄，乃生諸根不能調適。”

大目乾連言：“若眾生具足虛妄者，法亦虛妄。若虛妄者，汝云何說？”

童子言：“大目乾連！說法無相，是名說法。如是說者，無有所至亦無所證，亦無所知亦無所見。”

大目乾連言：“童子！若如是者，汝今何故供養如來？”

童子言：“大目乾連！汝若如是，見如來相、見施者相。”

時大目乾連聞童子言已，默然而住。

爾時童子又復告言：“大目乾連！若復眾生見有是相者，不能解脫、不得已利，遠離如來寂靜涅槃，必當發趣聲聞乘也。”

爾時大目乾連說伽陀曰：

“童子雖年幼，        智慧如大海，  
經於幾多時，        學成無生法？”

爾時寶授童子答大目乾連，說伽陀曰：

“所學即非學，        一切學無性，  
大智如是學，        我學亦如是。  
汝之所問我，        著於眾生相，  
眾生本無相，        諸法不可得。  
說有菩提相，        愚迷非正見，  
尊者今云何，        猶住於諸見？  
智者於諸見，        一切悉清淨，  
佛法愚迷法，        及彼種種法，  
如是觀皆空，        是知諸法性。  
若住有無相，        求證菩提者，  
法本非有無，        菩提云何得？

說法無邊際，    眾生亦如是，  
不住差別相，    斯即名涅槃。  
如是行輪迴，    師資無所有，  
此無相法中，    智者不迷惑。  
愚迷言得證，    彼皆住輪迴，  
無明轉增長，    是即為魔著。  
安坐菩提場，    為示俗諦故，  
諸佛之所證，    非俗非寂靜。  
菩提不可說，    遠離見非見，  
若見如是實，    彼能解妙法。”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寶授童子，從於何時於法修行？”

佛言：“舍利弗！我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此寶授童子已證無生法忍經三百千劫。

“又，舍利弗！我於往昔燃燈佛處得授記時，我初證得無生法忍；寶授童子於彼法中為大菩薩，解空第一。”

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寶授菩薩何因何緣，經如是時不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舍利弗：“汝將此義自問寶授菩薩，必為汝說。”

時舍利弗承佛聖旨，即伸問言寶授菩薩言：“今云何不成佛耶？”

寶授菩薩言：“尊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可得故，由是我不成佛。”

舍利弗言：“寶授菩薩！於意云何？如來成佛，莫有相耶？”

寶授菩薩言：“如來若於菩提有所證者即是取相，若取相者即是妄想。”

舍利弗言：“寶授菩薩！汝從爾來住何忍何行，復以何法化度平等？”

寶授菩薩言：“我於一法而尚不住，何況有四？舍利弗！汝勿謂我有法說耶、證菩提耶、是如來耶、得解脫耶。”

舍利弗言：“希有善男子！若能於法如是了知，汝向於佛宜可出家。”

爾時寶授菩薩說伽陀曰：

“諸有出家者，	多著出家相，
心妄想迷惑，	稱謂有所得。
執見於事法，	修行布施因，
欲求無為果，	所證即有為。
不了無相地，	見有生不生，
得與無得相，	謂得甘露味。
是人於佛法，	乃名破法者，
如來釋師子，	說法寂無相。
不住心非心，	不住性無性，
若見如是說，	是即見佛說。
若見有相者，	斯人眼非淨，
我見非解脫，	智者不應行。
我見即愚迷，	執見有常相，
以自有相見，	謂得於涅槃。
不識夢幻性，	及背空無相，
佛說如是人，	是大無智慧。
又復調諸根，	持戒著禪定，
起於妄想心，	住相迷求果。

此則法中賊，        智者應當知，  
以斯種種法，        我出家何益？  
法界本湛然，        諸法無分別，  
譬如山響等，        智者不見相。  
當住於如如，        無別有性相，  
若了如是法，        何住出家相？”

**爾時妙吉祥菩薩告寶授菩薩言：“云何說為菩提？”**

寶授菩薩言：“離諸語言，名為菩提。”

妙吉祥言：“汝當云何作如是說？”

寶授菩薩言：“法本無言，故作是說。”

妙吉祥言：“為初地菩薩當何所說？令云何學？”

寶授菩薩言：“當如是說：不斷貪慾yù、瞋恚，不捨愚癡，不斷煩惱乃至五蘊六處等；又復於智慧愚癡不生疑惑，不心念佛、不思惟法、不供養眾亦不持戒；不於朋友而求寂靜，乃至諸難亦不越度。妙吉祥！當為初地菩薩說如是法，令如是學。於意云何？亦復不應於是諸法而有住相，若住相者是為住法，彼即愚迷起生滅法。若於是法說無疑惑，即於法界知其性也。若能如是了法性者，是得名為說菩提也。妙吉祥！若有菩薩聞斯法已不驚不怖，當知是為得不退轉。”

**爾時，會中有八苾芻，忽聞說此無相正法，心不愛樂，出於法會，吐血命終，皆墮阿鼻大地獄中。**

爾時妙吉祥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此八苾芻聞此正法乃有如是大惡相耶？”

佛言：“妙吉祥！莫作是說。然此苾芻經十千劫，不曾聞法、不近善友，是故今日聞此正法心不愛樂。妙吉祥！此

八苾芻當來之世，於阿鼻獄中忽思正法，尋便命終，生兜率陀天為彼天子，或生人間為轉輪王。經六十八劫當得承事十那由他佛，於彼劫後有佛出世，號無垢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彼無垢光佛，如我今日住廣嚴城廣為人天說法授記。時彼天子，天耳遙聞說法授記，即與八萬天子同詣yì佛所。到佛所已，散眾天花遍廣嚴城，供養瞻禮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隨喜樂聞正法，願佛為說菩提之行。’時無垢光如來為說正法，便令發起大菩提心。彼諸天子纔cái發心已，應時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是時廣嚴城中有八萬四千人，亦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復有千二百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妙吉祥言：“假使菩薩於百千劫修行六波羅蜜無方便慧，不如暫zàn時聞此正法。何以故？聞此正法功德無量，何況愛樂聽tīng受，乃至書寫、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妙吉祥！若復有人樂求阿羅漢果，及樂求辟支佛者，於此法中不應修學；若樂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學此法。”

**爾時，寶授菩薩知佛世尊及苾芻眾未有食處，乃告乳母：**  
“可於宮中速取食來，用施佛、僧。”於是乳母速取百味飲食盛滿一器，授與寶授菩薩。**菩薩得食即於佛前發誓願言：**  
“如來之所說，一切法無盡jìn，斯言真實者，此食亦無盡，乃至苾芻眾，悉令得飽足。”

爾時寶授菩薩即以飲食盛滿一鉢，奉獻xiàn佛已，告諸苾芻言：“尊者！慈愍我故各各受食。”又復告言：“我所施者，不以身施、不以心施，離於三業、不求福果，不住有

為法、不住無為法，亦不著世法，亦復不住聲聞、緣覺及佛菩提。”

時彼苾芻眾無有一人伸鉢受食者。寶授菩薩言：“諸尊者當受此食。尊者樂乞，我今樂施，我於尊者亦無所求。”

時寶授菩薩復發願言：“佛語真實，如妙吉祥及百千俱胝菩薩，當來之世於功德裝嚴王佛刹，皆得成佛，同一名號。若真實者，今此器中所有飲食，令諸苾芻所持之鉢悉皆充滿，此器中食願得無盡jìn。”以願力故，諸苾芻眾各各鉢中自然食滿。

時寶授菩薩復以器中餘食，施廣嚴城中一切人民，悉令飽滿，器中飲食猶尚不盡。

爾時，世尊告寶授菩薩曰：“有五種寶，於菩薩行施，能令清淨。何等為五？一者、行施無有希望，二者、於施心無所著，三者、所施不起於相，四者、不見施之果報bào，五者、不令受者有所還huán報。”

佛言：“復有四種寶，行施菩薩應常思念。何等為四？一者、常念空三摩地，二者、常念於佛，三者、常念大悲，四者、常念於己不求果報。菩薩若如是行施，是為淨施。”

佛告妙吉祥言：“此寶授菩薩，於當來世過三十劫，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不空力稱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彼佛眾會有無邊菩薩，是諸菩薩皆住不退轉地，威力無邊壽亦無量。”

爾時世尊及大苾芻眾受彼食已，還歸本處。

爾時妙吉祥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受持？”



佛言：“此經名為《菩提行》，亦名《一切法為首》，如是受持。”

佛說此經已，寶授菩薩并諸大眾，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 善思童子經卷上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毘耶離城，在菴婆羅波梨園內，與諸聲聞、八千比丘、一萬菩薩，如是大眾一切悉皆變化形服作諸天身。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將此化眾前後圍遶，入毘耶離大城之中次第乞食，漸漸行至毘摩羅詰離車之家。當於是時，毘摩羅詰離車家內，有一童子名曰善思。是時善思在於自家重閣之上嫺 nǎi 母抱持，時彼童子手中秉執一莖蓮華翫 wán 弄嬉戲，而彼童子以其宿植眾善所熏，又佛世尊神通力故，令此童子忽然以偈白其嫺母，作如是言：

「今有響微妙，	翳諸音樂聲；
願嫺放我身，	捨置於樓上。
而此光明照，	決是大丈夫；
右足跨於闍 kǔn，	欲入此城門。
微妙令意喜，	諸鳥鳴喚聲；
我耳未曾聞，	諸鳥如是唱。
決定是調御，	為利益世間；
右足跨於闍，	欲入此城門。
如服諸瓔珞，	遍體震鳴聲；

其響妙鏗鏘，	聞者皆歡喜。
決定千輪足，	威神莊嚴身；
右足跨於闍，	欲入此城門。
猶彼大地震，	亦如打銅鍾；
諸如是等聲，	無有不聞者。
決定彼人日，	大聖之身光；
欲入此大城，	令眾生無畏。
如諸林樹木，	種種華莊嚴；
各聞微妙音，	眾生隨所樂。
決定善安住，	與願大龍王；
右足跨於闍，	欲入此城門。
如虛空光照，	大地普皆明；
日彩暄不彰，	此世尊金色。
決定喜觀察，	大威放焰光；
右足跨於闍，	欲入此城門。
阿彌今觀此，	天眾在虛空；
歡喜歌嘯聲，	弄諸衣服等。
決定利益世，	最勝諸眾生；
右足跨於闍，	欲入此城門。
今此大城內，	相向起慈心；
各各共喜歡，	如父母愛子。
決定大福聚，	眾德莊嚴身；
右足跨於闍，	欲入此城門。
又男夫婦女，	將種種香花；
滿掬四面飄，	心生大歡喜。
決定大自在，	福德華莊嚴；
右足跨於闍，	欲入此城門。

天人華所散，        悉遍滿虛空；  
處處雨眾香，        微妙甚可憇。  
決定世善逝，        大福慧入城；  
為利益眾生，        所以今來到。」

爾時，善思懷抱孃 nǎi 母，聞其童子自口所說如此偈已，心生恐怖身毛悉豎，支節戰掉不能自持。安彼童子於樓閣上，置已即作如是思惟：「此子何也？為天、為龍、為是夜叉、為是羅刹、為鳩槃荼、為毘舍遮、為緊陀羅、或復為是摩睺羅伽？如此之言非是世間嬰孩所說。」時彼孃 nǎi 母即一定住不敢動移，亦不起行不敢大語，細喘低頭默然察聽。

爾時，世尊漸漸行近善思離車童子之家，入彼街巷至於其家門前止住。而是善思離車童子，遙見世尊在於閣下，見已即便從高樓上投身向佛。是時善思離車童子，以佛神力在於空中巖然而住，即以偈頌而白佛言：

「世尊住智中，        最勝者住此；  
利諸眾生故，        願受我蓮花。」

爾時，世尊即還以偈報於善思離車童子，作如是言：

「我所住實際，        非眾生境界；  
彼際無所有，        是際如實相。」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離車童子復更以偈而白佛言：

「世尊云何住，        於此真實際？  
此際既無有，        無有何所住？」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說是語已，佛復以偈而更報言：

「如際實際者，        彼際是如來；  
如彼實際住，        我住彼亦然。  
如實際諸佛，        其體一無殊；  
如彼真實際，        我作如是住。」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善思童子復更以偈重白佛言：

「非際際非際，        此際有何相？  
作何等方便，        得名為實相？」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說是語已，佛復以偈而更報言：

「不可執際際，        故言為實際；  
彼際如虛空，        虛空亦無相。」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善思童子還更以偈白於佛言：

「希有真實處，        住處最上住；  
願眾生住此，        如諸佛所住。」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說此偈已，一心合掌而白佛言：「惟願世尊，慈愍我故受此蓮華。」

爾時世尊為欲憐愍善思離車孩童子故受彼蓮華。佛受華已，是時善思離車童子，歡喜踊躍發是願言：「藉此善根，我於來世，若當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如今世尊，為於一切眾生說法。然其法中，諸凡夫法及阿羅漢，一切聖法皆不可得。」

爾時，長老舍利弗同在集會聞是語已，於大眾中即問善思離車童子作如是言：「離車童子！汝向所言，我當證彼如是法已，為諸眾生說於彼法。云何說法？彼法云何？」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即以偈答舍利弗言：

「彼法無有佛，        及諸聲聞得；  
我當證是法，        為諸眾生說。  
彼法無處所，        亦復無去來；  
智者如是知，        法之本體性。  
過去一切佛，        現在無上尊，  
無不如是知，        入無餘寂滅。  
彼中無法界，        眾生界亦無；

如是之邊際，        世間無入者。  
法界惟名字，        字從分別生；  
分別無分別，        究竟不可得。」

爾時，長老富婁那彌多羅尼子，即於眾中還以偈問善思童子，作如是言：

「童子汝云何，        能學解此法？  
甚深無譬喻，        諸智者所迷。  
汝今身未行，        已作如是辯，  
能對最第一，        智慧大聲聞。  
汝體如真金，        遍皆巧知解；  
顯赫此城巷，        如月處虛空。」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即還以偈，答於長老富婁那彌多羅尼子，作如是言：

「尊者今言生，        此生無有處；  
諸法無生故，        當生此是何？  
諸法既無生，        何者名真體？  
此我說本性，        一切諸法無。  
法及法本性，        二俱不可得；  
二既不可得，        此法諸佛說。  
是名最上輪，        鹿苑中前轉；  
虛空搦拳已，        令覺多聲聞。  
唯鳴於法聲，        眾生多誑惑；  
乘方便及智，        當說如真實。  
言生及死者，        是名凡夫境；  
此之顛倒見，        富婁那未盡。  
生死及彼此，        世間人言語；  
無言語法中，        假以語言說。」

爾時，長老富婁那彌多羅尼子，聞此偈已歡喜稱讚，即便白佛作如是言：「希有，婆伽婆！希有，修伽陀！此之善思離車童子，乃有如是甚深智慧難可度量。」

是時佛告富婁那言：「如是，如是！汝富婁那如汝所說。」

爾時，世尊問於善思離車童子作如是言：「善思童子！汝今欲為何誰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時善思離車童子，即以偈頌而答佛言：

「佛最勝世尊，	知而故問我；
欲為誰著鎧？	今當真實宣。
我無所為人，	亦無著鎧者；
甚深上法中，	無受化眾生。
眾生非眾生，	一切皆無有；
此處不迷惑，	彼名為世尊。
如是生解法，	如實際常處；
非一非無異，	此甚深最上。
我當令覺眾，	彼眾生亦無；
眾生體既無，	彼中何有智？
智慧及眾生，	性畢竟非有；
若能如是解，	彼名世智人。」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說是偈已而白佛言：「大聖世尊！我若當來自覺了知如是法已，為諸眾生作如是說。」

是時長老阿難比丘，於大眾中即從座起而白佛言：「世尊！希有，婆伽婆！希有，修伽陀！此之善思離車童子乃能如是宣說甚深微妙法句、不染著句、無倚著句。此深法中，天、人、世間恐怖迷沒。世尊！如是實性甚深法中誰不欲行？惟有昔於甚深法中有因緣者乃能生信。」爾時阿難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猶如聚真金，遙觀妙顯赫；  
此善思童子，處在大眾中。  
譬如須彌山，安住於海內；  
如是善說法，彌覆此世間。  
無有及非無，善思童子說；  
如是彼實際，實際亦空無。  
汝今說此時，不曾生恐怖；  
善思汝如是，我云何得知？」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聞是語已，即還以偈報阿難言：**

「我已誓捨身，著此無為鎧；  
無望故求道，多聞如是知。  
為五欲所迷，墮於可畏獄；  
今見無上尊，我云何不喜？  
世尊大慈愍，化度諸眾生；  
我身不墜傷，今在佛前住。  
虛空及我體，此二悉是無；  
身及空既無，云何當畏壞？  
佛身及空體，真實不可分；  
能有此忍心，彼中無怖畏。  
虛空及大地，真如中悉無；  
我今真實知，是故無恐怖。  
虛空遍大地，畢竟不可得；  
無真無生故，真實無驚畏。  
虛空無有高，下處亦無有；  
如是法知者，彼無虛可驚。」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說是偈已，佛即問言：「善思童子！  
汝不畏耶？」**

是時善思即答佛言：「善哉世尊！我實無畏。」

佛復更問善思童子：「汝不恐耶？」

善思答言：「善哉，世尊！我實無恐。」

佛復問言：「善思童子！汝不怖耶？」

善思答言：「善哉，世尊！我實不怖。」

**爾時，世尊讚善思言：「善哉，善哉！善思離車！真實善哉！汝今乃能如是不畏、不恐、不怖。」佛因此事，即為善思而說偈言：**

「有有故怖生，	彼有不可得；
能定此忍者，	彼即近菩提。
取相言眾生，	而眾生無有；
能如是了達，	彼即住真乘。
菩提無得人，	不得得不得；
離此得不得，	恐怖心則無。
若能如是知，	有無皆不住；
善思汝當識，	此路趣菩提。」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善思作如是言：「善思童子！是故菩薩摩訶薩等，若欲速疾安樂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應須念常相、樂相、我相、淨相，及眾生相，壽命、養育、福伽羅相，此相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真正直路。善思童子！我於往昔發心行於菩薩行時，常念此路，以是義故，我乘此路得至菩提；然其此路無有一法而可得者，此即是我無上菩提。」**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雖說常相，	其常非是有；
既知無有常，	即無有諍競。
有著樂相者，	樂亦無真實；



此是顛倒見，	分別福伽羅。
若知諸法真，	各各無集處；
彼等不作相，	命及福伽羅。
路非是菩提，	非路亦復爾；
我說此本性，	諸法無處所。
本性及眾物，	智者不分別；
善思汝當知！	此路向菩提。
若著如是路，	彼佛非行道；
若著有相者，	彼不知諸法，
亦不能乘乘，	諸佛所憐愍，
無有人能行，	此寂甚深處。
一切處無物，	彼物不可物；
既無有物故，	彼樂無處生。
諸樂及諸苦，	此路如虛空；
能得如是覺，	彼心得解脫。
我雖說我相，	此法亦無有；
既無有所，	亦復無有智。
既無有智知，	此即智境界；
壽命分別有，	其相畢竟空。
無有言知者，	小智即迷惑；
我相及壽命，	本性非是有。
本性及諸物，	此愚癡境界；
彼等不能近，	不思議佛乘。
不聞深經典，	復不讀誦持；
此經典不說，	無有諸法相。
我不得諸法，	說處亦復無；
我昔坐道場，	無一智可證。

此智我如是，  
菩提及道場，  
凡夫輩分別，  
此是假名字，  
甚深及諸佛，  
不聞此經典，  
彼等不知味，  
菩薩行苦行，  
言佛及菩提，  
如是思惟已，  
稱有諸境界，  
既有染著處，  
若有諸眾生，  
彼等大唱說，  
是故汝善思！  
精勤當用心，  
彼法實無礙，  
如是說之時，  
眾生顛倒見，  
非以禪定求，  
三昧非三昧，  
此非智境界，  
雖令覺彼際，  
此法從緣有，  
若有樂寂靜，  
若心能信樂，  
彼非一佛邊，

菩提不可得；  
此二無證者。  
諸佛說諸法；  
諸佛甚深處。  
此是魔境界；  
佛世尊所說。  
諸法利益處；  
其行無知故。  
此二不可見；  
妄言諸佛說。  
倚之而生著；  
彼等不見我。  
成就甚深智；  
諸佛不思議。  
欲知甚深法，  
即知法真實。  
故名為甚深；  
名為不可得。  
此非彼境界；  
可知真實義。  
空中不可得；  
無智亦復然。  
亦非智境界；  
甚深即能入。  
則無有彼此；  
正說此經處。  
昔種諸善根；

於多諸佛所，        乃能受持此。」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善思離車童子作如是言：「善思童子！以是義故，諸大菩薩摩訶薩等，一切應當著如是鎧。於世間中所有恐怖驚畏之處，應於彼中不生驚、畏、恐、怖之意。發於此心如是著鎧。」

是時善思即白佛言：「大聖世尊！我信如是，而世間中所不信處。」

爾時，世尊復告善思童子：「有諸菩薩摩訶薩等行於甚深，有如是相、有如是瑞、有如是形。彼等一切諸善丈夫，觀於世間無有諸法可優劣者。既見一切諸法平等無有優劣，如是知己而心不畏、不怖、不驚。

「斷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不斷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怖。

「有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無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聚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散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和合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不和合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嫌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不嫌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思念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不思念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造作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不造作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境界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非境界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歡喜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非歡喜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世諦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非世諦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寂靜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非寂靜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解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不解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持戒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破戒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明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無明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有名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驚；無名一切諸法，如是知己而不畏。

「一切法出，如是知己而不驚；一切法不出，如是知己而不畏。

「一切法怖，如是知己而不驚；一切法不怖，如是知己而不畏。

「一切法生，如是知己而不驚；一切法不生，如是知己而不畏。

「一切法死，如是知己而不驚；一切法不死，如是知己而不畏。

「一切法菩提，如是知己而不驚；一切法非菩提，如是知己而不畏。

「一切法涅槃，如是知己而不驚；一切法非涅槃，如是知己而不畏。能作如是說法之時，是名菩薩不畏、不驚、不恐、不怖。」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欲為善思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法無有，	真如不迷惑；
諸法無有故，	彼相即寂滅。
諸法無優劣，	此彼悉皆無；
一切法無故，	真實亦復無。
諸法有優劣，	此彼亦各無；
諸法既悉空，	則無有諍競。
一切法既無，	本性何有性？
其性無有故，	云何有壞滅？
諸法有斷耶？	智者無此念；
但假有斷名，	求斷處不得。
欲斷一切法，	微細求覓無；
毫末及眾多，	諸法皆無有。
諸法無有者，	此亦是言說；
彼中如是無，	但有中示現。
一切法無形，	但有相中現；
有有及無有，	一切皆假名。
一切法有合，	示現不合者；
真如無合故，	畢竟無有物。
諸法無和合，	無作無滅者；
如是亦不得，	諸法各各無。
諸法不可得，	彼等前際無；
本際既無故，	故名為實際。
一切法歡喜，	歡喜不可得；
既無有諸法，	彼亦不可說。
諸法無歡喜，	彼等二皆無；
真如中無物，	此是甚深相。

一切法無嫌，	真如中無我；
真如無有故，	彼無有嫌處。
涅槃無讚歎，	彼法不可得；
諸法無有故，	故名為涅槃。
諸法無明者，	真如中示現；
此是假名說，	是故名為思。
諸法無思者，	此法無定處；
是故無眾生，	此是諸法體。
一切法如幻，	彼幻不可得；
諸法不得故，	說有為諸行。
諸法既無為，	此彼真如體；
無有諸法處，	故言無有邊。
雖言有境界，	境界實無有；
而凡夫所說，	故名為境界。
諸境界虛妄，	故說無境界；
說無有境界，	是境界真相。
言一切法體，	彼等無有數；
彼等既無有，	寂定汝等知。
無得言有得，	示現有得處；
得無得之處，	示現故有得。
彼處無持戒，	及破戒亦無；
無行及無戒，	如是諸法相。
一切法悉無，	故名為無明；
無有諸法故，	汝當知是明。
諸法名字者，	彼名實無有；
既無有法名，	當知是涅槃。
說有受名者，	以受故示現；

是處無有受，	故言受示現。
無有為有相，	示現名為有；
諸法中離有，	故言常無有。
如見幻華已，	愚癡言有相；
有有無有知，	是處智無惑。
法生處不知，	此二不可得；
愚癡人故言，	說此為生處。
諸法若有生，	應說當有死；
生處及死處，	此二不可得。
一切法皆空，	諸法不可得；
善思汝當知，	我說如是法。
菩提不可作，	是處作者無；
若當得菩提，	應即見三界。
若分別菩提，	彼不行菩提；
行行及菩提，	彼等無分別。
一切有真實，	真實無有處；
真實無得故，	此是涅槃相。
畢竟無出者，	彼無處可得；
無有諸物故，	不滅復不滅。
若能知此義，	諸法無真實；
彼等無可生，	即不相爭競。
說此甚深法，	若無恐怖時；
汝應知彼人，	真實是菩薩。」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善思童子復更以偈重白佛言：

「世尊利益我，	出現於世間；
說此法相時，	我無有疑惑。
今者具足滿，	佛出不思議；

我諸見網薄，  
我已斷生死，  
如來說相時，  
為我說得處，  
無畏益世間，  
今得脫魔網。  
已住道場內；  
斷除我疑結。  
摧滅諸見等；  
善去我心垢。」

善思童子經卷上



# 善思童子經卷下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爾時，世尊復告善思離車童子作如是言：「善思童子！此菩薩行無虛妄行。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哀愍行。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無患行，能斷一切諸過患故、慈憐一切諸眾生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甚深微妙無有相行。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真實能離一切欲相。

「善思童子！此無欲行，無愛憎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一切眾生平等心行，其心畢竟無所得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大慈悲行，於一切法無有得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大布施行，無有施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不虛誑行，不受一切後身報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無惱忍行，現無諍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發誓願行，捨懶惰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三昧行，以寂靜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智慧行，於一切法無有得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無畏行，心無恐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無礙行，成就如來諸智力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增益行，入智慧門無有著故。

「善思童子！此菩薩行觀十方行，無染著故。」

爾時，世尊欲為善思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疑惑行者，          為諸菩薩說；

疑惑及諸行，          此二不可得。

為諸菩薩說，  
若知此行處，  
攝受一切法，  
無所有得處，  
我行此行處，  
既往顛倒行，  
此雖名諍行，  
若能如是知，  
此乘無有驚，  
驚及無驚怖，  
雖說諸行處，  
一切既不得，  
此行甚深行，  
愍及甚深行，  
甚深及諸行，  
若知此際者，  
諸法無可染，  
此諸法本性，  
無牢及無固，  
無有名字處，  
我雖說有愛，  
以無有物故，  
此諸眾生行，  
若有知此者，  
此處無眾生，  
眾生法一等，  
心及有眾生，

有行無行處；  
彼等無諍競。  
為諸菩薩說；  
此行最為上。  
彼則顛倒行；  
彼無有畏處。  
彼諍不可得；  
彼行最上乘。  
佛乘最為上；  
一切法假名。  
一切不可得；  
彼行最為上。  
愍於一切法；  
皆從分別生。  
是處二俱無；  
彼於法無沒。  
非法亦復然；  
當說無染處。  
此但是有現；  
此句最為上。  
彼處無恐怖；  
彼處不生競。  
此處無有真；  
彼為善說行。  
故我說眾生；  
此路最為上。  
畢竟不可得；

此名為最慈，  
世間大施主，  
常樂行布施，  
法尚不可得，  
大智菩薩輩，  
佛既不可得，  
此戒不缺犯，  
彼等不思議，  
不分別戒行，  
忍向眾生輩，  
此是最勝忍，  
心不可得故，  
此是最上忍，  
菩薩無懈怠，  
此名最精進，  
身心善質直，  
是名最精進，  
菩薩能懶惰，  
能不捨不取，  
心界不可得，  
故名最定心，  
攀緣及心行，  
不思彼三昧，  
我說此三昧，  
能行此行者，  
不以智能知，  
真如及智慧，

我前說大慈。  
亦名大眾生；  
故名大施主。  
況復當有邊；  
故名為施主。  
法亦不思議；  
諸法無倚處。  
佛戒不思議；  
為諸菩薩說。  
眾生畢竟無；  
我法行中說。  
爭競無處生；  
諸法不可得。  
不被他毀辱；  
名為不捨取。  
能辦於此行；  
為諸菩薩說。  
不發諸行等；  
彼住最精進。  
若外若在內；  
其心無有處。  
真如中無有；  
示現如是定。  
自在修伽陀；  
我說彼得定。  
有諸真如法；  
此二邊無有。

此法不可得，  
法不以識知，  
能知如是者，  
菩薩真如行，  
彼勝一切眾，  
彼無眾生相，  
眾生如幻化，  
如是能說者，  
若我若他身，  
能有此智者，  
諸內及與外，  
心無怯弱處，  
諸法無有礙，  
既如虛空行，  
若能知此智，  
巧解一切法，  
既知無眾生，  
界智巧解知，  
若入是法門，  
有能從此道，  
境界及眾生，  
欲識諸法門，  
若內若有外，  
無礙諸法中，  
諸法不思議，  
彼無所有處，  
若能如是行，

此是識境界；  
真體此處寂。  
彼等名真念；  
世所不能行。  
為眾生說法；  
況復有徒眾。  
幻化亦無有；  
彼無有恐怖。  
此二俱無有；  
彼無有驚懼。  
有相畢竟無；  
即勝一切世。  
猶如虛空行；  
法真如亦然。  
菩薩無所畏；  
彼知眾生行。  
一切法亦然；  
彼界不可得。  
此路最為勝；  
即知眾生行。  
此二無有物；  
須知此勝智。  
智慧無集處；  
故名為實際。  
故名為佛法。  
其處亦復無；  
世間無障礙。

智既無有礙，	故名為佛智。
諸法不思議，	彼輩無真正；
諸法既無體，	是覺諸佛法。
佛及諸佛法，	此二俱無有；
菩提無有故，	是名為佛道。
乘此大乘者，	到法安樂處；
此世最為勝，	人世不可得。
凡世間所有，	一切處眾生；
彼菩薩為勝，	行此勝智者。
能求此諸法，	佛法不思議；
能得此諸法，	彼即近菩提。
菩提及諸法，	此二畢竟無；
能作如是行，	即近諸佛法。
能行此行者，	不染諸世間；
既無有染心，	彼去菩提近。」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更重告善思離車童子作是言：**  
「復次，善思！我今宣說，若有菩薩摩訶薩等善著鎧者，能於如是甚深經典能善說者，最妙微密善說之時，聞已其人能不驚怖、不悔、不沒，如是菩薩摩訶薩等即得住於菩提道場；即得入於諸佛境界；即證無礙；即住無為解脫法門。又能巧住無得之行，即能觀察一切十方；即能證得大慈大悲；即得諸佛十八不共法；即得無上最大灌頂。說此甚深微妙法時，能有信行、能有思惟如是法者，諸佛已觀彼等菩薩，一切諸佛已護持彼。若菩薩能信此行者，或有不信於此行者，亦為一切諸佛所知。若有能入此法門者，諸佛已知。若能信行此法門者，我當為於彼等作師，彼等則為隨我出家。」

**爾時，世尊欲為善思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彼等證道場，	道場者即空；
若不取菩提，	彼等即住智。
諸法無有礙，	畢竟不可得；
法既不可得，	解脫亦復然。
諸佛智行者，	一切諸法處，
及於諸法行，	世尊如是說。
有礙無礙處，	愚癡作是心；
佛及大菩薩，	不如是分別。
雖觀世間法，	世間畢竟空；
智能觀世間，	彼智亦無有。
眾生及諸佛，	一種無分別；
既無分別處，	彼慈最為勝。
法界廣大性，	眾生界亦然；
大智諸菩薩，	不如是思惟。
雖復欲起慈，	彼慈實無體；
慈體及無性，	非眾生境界。
若五指量空，	先無今亦無；
諸世間亦然，	此慈最為勝。
諸法無上者，	名為諸佛法；
彼等無得處，	此即是真體。
世尊大慈悲，	無有形與色；
如是無色法，	是行名世間。
虛空無有邊，	境界不可執；
諸佛如是法，	智者行此順。
是即無上智，	而智不可得；
智既無得處，	彼處實無有。
此岸及彼岸，	若思惟若見；

彼等無此行，	甚深是名相。
若知此等法，	一切處平等；
於我法行中，	不假求知識。
若作取捨心，	分別二見處；
此事言有者，	彼非善知識。
有言此法成，	或言此法滅；
善思此比丘，	非是我弟子。
言證苦滅者，	畢竟不可得；
如是說法師，	彼非說我法。
諸法無起處，	何言諸法集？
無起處說滅，	彼等遠我法。
如是寂法中，	無有分別處；
諸法既無有，	滅處亦復無。
若有諍競心，	豈名說寂滅；
善思汝知此，	彼不名真實。
說道及與法，	此是示現有；
既示現有處，	彼假現有路。
我說諸菩薩，	未來世大智，
能作如是行，	彼依此境界。
能行此行者，	諸佛說甚深；
彼已供養我，	利益諸含識。
能持此經典，	諸大智菩薩，
彼於未來世，	住持諸法故。
我所說諸法，	常住無分別；
此即是菩提，	離此無別道。」

爾時，世尊說是法已，是時善思離車童子，於諸法中即便證得無生順忍。既得證彼無生忍已，遠離一切世間憂喜，

得大歡樂；即更飛騰上虛空中，離地高於七多羅樹。

爾時，世尊當於彼時即便微笑。而諸世尊，有如是法微笑之時，從其面門出種種光，其光雜色，所謂青、黃、赤、白、紅、縹、綠、紺、頗梨，彼之光明如是遍照無量無邊諸佛世界，乃至有頂大梵天宮；照已還迴至於佛所圍繞三匝，遶已從於佛頂而入。當入之時，此之大地具足六種十八相動，動、遍動、等遍動，踊、遍踊、等遍踊，沒、遍沒、等遍沒，震、遍震、等遍震，吼、遍吼、等遍吼，覺、遍覺、等遍覺。

爾時，上界虛空之中，天雨種種細栴檀末，沈水、末香及天華雨，天諸種種微妙音聲自然而作。此之三千大千世界清淨莊嚴，猶如北方鬱單越國，莊嚴華麗一種無殊，此之三千大千世界亦爾無異。

爾時，長老阿難比丘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未審如來有何因緣微笑放光？諸佛世尊非無因緣而放光明。」作是語已，即便以偈而白佛言：

「諸佛世間最勝尊，        微笑放光必有以；  
利益之處願尊說，        有此瑞相何因緣？  
虛空天雨華，        供養世尊故，  
歡喜皆歌嘯，        稱讚說此經。  
三千世界中，        種種莊嚴淨，  
猶如鬱單越，        光普照十方。  
如昔諸世尊，        其中授記者，  
佛出光照訖，        迴入佛頂中。  
世尊所放光，        其光種種色，  
從佛面門出，        為我說此因。」

爾時，世尊即以偈告長老阿難，作如是言：



「此童子善思，        宿植善根厚，  
當於未來世，        成佛兩足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阿難言：「阿難！此之善思離車童子，從今已去供養恭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諸佛如來，承奉不違彼諸佛教。又復供養彼諸世尊，衣服、湯藥、房舍、臥具四事皆足，彼諸如來滅度之後供養舍利，以種種寶而用作塔，其一一塔各各皆高百千由旬，於彼一切諸寶塔中安置舍利，以諸名香供養彼塔。復將一切華鬘校飾，一切諸寶、一切諸幡，種種妙華及栴檀末、沈水末等，而以散上。復將最妙種種音聲以供養之。供養彼諸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已，捨最後身而得作佛，名為淨月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出現於世，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爾時，世尊欲為阿難及諸大眾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滿十方界，        諸寶妙珍奇，  
布施佛世尊，        及諸菩薩眾。  
得聞此法相，        如大聖所宣，  
校量財施功，        此福多於彼。」

爾時，長老舍利弗聞佛世尊說此校量功德語已，即更以偈而白佛言：

「世尊說此經，        甚深最微妙，  
而不說名字，        我等云何持？  
此經典所明，        諸法皆平等，  
無有得不得，        希有佛善說。  
有漏及有為，        無漏、無為法；  
此經不分別，        世尊善巧說。  
世間、出世間，        世諦、第一義，

二界無有異，  
佛所說諸行，  
真理皆悉無，  
諸佛及諸法，  
能所乘並空，  
十方諸世尊，  
彼等無真體，  
善哉大聖尊！  
此經名云何？  
智慧此語已，  
八功德相圓，  
「欲知此經者，  
雖言灌頂王，  
能持此經者，  
於天人世間，  
我說是經處，  
多種諸善根，  
彼等於來世，  
得聞此妙經，  
止住安隱處，  
彼乃如是能，  
係念專讀誦，  
彼等人輩於，  
此不說初忍，  
諸法相既空，  
若人受持此，  
彼作如是等，

此經如是說。  
方便為眾生；  
世尊金口說。  
彼等一切無；  
希有佛善說。  
所說諸法相；  
此經如是行。  
善哉最勝智！  
為我等解說。」  
今日決諸疑；  
音聲告於彼：  
名為『灌頂王』；  
灌頂亦無有。  
諸佛說彼人，  
當為如寶塔。  
聽眾有八千，  
發無上道意。  
決作無上尊，  
難思議福德。  
甚深善根中，  
受持此經典。  
此之《灌頂王》；  
諸法無疑惑。  
第二忍亦無；  
云何有說處？  
《灌頂王》經典；  
諸法乘辯才。

若有智女人，  
速捨女雜穢，  
一智一切知，  
此是持諸法，  
此經所說法，  
我說此入道，  
即知種種名，  
雖復說諸法，  
所有無言體，  
知是諸法門，  
言無諸法者，  
此是法體相，  
若人欲無邊，  
當持此經典，  
欲求法界邊，  
彼界不可得，  
一切法甚深，  
既無法得處，  
若成就辯才，  
乃能知此義，  
如阿耨達龍，  
彼無有心想，  
若欲廣多宣，  
依此經中學，  
彼法無來處，  
諸法無有生，  
如日光明照，  
受持此經典；  
罪業不淨身。  
一切智一知；  
此經中具說。  
入處如虛空；  
作諸法光明。  
處處有多種；  
彼法不可得。  
其相畢竟無；  
是名受持法。  
彼處有無無；  
名為陀羅尼。  
一切光明照；  
善說《灌頂王》。  
此中已說訖；  
故名陀羅尼。  
法者無得處；  
彼處無常無。  
智深遠無礙；  
是經無所著。  
於空中降雨；  
名不可思議。  
種種辯才說；  
無倚一切法。  
善說如此經；  
如此經所說。  
彼光無處來；

此經如是明，法光常充滿。  
來世善男子，欲無盡辯才；  
當學《灌頂王》，善說此法本。  
速得無礙辯，甚深不思議；  
若學《灌頂王》，世多作利益。  
若不修此法，無上《灌頂王》；  
彼人不受持，如是無譬喻。  
彼等四部眾，遠我法行中；  
不解此義人，無義可能義。  
若有四部眾，能行此行時；  
無上諸法中，即為世間眼。  
如忉利宮殿，顯現高巍巍；  
此經典亦然，世間最為最。  
如立須彌頂，觀見世間人；  
如是住此經，觀見一切法。  
如人暗夜中，秉高大火炬；  
彼人所行處，終無諸黑闇。  
此經光所照，明見一切法；  
能持此經者，彼無諸闇黑。  
譬如日光焰，一切處悉明；  
此經典亦然，能出多種法。  
又如虛空月，放光明流轉；  
如是此經典，遍照十方界。  
此印諸法印，一切印中印；  
故遣住此印，為諸菩薩輩。  
如欲印虛空，本無亦不住；  
虛空及與印，此二是分別。

如是佛及法，	此經中所說；
諸佛不可說，	諸法亦復然。
如王捨命時，	慇懃善囑授；
勅諸大臣等，	財付我諸子。
如是聖法身，	我昔修習得；
阿難汝來世，	付囑諸菩薩。
我以說此經，	為諸菩薩輩；
能持是經者，	此人福甚多。
能信受此經，	依《灌頂王》說；
彼人若致疑，	我當不作佛。
人欲自在辯，	於諸法無礙；
應當學此經，	我善說《灌頂》。
世間說諸法，	彼是菩提道；
知己莫應怠，	此經當讀誦。
彼等正信人，	於世間無惑；
既讀誦此經，	復能為他說。
此是諸佛法，	為諸菩薩說；
得聞此經已，	甚深難思議。
當說此經時，	十方一切佛；
微笑放光明，	各言善說此。
豎立大勝幢，	法幢不思議；
此經四句偈，	為大眾演說。
巧行多方便，	不思議法中；
能持此經者，	兼復為他說。
彼人共佛語，	證法無上尊；
能持此經者，	不思議灌頂。」

爾時，世尊說此偈報舍利弗已，復更重告長老阿難作如

是言：「阿難！若有比丘或比丘尼、諸優婆塞及優婆夷，於當來世有能信心聽此經典受持讀誦，彼人當得最大福德。其福德聚不可稱量無有邊際，譬如空界，無有人能知邊際。如是，如是！長老阿難！此法本中有能受持一四句偈，或自讀誦或為他說，彼人所得功德善根，亦不可量亦不可說無有邊際。」

爾時，世尊欲為阿難及諸大眾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能讀誦此，	無邊方便身；
利益多眾生，	灌頂王憐愍。
假使我今說，	虛空可度量；
欲比校斯經，	不可得窮盡。
十方一切佛，	世中無上尊；
若受持此經，	悉皆供養彼。
十方一切佛，	斷生死法王；
能持此經人，	名已供養彼。
十方諸世界，	除斷十惡根；
聞此經典人，	能供彼諸聖。
我未來諸佛，	及過去如來，
現在十方中，	兩足尊無上，
能作師子吼，	彼悉供養之；
能受持此經，	諸佛所宣說。
持資財供養，	此非正智人；
若能持此經，	供養中為最。
一切十方界，	滿七寶行檀；
以供諸世尊，	劣持此經福。
若學此經典，	一如灌頂王；
此敬諸如來，	真實如中顯。

我所說諸法，	諸佛不可得；
彼聞不驚怖，	即是供世尊。
此供養甚深，	世間無解者；
不取及不捨，	此供養最勝。
諸佛及諸法，	一切不取捨；
此供養最勝，	諸佛世尊歎。
往昔定光佛，	我供養此法；
此供最為勝，	為諸菩薩說。
於時彼佛邊，	我持此供養；
彼佛授我記，	汝當得作佛。
若當欲作佛，	復為眾生最；
應成就此路，	是名供養佛。
我如是供養，	今得成佛道，
洞達一切法，	堪受天人供。
所有諸佛法，	世間無上尊；
乘此最勝供，	諸供養中最。
證於佛境界，	智慧不思議；
能作師子吼，	如我今無畏。
作師子吼已，	得諸法自在；
解脫眾生輩，	入無漏涅槃。」

爾時，世尊說此經已，善思童子及毘耶離，一切大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悉信受，歡喜奉行。

善思童子經卷下

# 力莊嚴三昧經卷上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舍婆提城祇陀林樹給孤獨園，與比丘眾五百人俱，一切皆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其心柔和猶調伏象，內外清淨，究竟斷除五陰重擔，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猶如諸佛解脫無為，不為有為、生死遷動——唯除一人在於學地，所謂長老阿難比丘——一切皆得寂滅之法、一切皆得調伏之法、一切具足最勝之法、一切不住於意識中、一切皆得種種解脫、一切皆得自在神通。

復有八十百千菩薩摩訶薩等而為上首，所謂：文殊師利童子、智輪大海辯才童子、蓮華藏光一切眾生眼童子、無邊心廣義慧童子、天寶炎光善照耀幢童子、難可譬喻善色愛見童子、觀諸眾生眼視不瞬童子、大願不虛見童子、深遠雷震鼓音響聲童子、離障礙一切眾生眼童子、寶藏炎輪廣德童子、多福德眾生見勝幢童子、勝妙無邊香光童子、無邊力精進善大奮迅童子、牢固精進無邊智光幢童子、一切差別德勝智童子、不可破壞能常最勝童子、成就一切自在導師童子、相好莊嚴清淨福行善名稱童子、一切眾生最愛樂童子。如是等眾諸童子俱，一切皆得不退轉道，以金剛鎧大願莊嚴，心常寂靜，盡諸有邊，不壞法中得大清淨、最勝清淨、彼岸清淨、一切清淨行皆清淨。

爾時，世尊於彼後夜第一分中入于三昧，此之三昧名力莊嚴。入三昧已，悉知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眾生生死業行。

佛神力故，是時此處祇陀樹園地及虛空一切皆滿天衣、



寶帳，交絡網縵；天蓋、幢幡閼塞周遍；又垂種種雜妙流蘇、細纒，天花繽紛亂墜；林樹間錯七寶廁填，種種莊嚴布散於地；天諸香葉、天彌那羅、天桂鬱金及熏香等，煙雲微密，飄飄氤氳，時卷、時舒，可愛、可樂。時祇陀樹如是種種天寶莊嚴，廣博淨故，有大威德、具眾光明，照耀虛空，盡十方面。

**現此難量諸莊嚴已**，有師子座自然而出，殊特妙好、勝天報成。以座莊嚴光因緣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赫耀皆光照明，譬如夜中然大炬火，一切暗冥悉滅無餘。

爾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娑婆國土所有穢惡、丘陵、埠阜、崖岸、川原、礫石、土砂、高下坑坎、陂池溝壑、泉、井、江、湖、小河、大河、小海、大海、須彌海島、尼民陀羅仙聖所居十寶諸山、斫迦婆羅及大斫迦婆羅山等悉皆平坦，無諸荊棘并餘叢林，清淨端平如琉璃掌；又有種種七寶莊嚴，天曼陀花遍覆於地，天葉藕根、天多摩羅、天桂鬱金香熏雲氣，普皆周遍繞虛空中；又有諸天無量音樂百千萬億那由他種自然出聲，悉說妙法。

時此三千大千世界滿虛空中種種七寶蓮花莊嚴，最勝香光皆作金色、純青琉璃用以為莖、臺廣七肘皆高七尋，蓮花開敷甚可喜樂；天栴檀樹、曼陀花樹、天龍花樹，其樹各各高七多羅，枝葉扶疎，色香具足，青、黃、赤、白皆如蓮花。如是莊嚴三千大千——一切地界至有頂天——悉如天宮淨妙國土。

**現是變已**，是時一切無量眾生，以佛力加故無障礙，此彼徹見猶淨琉璃——難可思量佛境界故。

爾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地住諸天，乃至一切迦膩吒天，并及五百羅漢比丘、八十百千菩薩眾等，作如是念：「此是

如來力莊嚴力、此是如來人中師子、此是如來最大奮迅、此是如來師子奮迅、此是如來大大師子奮迅踊躍、此是如來大大神通莊嚴之事，不可思議、不可讚歎。」

如是見已，天及聲聞、諸菩薩等一切大眾，皆於佛所生大信心，胡跪合掌，一心低頭供養而住。

**爾時，東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刹名一切光，其中有佛號無邊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眾八千萬、比丘尼三千萬、菩薩摩訶薩八十百千萬、優婆塞八十八萬、優婆夷七十千萬，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刹名曰大光，其中有佛號無邊精進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眾十千萬人俱、菩薩摩訶薩四十千萬、優婆塞六十千萬，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西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刹名曰普光，其中有佛號曰普見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二億眾俱、三億比丘尼、九億六千萬菩薩摩訶薩眾、八億優婆塞、六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刹名曰大燈，其中有佛號曰作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六億眾俱、四萬比丘尼、八億菩薩摩訶薩眾、九億優婆塞、八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東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刹名曰金光照耀，其中有佛號金色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七億眾俱、三億比丘尼、八億菩薩摩訶薩眾、九億

優婆塞、八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東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刹名大炬光，其中有佛號不可思議日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八億四千萬、一億八千萬比丘尼、九億六千萬菩薩摩訶薩、八億八千萬優婆塞、八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西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刹名善勝光，其中有佛號曰大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眾九億六千萬、八億比丘尼、九億二千萬菩薩摩訶薩、九億優婆塞、九億六千萬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西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刹名寶智意，其中有佛號寶藏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八億眾俱、二億比丘尼、八億菩薩摩訶薩眾、八億八千萬優婆塞、七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上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刹名日月光，其中有佛號月幢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十億眾俱、三億比丘尼、八億菩薩摩訶薩眾、九億二千萬優婆塞、九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下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刹名離垢光，其中有佛號普眼見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眾九億六千萬、四億比丘尼、九億四千萬菩薩摩訶薩、八億優婆塞、七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及一切眾生最愛樂童子，如是眾等二十童子，一時俱起到於佛所。到佛所已，時釋迦佛在三昧中，百福莊嚴，寂然不動。時諸童子各各默然，偏袒右臂頂禮佛足，右遶如來遶三匝已，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各往十方。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向於東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一切光，其中有佛號無邊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蓮花藏光一切眾生眼童子、無邊心廣義慧童子等，向於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曰大光，其中有佛號無邊精進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天寶炎光善照耀幢童子、難可譬喻善色愛見童子等，向於西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曰普光，其中有佛號曰普見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觀諸眾生眼視不瞬童子、大願不虛見童子等，向於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曰大燈，其中有佛號曰光作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深遠雷震鼓音響聲童子、離障礙一切眾生眼童子等，向東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金光照，其中有佛號金色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寶藏炎輪廣德童子、多福德眾生見勝幢童子等，向東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號大炬光，其中有佛號不可思議日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

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勝妙無邊香光童子、無邊力精進善大奮迅童子等，向西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善勝光，其中有佛號曰大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牢固精進無邊智光幢童子、一切差別德勝智童子等，向西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寶意慧，其中有佛號寶藏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不可破壞能常最勝童子、成就一切自在導師童子等，向於上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日月光，其中有佛號寶幢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相好莊嚴清淨福行善名稱童子、一切眾生最愛樂童子等，向於下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離垢光，其中有佛號普眼見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無邊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文殊師利童子、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西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邊畢來。」

**爾時，無邊精進如來、應供、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蓮華藏光一切眾生眼童子、無邊心廣義慧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

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邊畢來。」

**爾時普見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天寶炎光善照曜幢童子、難可譬喻善色愛見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東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邊畢來。」

**爾時大燈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觀諸眾生眼視不瞬童子、大願不虛見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邊畢來。」

**爾時，金色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深遠雷震鼓音響聲童子、離障礙一切眾生眼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西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邊畢來。」

**爾時，不可思議日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寶藏炎輪廣德童子、多福德眾生見勝幢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西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邊畢來。」

**爾時，善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勝妙無邊香光童子、無邊力精進善大奮迅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東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邊畢來。」

**爾時，寶藏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牢固精進無邊智光幢童子、一切差別德勝智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東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邊畢來。」

**爾時，寶幢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不可破壞能常最勝童子、成就一切自在導師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下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邊畢來。」

**爾時，普眼見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相好莊嚴清淨福行善名稱童子、一切眾生最愛樂童子等言：「汝

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上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邊畢來。」

爾時，十方諸佛世界聞此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十號名已，彼十方剎一切佛土皆大震動——動、遍動、等遍動，震、遍震、等遍震，踊、遍踊、等遍踊——如是動已，時彼十方諸佛侍者各各合掌白於佛言：「世尊！何因緣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大動？」

時十方佛皆即告其自侍者言：「善男子！從此剎西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國土名曰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於今現在入力莊嚴三昧，為諸四眾圍遶而坐，欲說甚深平等之法。以是事故，此處三千大千世界地皆震動。」如是次第，乃至下方諸剎震動亦復如是。

時十方佛復告大眾諸比丘等作如是言：「汝等當知：佛出世難，如優曇花出已值遇，倍難於是。如是難中，比此釋迦牟尼如來億倍甚難。何以故？彼佛、世尊往昔因緣誓願力故，生於雜穢五濁剎中，如是最難。」

「諸比丘！又，彼如來名不虛唱。若十方國佛剎之中一切眾生，聞此釋迦牟尼如來勇猛精進難行苦行，及過去世發大誓願、菩薩行中諸難作者，種種功德、名號具足，一切皆得。如是聞已，十方一切諸佛剎中不可算數無量眾生，皆得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何況其餘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者？」

「是故，比丘！說此釋迦牟尼如來大名稱時，十方世界



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國土中一切諸佛，皆各如是讚歎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無量功德；其聲復聞餘處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之外，復有國土更爾許數恒河沙等世界佛刹，是諸佛等復各出聲為其大眾稱說釋迦如來名號。」

時彼佛刹諸大菩薩如是聞已，各白佛言：「希有，世尊！我今欲往娑婆世界見於釋迦牟尼如來，禮拜供養、聽所未聞。」

時彼諸佛各各告其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宜知是時，隨逐二大童子俱往。何以故？彼佛、世尊難遭、難覩，聞法聽受及彼眾中同會共坐甚為難矣。」

爾時，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從力莊嚴三昧而起，安庠徐步猶若鵝王，瞻視端平趣師子座。到已登上，手自展設於尼師壇，鋪已儼然結加趺坐，一切大眾四面圍遶。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等從東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蓮花藏光一切眾生眼見童子、無邊心廣義慧童子等從南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天寶善光照耀幢童子、難可譬喻善色愛見童子等從西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觀諸眾生眼視不瞬童子、大願不虛見童子等從北

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深遠雷震鼓音響聲童子、離障礙一切眾生眼童子等從東北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寶藏炎輪廣德童子、多福德眾生見勝幢童子等從東南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勝妙無邊香光童子、無邊力精進善大奮迅童子等從西南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牢固精進無邊智光幢童子、一切差別德勝智童子等從西北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不可破壞能常最勝童子、成就一切自在導師童子等從上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相好莊嚴清淨福行善名稱童子、一切眾生最愛樂童子等從下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 力莊嚴三昧經卷中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佛告長老阿難：「汝今可喚諸比丘集。」

是時阿難受佛教已，即歷處處告諸比丘說如是言：「汝等當知：世尊導師今命於汝，汝等當往。」

時諸比丘聞是語已，一切皆往，見佛坐於師子座上，光顏挺特、威德最尊，合掌低頭頂禮佛足，禮畢右遶各向蓮華座中而坐。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遍滿諸妙蓮華，其華開敷皆如寶座。又，此世界天栴檀樹、曼陀羅樹、天眾香樹，是諸林木一切皆各高七多羅。彼樹枝葉悉是蓮華，諸蓮華中皆滿菩薩結加趺坐，及此五百羅漢聲聞皆亦結加坐蓮華座，乃至有頂一切天、龍宮殿林苑悉有蓮華，亦各皆坐蓮華之上。

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種種天香、栴檀和合普熏，芬芳充遍。聞者愛樂，悅樂熙怡；香風觸身清涼調適，能令眾生各皆歡喜。

爾時，如來在師子座入於影現三昧之中。以是三昧神力因緣，東方一切諸佛剎中所有眾生皆作是念：「如來、世尊今獨對我，憐愍於我、知於我心、解我言語；以知我心、憐愍我故，稱於我心為我說法，不為餘人。」

如是，南方、西方、北方、四維、上、下一切眾生乃至有頂諸天、龍、神皆如是念：「佛獨對我，不對餘人。」說法、知心，亦復如是。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蓮華上恭敬起立，偏袒右肩向於

如來，一心頂禮，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大聖世尊！一切世間愚癡眾生不信如是深妙之語：如來、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菩提覺了得如來智、自在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大智、佛智、一切種智。」

佛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一切世間不可思議；如是，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菩提覺了及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不可思議。諦聽諦聽，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土地盡末作塵，如是諸塵合為一聚，以口一吹各令舊塵還復本剎，如先不異無有虧盈。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菩提覺已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世界中所有災水——其波濤涌乃至二禪——盡皆掬取，悉內於一小藕孔中；既內中已，而是藕根不大、不破。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菩提覺已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世界中所有劫火——其炎猛熾乃至梵天——彼一切火并其烟炎盡皆吸取內自腹中；如是竟已，或復食於一箇

gè小棗 zǎo、或一胡麻、及一粳米，壽命住世逕恒沙劫，身不被燒、又亦不死。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已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世界中所有一切四方、四維、及以上下毘嵐猛吹，一切風輪盡皆和合，以手遮取置於一箇 gè小芥子中，而是芥子不大、不寬、不迮、不毀。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已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世界中一切虛空，其人欲一結加趺坐滿此虛空，或一劫住、或半劫住。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已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世界中所有一切諸眾生心，是人如是以一念頃合此

無量眾生之心置於一處，令成一心。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了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華座上偏袒右肩，胡跪合掌復白佛言：「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如來智、自在智、不可思議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大智、佛智、一切種智，其義云何？」

佛告智輪大海辯才童子言：「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解說。

「善男子！一切眾生平等故，一切法亦平等，此如來智；一切法平等故，一切眾生亦平等，此如如不異、如如實如如，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智。是智因緣故，如來處智、非處智、處非處智，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自在生故，一切法亦自在生；一切法因緣自生故，一切眾生亦因緣自生。此如來智。何以故？一切眾生非自作、非他作，非過去、現在及以當來，推求不得。何以故？作者無故。無作者故，一切眾生過去世空、現在世空、當來亦空，眾生如是，無作者故。一切法亦如是，無過去、當來及現作者。何以故？作者悉無。若有說言：『有作者』者，當知是人虛誑妄語。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自在智。是智因緣故，一切行業所趣，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不可思議智故，如一切眾生不可思議智，如是，一切法亦不可思議智故，如一切法不可思議智；如是，一切眾生不可思議知、亦一切法不可思議知。何以故？非一切眾生彼意識可見、可知。猶如虛空，無有別異、不可覺知，一切眾生真實體性不可思量。如是，一切眾生實義因緣不可思議故，一切法亦不可思議；如一切法不可思議故，如是，一切眾生亦不可思議。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不可思議智。是智因緣故，過去、現在及以當來一切垢淨因緣、果報，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不可量故，一切法亦不可量智；一切法不可量故，一切眾生亦不可量智。何以故？非一切眾生心意識不可見、不可知，如虛空不可稱、如一切眾生實義不可量。如是，一切眾生不可量故，一切法亦不可量；一切法不可量故，一切眾生亦不可量。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不可思量智。是智因緣故，一切眾生，根精進差別眾生，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平等故，一切法平等智；一切法平等故，亦一切眾生平等智。何以故？若涅槃體性與一切眾生有異者，則是譬喻不相應。當知：涅槃、眾生，一不二故，如一切眾生體性不異涅槃故，非不異如如。一切眾生平等故，一切法亦平等；一切法非平等故，亦一切眾生非平等智。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無等等智。是無等等智因緣故，一切眾生無量界、種種界，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不可數因緣故，亦一切法不可數智；一切法不可數因緣故，亦一切眾生不可數智。如法界體性不可數，如是，智輪大海辯才童子！一切眾生離自分故不可數，如是，一切法亦不可數；亦一切

眾生不可數故，一切法不可數、乃至一切眾生不可數。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不可數智。是不可數智因緣故，如來一切眾生種種樂心，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阿僧祇因緣故，一切法阿僧祇智；如一切法阿僧祇因緣故，一切眾生阿僧祇智；亦一切眾生阿僧祇因緣故，一切法阿僧祇智。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阿僧祇智。是阿僧祇智因緣故，如來一切禪定解脫及三摩提、三摩跋提、煩惱寂滅、起動、斷除，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大故，亦一切法大智；一切法大智故，亦一切眾生大智離於障礙。離障礙者，此名一切眾生名字；又，離障者名為離暗。離於暗者，此名體性照耀光明；照耀明者，於諸境界無有塵垢；無塵垢故，名離障礙。眾生大界一而無異，此名眾生體性大界；一切眾生大界因緣故，亦一切法離於塵垢不異故大；亦一切法大故，一切眾生大。可知離塵垢一切法離暗。若有說言：『一切有暗生』者，無有是處。智輪童子！此名如來離暗大智。亦大智因緣故，如來天眼見一切眾生生死，現在、當來天人中生、地獄、畜生、餓鬼中生，餘業因緣眾生受生，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眾生因緣故，亦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法如來智；亦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法因緣故，亦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眾生如來智。智輪！如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法界叵見，爾時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眾生界亦不可見；如過去、現在、未來眾生界叵見，爾時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法界亦不可見。此不可見法性、法體、一切佛身及非佛身、眾生身等，一種



無異。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佛智。是智因緣故，一切三世所有生死，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一切智故，如來一切法一切種智；如來一切法一切智故，如來一切眾生一切種智；一切眾生一切智故，如來智；如來智因緣故，一切眾生一切智如來智。智輪童子！如一切眾生一切智故，如來智；如是，如來智，一切眾生一切智。如是，一切法一切智因緣故，如來一切智因緣故，乃至一切法一切智。如是，智輪！此過去、當來、現在佛，如來過去一切智、當來一切智、現在一切智，是智一切故，如來過去生義智、亦當來生義智、亦現在生義智。智輪！是名如來一切種智。是一切種智因緣故，如來漏盡智實智。

「云何是智？過去世空、當來世空、現在世空，三世皆空。無生、無盡，無住、無異，非如、非異，如如，名如來智；作因緣無，名自在智；離心、意、識諸境界，故名不可思議智；虛空無異故，名不可量智；無等因緣故，名無等等智；法界無數故，名不可數智；阿僧祇阿僧祇因緣故，名阿僧祇智；無障礙因緣故，名為大智；過去、當來、現在佛因緣故，名為佛智；過去、現在及以當來一切諸有智因緣故，是名如來一切種智。

「此一切智、一切智處，及名味句、一切字語、和合因緣，我今字字如是略說：一切處順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智，此名如來智、自在智、不可思議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大智、佛智、一切種智。」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力

因緣生故，如來力亦生；如來力生故，眾生力亦生？」

**佛言：**「如是，智輪童子！如來力、眾生力，此之二力一不異故，名為一界如。眾生力因緣，如來力生；如來力因緣，眾生力生；是故，如來一切智覺。」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一切種智生？」

**佛言：**「十二因緣生故，智輪童子！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一切種智生。智輪童子！十二因緣者，所謂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此因緣智故，一切種智生(言因緣智故，恐因緣生故)。」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無量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一切智眼、一切智色、一切智耳、一切智聲、一切智鼻、一切智香、一切智舌、一切智味、一切智身、一切智觸、一切智意、一切智法？」

**如是問已，佛報智輪大海辯才童子言：**「無量一切眾生，一切眾生眼、一切眾生色、一切眾生耳、一切眾生聲、一切眾生鼻、一切眾生香、一切眾生舌、一切眾生味、一切眾生身、一切眾生觸、一切眾生意、一切眾生法。如是，智輪童子！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一切智眼、一切智色、一切智耳、一切智聲、一切智鼻、一切智香、一切智舌、一切智味、一切智身、一切智觸、一切智意、一切智法。無量如來，一切智眼、一切智色、一切智耳、一切智聲、一切智鼻、一切智香、一切智舌、一切智味、一切智身、一切智觸、一切智意、一切智法；如是，一切眾生亦一切智眼、一切智色、一切智耳、一切智聲、一切智鼻、一切智香、一切智舌、一切智味、一切智身、一切智觸、一切智意、一切智法。」

佛告智輪：「於汝意云何？頗有一色不為眾生眼見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有一色不為眾生眼所見者，但令是色悉皆覩見。」

佛言：「智輪！而世間中有如是色，亦為眾生眼不見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此色眾生不見。」

佛言：「智輪！無如此色於世間中，亦一切智眼不見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眼，如是，一切智眼；無量一切眾生色，如是，一切智色。」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世間中，頗有一聲亦為一切眾生耳識不聞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是聲不為眾生耳不聞者。」

佛言：「智輪！無如是聲於世間中，亦一切智耳不聞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耳，如是，一切智耳；無量一切眾生聲，如是，一切智聲。」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世間中，頗有一香亦為一切眾生鼻中不嗅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是香不為眾生鼻不嗅者。」

佛言：「智輪！無如是香於世間中，亦一切智鼻不熏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鼻，如是，一切智鼻；無量一切眾生香，如是，一切智香。」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世間中，頗有一味亦為一切眾生舌中不嘗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是味不為眾生舌不嘗者。」

佛言：「智輪！無如是味於世間中，亦一切智舌不嘗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舌，如是，一切智舌；無量一切眾生味，如是，一切智味。」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世間中，頗有一觸亦為一切眾生身中不覺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是觸不為眾生身不覺者。」**

**佛言：**「智輪！無如是觸於世間中，亦一切智身不覺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身，如是，一切智身；無量一切眾生觸，如是，一切智觸。」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世間中，頗有一法亦為一切眾生意中不知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是法不為眾生意不知者。」**

**佛言：**「智輪！無如是法於世間中，亦一切智意不知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心，如是，一切智心；無量一切眾生法，如是，一切智法。如是，一切眾生心者，一切智心者；一切眾生法者，一切智法者；此之二種，一無有異。」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一切眾生眼、一切眾生色，乃至一切眾生意、一切眾生法，一切智眼、一切智色，乃至一切智意、一切智法，如是二邊是一法界。」

「智輪！如是，無量一切眾生眼，如是一切智眼，乃至無量一切眾生意法，如是一切智意法。如是，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眼智、眼煩惱智、眼寂滅智、眼煩惱寂滅智，色智、色煩惱智、色寂滅智、色煩惱寂滅智，耳智、耳煩惱智、耳寂滅智、耳煩惱寂滅智，聲智、聲煩惱智、聲寂滅智、聲煩惱寂滅智，鼻智、鼻煩惱智、鼻寂滅智、鼻煩惱寂滅智，香智、香煩惱智、香寂滅智、香煩惱寂滅智，舌智、舌煩惱智、舌寂滅智、舌煩惱寂滅智，味智、味煩惱智、味寂滅智、味煩惱寂滅智，身智、身煩惱智、身寂滅智、身煩惱寂滅智，觸智、觸煩惱智、觸寂滅智、觸煩惱寂滅智，

意智、意煩惱智、意寂滅智、意煩惱寂滅智，法智、法煩惱智、法寂滅智、法煩惱寂滅智，一無有異。以無異故，一切眾生眼者，一切智眼者，乃至一切眾生法者，一切智法者；是一法界。

「智輪童子！譬如世間智慧之人自知於苦、自知於樂、自知不苦、自知不樂。何以故？身自受故。智輪童子！如是，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一切眾生眼智、色智、耳智、聲智、鼻智、香智、舌智、味智、身智、觸智、意智、法智、煩惱智、寂滅智、亦煩惱寂滅智盡知。何以故？一切種智得故。

「一切眾生十二入智，此名如來名，一切眾生入，此如來色。

「如來一切身業，三世隨智慧行；如來一切口業、一切意業，亦三世隨智慧行。如來一切受、一切種智現前悉知；如來一切智正知、一切種智正知，如來以一切種智知有為行。如來一切智、一切種智知己，彼中亦一切眾生四陰離色，此名如來名，亦一切眾生色陰，此名如來色；以如是名色故，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名一切智、一切見、一切觸、一切覺。」

力莊嚴三昧經卷中

## 力莊嚴三昧經卷下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佛告智輪大海辯才童子言：「善男子！汝見一切如來身不？」

智輪童子即白佛言：「世尊！我見。」

佛問智輪：「汝言見者，所見何等？」

智輪言：「世尊！我見一切諸佛、如來。若恒河沙等所有世界，於是國土亦見恒河沙等諸佛、如來，一切皆於自剎土中各各說法；如是，第二及以第三佛如是問，智輪童子亦如是答。」

時佛復更問智輪言：「善男子！汝見如來右手掌不？」

智輪言：「見。」

佛言：「智輪！汝言見者，所見何等？」

智輪言：「世尊！我見一切諸佛、如來右手指掌各於其剎等說諸法亦復如是。」

「智輪童子！如是方便，當知一切諸眾生等心意及法，此如來名，一切眾生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此如來色；此如來名、此色，名如來一切智、亦名一切見。」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不可思議，多陀阿伽度微妙最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

佛言：「如是如是，智輪童子！不可思議，多陀阿伽度微妙最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

「智輪童子！我於阿說他樹下端坐思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得一切種智。智輪童子！我發是心：『不可思議、微妙最大不可思議，此是諸佛、如來境界。』」

「我於爾時作是不可思議念已，從阿說他樹下而起，不近、不遠，對於此樹一心諦觀，熟視不瞬，得歡喜食離餘飲食；如是，逕於七日七夜見阿說他菩提之樹。我此樹下如是坐已，一切世間無能信佛得如來智、得自在智、得不可思議智、得不可量智、得無等等智、得不可數智、得阿僧祇智、得大智、得佛智、得一切種智。

「復次，智輪！對阿說他菩提之樹，即彼處所有塔名為不瞬眼視，是我不可思議之心見阿說他菩提樹下起眼不瞬，乃至七日得歡喜食離餘食想，彼大支提常為天人之所供養。智輪童子！如此方便，當知即是不可思議諸佛、如來甚深境界。

「復次，智輪！汝今莫作如是思念，獨謂如來菩提覺已，對阿說他以不瞬眼看於彼樹，得歡喜食離餘飲食，七日夜住。智輪童子！慎勿如此起於是心。何以故？過去一切十方諸佛、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今已入於寂滅涅槃——彼諸如來亦各坐於菩提樹下，坐已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一切種智，悉發是心不可思議、最大不可思議、諸佛甚深如來境界。彼佛亦各起如是心不可思議，彼菩提樹——從樹下起至於餘處——以不瞬眼直視此樹，得歡喜食離於餘食；七日夜住，亦復如是。

「智輪童子！若當來世一切十方諸佛、如來亦菩提樹下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得一切種智不可思議，乃至最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彼佛、如來亦發不可思議之心念菩提樹，觀樹以起不瞬眼觀，得歡喜食離餘食想；七日夜住，亦復如是。

「智輪童子！若今現在一切十方諸佛住世乃至說法，彼佛、如來亦菩提樹下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一切種智

已，亦如是念，乃至最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彼佛、如來得不可思議心已，從菩提樹下起，以不瞬眼觀菩提樹，得歡喜食離餘飲食；七日夜住，亦復如是。」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及一切佛、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一切種智已，作如是念不可思議亦如是觀，對菩提樹不瞬眼視，得歡喜食離餘飲食，或二七日住於是處？」

佛告智輪童子言：「善男子！非一切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對菩提樹七日七夜不瞬眼住。智輪童子！有諸佛、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乃至入於無漏涅槃，於此時間不可思議、念佛境界不可思議。智輪童子！此之方便，如是當知：諸佛常念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最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

智輪童子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所有境界多少云何？」

佛告智輪：「諸佛境界依如一切眾生境界。」

智輪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境界多少？」

佛告智輪：「如是一切諸佛境界，此名一切眾生境界。又復，智輪！汝今當知：諸佛境界及以一切眾生境界，此二境界是一法界，無有差別。」

智輪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佛？何者是法？」

佛告智輪：「汝今當知：一切眾生名為佛法。」

智輪復問：「眾生何者？云何是名佛？」

佛告智輪：「眾生界者，當知此義是佛境界。」

佛告智輪：「我今問汝，隨汝意答。云何名心？何因緣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智輪童子答言：「世尊！一切眾生自體性故，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

爾時，世尊復更重問智輪童子言：「智輪！汝意云何？汝知如來智慧云何？」

智輪童子即答佛言：「一切眾生境界知故，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智慧具足。」

佛告智輪：「汝當知此：如是方便，無量諸佛、如來境界與諸眾生境界一種，若有一切眾生境界即佛境界。如是，一切如來境界及以一切眾生境界，是一境界，無二、無別。」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趣，知於諸佛不異眾生，一切眾生亦即如來。」

佛時印可智輪童子言：「善哉，善哉。智輪童子！汝今善知如來語義。又亦曾於過去無量恒河沙等佛、世尊所植眾德本、聞佛所說微妙法門、日夜長修般若波羅蜜，恒於生世得義辯才、得法辯才、得辭辯才、得樂說辯才，為諸眾生問答無礙。」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及諸菩薩摩訶薩等，能作如是，得如來智、自在智、不可思議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大智、佛智、一切種智，達了覺知？」

如是問已，佛即告言：「智輪童子！我於般若波羅蜜中不亂心行。智輪童子！以不亂心行般若故，菩薩摩訶薩能作如是得如來智、自在智、不可思議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佛智、大智、一切種智，如是覺知。」

智輪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及諸菩薩摩訶薩等，於般若波羅蜜中行，行已亦不捨想不想中行、亦非想證？」

佛告智輪：「此中菩薩摩訶薩等行般若波羅蜜時，眼中

行、色中行、耳中行、聲中行、鼻中行、香中行、舌中行、味中行、身中行、觸中行、意中行、法中行。」

智輪童子言：「云何眼中行、色中行、耳中行、聲中行、鼻中行、香中行、舌中行、味中行、身中行、觸中行、意中行、法中行？」

佛言：「智輪！菩薩摩訶薩眼色中行，當知此眼為色作礙；耳為聲礙、鼻為香礙、舌為味礙、身為觸礙、意為法礙。」

智輪言：「云何眼為色礙，乃至云何意為法礙？」

佛言：「智輪！眼緣色故，心生歡喜、或生苦惱、或生捨受；心取著故，起貪、瞋、癡，因緣和合，造身、口、意種種諸業；造此業已，生於地獄、餓鬼、畜生、及阿修羅、天、人六道為依止處。彼中眼、色果報出生，受此報故，愚癡之人於當來世苦惱增廣。如是去來循環不息，以是果故，眾苦不斷。何以故？於流轉中不見出道。凡夫眾生愚癡顛倒，不知如是耳因緣聲，乃至不知意因緣法，廣說如上。

「智慧之人應當至心諦觀：『此眼，眼為是誰？何者是眼？』推覓眼義及非眼義；如是，色義、色非色義，乃至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義及非義，一切皆覓都無所見。智者如是諦思惟已，眼義不見、非眼義亦不見、眼非眼義一切不見，乃至色義不見、非色義亦不見、色非色義一切不見；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如是法義不見、非法義亦不見、法非法義亦復不見。

「時彼行人不見眼、已離於眼義、亦復不見是眼非眼，不見是色、不見離色、亦復不見是色非色；如是，耳非耳、耳非非耳，聲非聲、聲非非聲，鼻非鼻、鼻非非鼻，香非香、香非非香，舌非舌、舌非非舌，味非味、味非非味，身非身、身非非身，觸非觸、觸非非觸，意非意、意非非意，法非法、

法非非法。

「又復，眼者不覺、非眼者亦不覺、眼非眼亦不覺；如是，色不覺、非色亦不覺、色非色亦不覺，耳不覺、非耳亦不覺、耳非耳亦不覺，聲不覺、非聲亦不覺、聲非聲亦不覺，鼻不覺、非鼻亦不覺、鼻非鼻亦不覺，香不覺、非香亦不覺、香非香亦不覺，舌不覺、非舌亦不覺、舌非舌亦不覺，味不覺、非味亦不覺、味非味亦不覺，身不覺、非身亦不覺、身非身亦不覺，觸不覺、非觸亦不覺、觸非觸亦不覺，意不覺、非意亦不覺、意非意亦不覺，法不覺、非法亦不覺、法非法亦不覺。

「如是，捨離眼因緣故則色不生，色不生故離眼及色，既離眼、色，則無有愛及以不愛。如是，離於愛、不愛故，何處更有愛、不愛生？離愛、不愛故，無和合；和合無故，名為不著，亦名無礙，當知即是無障礙智。云何名為無障礙智？無礙智者，無量一切眾生眼，如是一切智眼，無量一切眾生色，如是一切智色。如是，一切眾生眼者，一切智眼者；一切眾生色者，一切智色者；此二種法是一無異。此非覺故，如是，耳、聲、乃至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一切不生。因緣離故則無有愛；無有愛故，法中不行；法不行故，故無障礙；離障礙故，無有染著；無染著故，是故離障；以離障故，無礙智生。智因緣故，無量一切眾生心，如是一切智心，無量一切眾生法，如是一切智法；如是，一切眾生心、一切智心，如是一切眾生法、一切智法，此二種法是一無異。

「智輪童子！般若波羅蜜中如是行，非想中行、亦非離想中行，非想中證、亦非離想中證。智輪童子！此名一切眾生心、一切眾生法、一切智心、一切智法平等智相。」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無生法者，

如來眼、耳、鼻、舌、身、意，此六種識，其義云何？」

佛告智輪言：「無生者，眼識等空，本無有物。其中推覓一箇 gè 物無，是故不生；以不生故，故空無物。

「智輪童子！譬如虛空本來不生，不生故，無滅；滅無故，無物；可離故，名虛空。如是，一切眾生、一切眾生法亦不生；不生故，無滅；亦無離物故，一切眾生、一切眾生法猶如虛空，一種無異。

「智輪童子！一切眾生、一切眾生法猶如虛空，不生、不滅，不動、不亂，非彼、非此，不染煩惱、非寂滅離。如是，不生、不滅，不動、不亂，非彼、非此，不染煩惱、非寂滅離，非一、非異，虛空如是。

「智輪童子！一切眾生、一切眾生法，不生、不滅，非動、非亂，非彼、非此，不染煩惱、非寂滅離。如是，過去、當來、現在諸佛、如來，非生、非滅，不動、不亂，非彼、非此，不染煩惱、非寂滅離。此名法住、亦名法行，如如非異、如如非不異，如如湛然常住，無有遷動，同一法界。」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復白佛言：「世尊！幾許如來已過於世？」

佛告智輪童子：「如恒河沙等。」

智輪又問：「幾許如來當來出生？」

佛言：「智輪！如恒河沙。」

智輪又問：「幾許如來現在說法？」

佛言：「智輪童子！亦如恒河沙等。」

智輪童子重白佛言：「世尊！過去如來已入涅槃，實難再覩；當來諸佛未出世間，不可預見；現在世尊正住教化，未入涅槃。彼佛如如，非異如如、非不異如如，常恒、常常、住不異法，其義云何？」

作是問已，佛答：「智輪！此是佛智。智輪！當知如是言說是世間法、非第一義。真如法中有是言說，亦非言說所可覺知，是佛智力之所知覺。智輪童子！此名佛智。

「云何力智？如一切眾生平等故，一切法平等；一切法平等故，一切眾生平等如如。不異如如、非不異如如，此名菩薩摩訶薩第一如來力；是力因緣故，處、非處如實知。云何名為是處、非處？有因緣處此名為處，離於因緣是名非處。

「又復，智輪童子！於汝意云何？如過去世已皆盡滅，不可得見、不可得知；過去眾生造三業行亦復過去，為有、為無？」

智輪童子答佛言：「有。」

佛告智輪：「汝意云何？當來世中諸法未生，不可得見、不可得知、無有一物。彼當來中三種行業眾生有不？」

智輪童子答佛言：「有。」

佛告智輪：「汝意云何？現在世中現有眾生可見、可知，彼三業行眾生有不？」

智輪童子答佛言：「有。」

佛告：「智輪！云何為有？」

智輪童子言：「世尊！過去之世雖復滅謝，然諸眾生所造三種業行不亡；又復，當來雖復未有、未生、未見，不覺、不知，以因緣故，未來世中有三業行；今現在世因緣起故、眾生生故、三業作故，如是種種有諸業行。」

佛言：「如是。智輪童子！過去世中一切種智故，有過去佛；當來世中一切種智故，有當來佛；現在世中一切種智諸因緣故，現在有佛。

「又復，云何是處、非處離依止故，無處、非處？」

佛言：「智輪童子！於汝意云何？如過去虛空悉皆盡滅，

無去、異去？」

智輪童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離依止故，過去虛空，處、非處盡故、不淨故、不異故、不動不動法故。」

佛言：「智輪童子！於汝意云何？如當來虛空未生、未覩、不見、不記？」

智輪童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是離依止故，處、非處當來不異去，不動不動法故。」

「如是，現在虛空不盡、不異、不滅、不動不動法。智輪童子！如是，過去諸佛、如來不依止故，不盡、不去、不異、不滅、不動不動法；如是，當來諸佛、如來不依止故，未生、未有、亦非相隨和合而有非餘處、有非動非動法；如是，現在諸佛、如來住真實行，了達見常，常住不動，是處、非是處如實悉知。

「智輪童子！菩薩摩訶薩當知：此名諸佛第一處力，是力因緣，佛智所覺。」

智輪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無有能信如來此事。又，佛種智猶如虛空，一種無異，不生、不老，不死、不亂，非當來生、非煩惱、非寂滅。法界體性真實中住，如如平等，此如是法。佛轉法輪，見諸眾生老、病、死，故彼處生煩惱寂滅業因、業果。」

作是問已，佛答智輪童子言：「如是如是。智輪童子！一切世間無有能信、真實難信，此中唯獨如來證知，又不退轉諸大菩薩摩訶薩等，曾於過去無量佛所植眾德本乃能信此。智輪童子！此處如是，最大難信。若有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如來智、自在智、不可思議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大智、佛智、一切種智，智輪童子！此名如來，一切世間不可信。如虛空無有異，一切眾生

一切法。如來說法及轉法輪說於有生，其中亦無有生可說；說於老事亦無有老、說於患事亦無有患、說於死事亦無有死、說於漏事亦無有漏；說非彼生、非彼生事亦復是無；說染煩惱，染事亦無；說於寂滅，寂滅亦無；說於涅槃，亦無眾生入涅槃者。智輪童子！此是如來，一切世間叵信、難信。

「一切眾生本無有名，假名故說；本無言語，假說置言；本無文字，假立文字。何以故？文字句說，一切世間種種差別能得知故，智輪童子！是一切法名字句味，一切先無今假說有。智輪童子！如來法輪亦復如是，先無今有。

「智輪童子！諸佛、如來轉於法輪，為二大事因緣故轉。何者是二大事因緣？如來世尊轉法輪時，一、眾生加，二者、法加。

「智輪童子！於汝意云何？眾生有生，此可說不？」

智輪童子言：「不也。世尊！」

時佛復告智輪童子：「於汝意云何？若諸眾生是不生者，法是可生，可說以不？」

智輪童子言：「不也。世尊！」

佛告智輪童子：「眾生名離因緣，眾生相亦非生；眾生相非生故，一切法、一切法相亦復不生，此不生法名一切智。以是一切智慧力故，聞於釋迦如來名已，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當於是時十方一切諸佛剎土悉皆震動，如是世界諸佛眾中出，大蓮華各各遍覆。

「智輪童子！無量一切眾生眼如是一切智眼、無量一切眾生色如是一切智色。如是，一切眾生眼，一切智眼；如是，一切眾生色，一切智色；此之二種當知是一非二。

「法界如是，一切眾生受、一切眾生想、一切眾生行、一切眾生識、一切眾生名，此名如來名。無量一切眾生色入

於色陰，名如來色，此色名一切智、亦名一切見、亦名一切識、一切智。是故，一切種智不取智相、亦不著智，是名一切智、亦名一切識、亦名一切見佛眼。

「如是，見一切色亦不取相：『我眼能見彼。』如是，色乃至心法、識亦如是，如來不作是念：『是非識。』不如是念：『是我識。』何以故？眼非覺故、色非覺故，亦非覺事，乃至非覺心故、非覺法故。一切眼見事，如來見者一切知見；耳中一切響應者，一切聲聞；鼻中一切氣熏者，一切香嗅；舌中一切嘗者，一切味知；身中一切摩觸者，一切覺知；意中一切識緣者，一切法得。

「又復，如來如是念者：『眼中一切諸色皆見、眼中一切諸聲皆聞、眼中一切諸香皆嗅、眼中一切諸味皆嘗、眼中一切諸觸皆覺、眼中一切諸法皆緣。』如是，智輪！如來心中一切色見、一切聲聞、一切香嗅、一切味嘗、一切觸覺、一切法緣，一切眾生順故，一切種智能如是作智因緣故。智輪童子！如是方便，當知如來亦一切智、亦一切見、亦一切識。」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趣，眼亦如來一切種智、色亦如來一切種智；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悉如來一切種智。是故，如來一切識、一切見、一切智。」

爾時，佛告智輪大海辯才童子言：「善男子！汝見如來一切身、一切智、法平等智，何者是因緣？菩薩摩訶薩一切眾生眼智、眼煩惱智、眼寂滅智、眼煩惱寂滅智，耳智、耳煩惱智、耳寂滅智、耳煩惱寂滅智，鼻智、鼻煩惱智、鼻寂滅智、鼻煩惱寂滅智，舌智、舌煩惱智、舌寂滅智、舌煩惱寂滅智，身智、身煩惱智、身寂滅智、身煩惱寂滅智，意智、



意煩惱智、意寂滅智、意煩惱寂滅智。」

佛說是經已，一切比丘、一切菩薩，天、人、阿修羅、乾闥婆一切大眾，聞佛說法，歡喜奉行。

力莊嚴三昧經卷下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法護等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半月妙峯法界殿中，與大苾芻眾二萬五千人俱，皆阿羅漢，一切漏盡離諸煩惱，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如大龍王，諸所應作修作已辦，去除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智解脫，諸心自在到於彼岸，阿若憍陳如等十八大聲聞，而為上首。復有七百二十萬俱胝那庾多菩薩摩訶薩眾，其名曰：妙吉祥童真菩薩摩訶薩、財吉祥菩薩摩訶薩、覺吉祥菩薩摩訶薩、藥王菩薩摩訶薩、藥上菩薩摩訶薩等，是諸菩薩皆悉善轉不退轉法輪，悉於寶積方廣正法而善請問，住法雲地其慧高廣猶若須彌，善能觀察一切法空無相、無願，無生、無起、無性、照明廣大，甚深法理善威儀道。而諸菩薩皆是各各世界百千俱胝那庾多諸佛如來遣來至此，悉能出生諸神通事，安住諸法自性清淨。

**爾時，世尊即作是念：**「此諸菩薩摩訶薩眾具大威德，為求法故，從殑伽沙數等大威德世界，迅疾如風來此集會。我今應為開明宣說廣大正法，或現光相廣大照曜。復令此諸菩薩摩訶薩眾，於此會中聞所說法請問其義。」

**爾時，世尊即放光明，**遍照十方不可思議如微塵等三千大千世界。

**即時十方一一方分，**各有十佛刹不可說如微塵等百千俱胝那庾多菩薩摩訶薩眾來此集會，一一菩薩各現不可思議菩薩所有神通，而來到佛會已，各以不可思議妙色供養而供養佛，各各處自願力出生蓮花座中瞻仰世尊。是時，法界殿中

自然出現大寶蓮花藏師子之座，縱廣正等阿僧祇俱胝由旬次第高顯，以眾光明摩尼寶所成，以電光明摩尼寶而為界道，不思議光明摩尼寶為蓮花莖，無比喻摩尼寶而為間錯，超越譬喻光明摩尼寶作殊妙鬘，自在王摩尼寶網垂覆其上，豎立種種光明摩尼寶蓋及寶幢幡。而彼大摩尼寶蓮花藏師子座上，普遍出現十阿僧祇百千俱胝那庾多光明，其光普照十方世界。

是時，十方一一方分，有十佛刹不可說微塵數等百千俱胝那庾多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帝釋、梵王、護世天等，皆來集會。是中或有處寶樓閣，與不思議百千俱胝那庾多天女眾等奏妙音樂；或處妙花所成樓閣、或處龍堅旃檀香所成樓閣、或處真珠所成樓閣、或處大金剛寶所成樓閣、或處金剛光明摩尼寶所成樓閣、或處渾金所成樓閣、或處一切光明積集摩尼寶王所成樓閣、或處自在王摩尼寶所成樓閣、或處如意寶所成樓閣、或處帝青摩尼寶所成樓閣、或處大海之中清淨莊嚴普遍光明大摩尼寶所成樓閣，皆有阿僧祇不思議百千俱胝那庾多天女眾等，奏妙音樂乘空而來。到佛會已，皆以不思議無等比超越分量諸妙供養。供養佛已，各各於自願力出生座中瞻仰世尊。

時此三千大千世界，悉成閻浮檀金殊妙色相，自然出現種種摩尼寶莊嚴樹、妙衣服樹、龍堅旃檀香樹，妙寶所成電光明摩尼寶網垂覆其上，豎立寶蓋及寶幢幡。其諸樹間皆有阿僧祇百千俱胝那庾多天女，執持半身真珠瓔珞，或復執持摩尼寶鬘。

時彼大摩尼寶蓮花藏師子座中，自然有聲說伽陀曰：

「人中王來就此座，	本從福力所出生，
普令眾願悉圓成，	勝二足尊願攝受。
此我身相寶所成，	中一寶謂蓮花座，

隨其意樂人中尊，        能滿諸願救世者。  
今此寶成蓮花座，        於此世間最殊妙，  
為俱胝眾說法門，        聞者皆令得此座。  
汝身出現千光相，        普遍照曜諸世間，  
我觀此相歡喜生，        願佛今就我此座。  
速就座已攝受我，        此座數有八俱胝，  
今自然智牟尼尊，        登座普攝諸群品。」

爾時，世尊從本座起，即於寶蓮花藏師子座上加趺而坐，  
普遍觀察一切菩薩人天大眾，為諸菩薩欲當宣說最上妙法。

爾時，一切大菩薩眾咸作是念：「若我今時得聞妙吉祥  
童真菩薩請問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不生、不滅甚深正法，  
斯為慶幸！」

爾時，妙吉祥童真菩薩先在會中，知諸菩薩摩訶薩眾心  
之所念，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不生、不  
滅，此所宣說當是世尊何法增語？」即說伽陀而伸請問：

「不生與不滅，        此是佛所說，  
大慧相云何，        於此中宣演？  
若法不生滅，        即無見無因，  
佛大牟尼尊，        復云何宣說？  
此十方菩薩，        諸佛故遣來，  
求大智法門，        願尊說正法。」

爾時，世尊讚妙吉祥童真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  
妙吉祥！汝今善能請問如來如是義理。如汝意者，廣為多人  
作大利益，悲愍世間令其修行普得安樂，復能利樂諸天人眾。  
今此所來諸大菩薩摩訶薩眾，為得佛地故不生恐怖，是處施  
作亦無所畏、復無驚悚。妙吉祥！彼等皆得實智所攝。如來  
今此說如是法，所謂不生、不滅。妙吉祥！不生滅者，此說

即是如來增語。譬如吠瑠璃寶成大地相，於彼所成大地相中，而有忉利天中帝釋天主所居之處大廣勝殿。而彼天主常處其中受天五欲，勝妙快樂、嬉戲自在。彼諸天眾呼彼閻浮提中若男、若女、童男、童女一切人眾，謂言：『善來！汝等且觀帝釋天主大廣勝殿，天主於中受勝妙樂。汝等來此廣行布施，修作福事、積集戒行。汝等當知，今此帝釋天主所居大廣勝殿神通具足，汝等宜應修作福事，願當獲報如彼天主，安處天宮受勝妙樂。』是時閻浮提中，若男、若女、童男、童女一切人眾，見此吠瑠璃寶所成大地帝釋天主大廣勝殿，見已合掌，執持香花向空散擲，作如是言：『願我等當來亦獲是相，如帝釋天主居廣勝殿，受勝妙樂嬉戲自在。』然彼人眾而悉不知影像對現瑠璃大地，忉利天中帝釋天主大廣勝殿清淨所成猶如影像。妙吉祥！彼帝釋天主以廣行布施，修作福事、積集戒行，宿善根力廣成熟故，感彼天中勝妙宮殿。妙吉祥！而彼吠瑠璃地本無所有，忉利諸天及彼帝釋天主所居大廣勝殿亦無所有，皆是清淨所成影像對現而亦常在，而實不生、亦復不滅。

「妙吉祥！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以清淨心如實觀想，如來即為對現身相；復以如來威神力故，令諸眾生得見如來。然本無實不生不滅、無性非無性、無見非無見、非世間非非世間、無狀貌非無狀貌。妙吉祥！一切眾生但以如來對現影像而為所緣，散擲香花、衣服、妙寶而為供養，作如是言：『願我當來獲勝妙報，同彼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彼諸眾生求佛智故廣行布施，修作福事、積集戒行，迴向願當得如來智。

「復次，妙吉祥！又如吠瑠璃寶所成大地，帝釋天主對現影像，無動轉、無領受、無戲論，無分別、不離分別，無

計度、不離計度，非思惟作意，寂靜清涼、無生、無滅，無見、無聞、無嗅、無味、無觸、無想，無施設、無表了。妙吉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無動轉、無領受、無戲論，無分別、不離分別，無計度、不離計度，非思惟作意，寂靜清涼、無生無滅，無見、無聞、無嗅、無味、無觸、無想，無施設、無表了。如是等如來無所生趣向，諸所對現皆如影像，隨諸眾生信解差別，現諸色相壽量分限，但為成熟信解力故。是菩提器彼眾生者即為對現，隨其意樂、隨其信解，令諸眾生得聞法要，如所樂欲知三乘相，如所樂欲悉得解脫。

「妙吉祥！又如忉利天中帝釋天主，以福力成辦故，有大法鼓出妙法音，處虛空中大廣勝殿上，彼諸天子極目徹視，不能觀見。妙吉祥！彼大法鼓，若或忉利天中諸天子眾，耽婬嬉戲、五欲自娛、心生放逸，而不樂入善法堂中歌詠法音，或時帝釋天主五欲娛樂，亦復放逸，不處法座為眾說法，彼大法鼓，處虛空中極目徹視，超眼境界不可觀見，自然出聲令諸天子開明警覺，謂言：『諸仁者！色、聲、香、味、觸是無常法，汝等今時勿生放逸，無令速疾離失宮殿；諸行是苦、諸行皆空，諸法無我，勿生放逸，此苦蘊滅、佗趣復生。汝諸仁者！宜當精勤歌詠正法，遊戲法園、求法真實、愛樂正法，於正法中隨念作意，即得不離天中五欲娛樂。』妙吉祥！然彼大法鼓，無分別、無離分別，超眼境界不生不滅，出語言道、離心意識。其大法鼓所出法音，令彼天眾常所開覺驚怖迷亂，即入善法堂中歌詠正法，遊戲法園、求法真實、愛樂正法，於正法中隨念作意，天趣歿已勝處受生。又復帝釋天主，入善法堂處于法座，為諸天眾宣說法要。若時與彼阿修羅眾，而共鬪戰天眾或負，彼大法鼓自然出聲，阿修羅

眾驚怖迷亂馳走而去。妙吉祥！然彼法鼓亦無我相，復無言說自然隱歿。大法鼓者，無所觀矚，住於真實，無心、無思，無相、無色、無聲、無性，亦復無二超眼境界。

「妙吉祥！以彼忉利天中諸天子眾宿善業故，有大法鼓出妙法音，令彼天眾一切憊亂隨煩惱等皆悉寂止，彼大法鼓而亦常在，然其無心亦無所思，無相、無色、無聲、無性，亦復無二。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無見、無觀，然亦常在，而無我相、無心、無思，無相、無色、無聲、無性、超眼境界，但隨眾生宿善業報，隨其信解為說法音，令其開曉聞法音故，使諸眾生一切憊亂隨煩惱等皆得寂止，彼法音聲當知即是如來音聲。妙吉祥！是法音聲而無其實，如來但為一切世間權巧施設，隨諸眾生宿善業報，如來乃為出法音聲，隨諸眾生各各意樂而生解了，為令一切眾生皆得安樂，諸放逸者咸皆警悟。妙吉祥！一切眾生聞法音已，皆願當得如來身相。彼新發意菩薩及諸愚夫異生，但以如來善法出生而為所緣，令其得聞如來法音。妙吉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所說不生、不滅甚深法理，應如是知。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一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法護等奉 詔譯

「復次，妙吉祥！譬如炎夏向殘雨際、初月時景方來，以諸眾生宿業報故，此大地中，一切種子，禾稼、藥草、樹林而悉成長。時虛空中，大風吹擊、大水流注。是時，大地而悉滋養。閻浮提中一切人眾，見是相已、咸生歡喜，其心適悅，想此世間有大雲起。妙吉祥！而此空中有大水蘊流注大地，是時，閻浮提中一切人眾，即作是念：『今此大地，大水流注，豈非此中有大雲起？』作是念已，咸發是言：『奇哉！大雲降注，大水充滿大地！』妙吉祥！而彼大水非雲所有、非雲施設，但以大風吹擊，故有大水充滿大地。即彼水蘊，以其眾生宿業報力，隨時隱沒，風所攝持、風所破散，如雲注水。妙吉祥！但由眾生宿業報故，乃於空中大水流注，非雲所有、非雲施設，雲無所生、非從心入，離於來去。彼善根成熟諸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緣覺諸異生等亦復如是，謂由彼等隨智所樂，積集勝行種善根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現世間，為諸眾生示涅槃道對現無礙，如來處於天人眾中，諸有所說名字建立悉無別異。妙吉祥！應知如來於天人眾中所出音聲，而無其實都無所有。妙吉祥！如來無相離諸相故，無方處不離方處，無實所成、無生無滅，如來為諸天人世間，隨宜對現廣說正法悉充足已，而彼新發意菩薩及諸愚夫異生，以宿善業報樂涅槃法而化度者，不見如來有所對現，皆謂如來入大涅槃。妙吉祥！如來若生若滅、悉無所有，以佛如來不生滅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本來寂靜，如來無實；如其大水，所緣無實、雲亦無實，無生無滅、雲無實故，乃於



世間假施設有。如來諸有說法所緣，亦復如是，而無其實、不生不滅本來如是。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是無生法中，為諸世間假名安立。

「妙吉祥！又如大梵天王勝中最勝，於十三千大千世界百三千大千世界中而得自在，日日觀察一切天眾，下至四大王天乃為邊際。以其大梵天王遍於諸天常觀察故，彼彼一切諸天子眾，各各天中五欲娛樂，彼娛樂已鼓吹歌音，復止息已捨諸樂事，各各合掌尊重恭敬，瞻仰梵王目不暫捨，諸天子眾各各願求大梵王出現世間成熟善根。是時，大梵天王於須臾頃即為出現。若此大梵天王天報滅時，別有大梵王安立宮殿，若十若百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以宿願力故而得自在；彼諸天子亦以宿世善根成熟故，感彼大梵天王日日觀察一切天眾，乃至大梵天王於須臾頃即為出現。妙吉祥！彼大梵天王都無所有、無處所，無動轉、悉空無實，無文字、無音聲，無說、無性、無思、無相，離心意識、無生、無滅，為彼諸天子眾隨宜對現，以其大梵天王宿世善根願力所建立故，諸天子眾宿世善根亦成熟故。然彼諸天子眾，亦不作是念：『今此大梵天王諸所化現於空自在，無有實、無文字，無音聲、無說，無性、無相狀，非思惟、離心意識，無生、無滅。』

「妙吉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於空自在，無有實、無文字，無音聲、無說，無性、無相狀，非思惟、離心意識，無生、無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但以宿昔菩薩行願力等所建立故，又以彼諸新發意菩薩及一切聲聞緣覺、諸愚夫異生等宿昔善根成熟建立故，如來乃以百千種相而為莊嚴出現世間，皆如影像，無處所、無動轉，亦無新發意菩薩、無一切聲聞緣覺愚夫異生，亦無如來於空自在，無有實、無文字，無音聲、無說，無性、無相狀，非思惟、離

心意識，無生、無滅。妙吉祥！以諸法空故，如來身相乃有百千種相而為莊嚴，現起如來諸威儀道、設諸法用，隨諸眾生種種信解說廣大法，其所說法令諸眾生一切憊亂隨煩惱等皆得寂止。如來平等，於一切處住平等捨，離諸疑惑亦無差別。妙吉祥！以是緣故，當知不生、不滅，皆是如來方便增語。」

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如來無生法本常，          一切法與善逝等，  
有所執相乃愚癡，          無實法於世間轉。  
如來所成如影像，          一切善法皆無漏，  
一切皆遍佛真如，          三種影像世間現。

「復次，妙吉祥！如日光明行閻浮提，從東方出，先照須彌山王，次照鐵圍山、大鐵圍山，次照餘諸大山，次照黑山，次照一切高顯地方，次照一切此閻浮提低下地方，然彼日光悉無分別、不離分別，非思惟、非不思惟，離心意識。又日光明無生、無滅，無諸相狀，以離相故復無作意，離作意故無諸戲論，離戲論故無諸損惱，離損惱故，非此非彼、非高非下、非縛非解、非有智非無智、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真實語非虛妄語、非此岸非彼岸、非平非不平、非水非陸、非尋伺非離尋伺、非色非非色。

「妙吉祥！為由大地有高下中容故，光明照亦下中上影像差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無生、無滅，無諸相狀，以離相故復無作意，離作意故無諸戲論，離戲論故無諸損惱，離損惱故，非此非彼、非高非下、非縛非解、非有智非無智、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真實語非虛妄語、非此岸非彼岸、非平非不平、非水非陸、非一切智非非一切智、非尋伺非離尋伺、非積集非不積集、非有念非無念、非思惟

非離思惟、非意生非非意生、非名非非名、非色非非色、非說非非說、非表了非無表了、非見非無見、非眼境非非眼境、非開導非不開導、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分別非不分別、非離分別非不離分別。

「妙吉祥！如來日輪光明，於三界中普遍照曜，所照亦無中邊障礙。如來所放智日光明，先照菩薩深固大山，次照住緣覺乘諸眾生等，次照住聲聞乘諸眾生等，次照善根深固信解眾生，次照著邊執者及邪定聚眾生。如來所放智日光明，但為成熟長養諸眾生故、出生未來因故、增長善法語故。如來平等，於一切處住平等捨，離諸疑惑亦無差別。妙吉祥！如來智日光明不作是念：『此眾生類具大信解，我當為說廣大之法。此眾生類不為說法、亦不分別。此類眾生具菩薩信解，此類眾生具緣覺信解，此類眾生具聲聞信解，此類眾生有善意樂，此類眾生下劣邪意。』又復不作如是思惟：『此大信解眾生，我當為說菩薩之法。此中信解眾生，我當為說緣覺之法。此下信解眾生，我當為說聲聞之法。此善意樂及正見眾生，我當為彼清淨意樂。乃至住邪定聚諸眾生等，隨其所樂當為說法。』如來智日光明不生如是種種分別。何以故？如來智日光明，照破一切分別遍計及分別所起。妙吉祥！當知為諸眾生種種意樂有差別故，如來智日光明所照亦復差別。

「復次，妙吉祥！又如大海之中，有能圓滿一切意樂大摩尼寶，置高幢上，隨諸眾生所有意樂，自然有聲令其知覺隨意皆得。然彼大摩尼寶，都無分別不離分別、非心非離心、非思惟非不思惟、離心意識。妙吉祥！如來亦復如是，無分別不離分別、非心非離心、非思惟非不思惟、離心意識，無能取無所取、無當得無已得、無差別諦，無貪、無瞋、無癡，

無實無虛、非常非無常、無光明非無光明、非世間非非世間、無尋無伺、無生無滅、非思惟非離思惟、無自性無自性空、無出無入、無性可取，無言說，言說斷故；無喜愛無離喜愛，喜愛斷故；無數量，離數量故；無趣類無趣類所向，諸趣斷故。一切所行而悉斷故，無見、無觀、無所取，非容受非不容受、非和合非不和合，無分別、無計度，無障礙、無表示，非染非淨，無名、無色相，無業、無業報，無過去、無未來、無現在，無少法可得，無文字、無音聲，離諸音聲故，無相狀離諸相故，非內非外亦非中間而有所得。妙吉祥！如來智寶深心清淨，安置大悲最上勝幢，隨諸眾生意樂信解，出妙音聲隨宜說法，令諸眾生成得解了。如來平等，於一切處住平等捨，離諸疑惑亦無差別。

「復次，妙吉祥！如響應聲，隨彼響聲眾生成覺，是聲無實，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內非外亦非中間而有所得，無生無滅、非斷非常，非有智非無智、非有慧非無慧、非明非非明、非解脫非不解脫、非有罪非無罪、非念非無念、非有住非無住、非坐非不坐，非地界非水火風界，非有為非無為、非戲論非離戲論、非有造作非無造作、非見非無見。無文字無音聲，超越音聲故；非稱量，出過稱量故；無相狀，離諸相故。非寂靜非不寂靜、非長非短、非思非無思、非狀貌非無狀貌、非世間非非世間，諸見自性空，無念、無作意、無尋、無伺，離心意識，一切處平等，離諸分別出過三世。

「妙吉祥！如來所出種種音聲，皆如響應，但隨一切眾生成種種意樂，乃出音聲隨宜施設，令諸眾生成得解了；如來亦然，非過去、未來、現在，非內非外亦非中間而有所得，不生、不滅、不斷、不常，非有智非無智、非有慧非無慧、非明非非明、非解脫非不解脫、非有罪非無罪、非念非無念、

非有住非無住、非坐非不坐，非地界非水火風界，非有為非無為、非戲論非離戲論、非見非無見。無文字無音聲，超越音聲故；非稱量，出過稱量故；無相狀，離諸相故。非寂靜非不寂靜、非長非短、非思非無思、非狀貌非無狀貌、非世間非非世間，諸見自性空，無念、無作意，無尋、無伺，離心意識，一切處平等，離諸分別出過三世。

「妙吉祥！如來隨諸眾生種種信解，種種意樂，出妙音聲隨宜說法，令諸眾生咸得解了。譬如世間依止於地，由地安立，一切樹林、藥草悉得生成廣多增長，然彼大地都無分別不離分別，一切處平等，無差別分別，離心意識。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依止如來，皆由如來之所安立，一切善根悉得生成廣多增長，所謂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及餘外道、梵志、尼乾陀等，一切邪外總略，乃至邪定聚眾生，彼彼所有善根，皆悉依止如來安立，悉得生成廣多增長。然佛如來都無分別不離分別，一切分別非分別所緣作意皆悉斷故。

「妙吉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離心意識，無尋伺、無觀示，無思惟、無作意，於一切處住平等捨悉無差別。譬如虛空，於一切處，無高無下亦無差別、無生無滅，非過去、未來、現在，無色相、無戲論，無表示、無繫著、無稱量、無比喻，無安立、無所取，超眼境界離心意識，乃至超越諸語言道，於一切處悉無所住。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二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法護等奉詔譯

「復次，妙吉祥！眾生相狀有下中上故，乃謂虛空有下中上。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一切處平等無差別分別，無生無滅，非過去、未來、現在，無色相、無戲論，無表示、無施設，無覺觸、無繫著，無稱量過諸稱量，無比喻超越比喻，無住、無取，超眼境界、離心意識，無狀貌、無文字、無音聲、無作意，無出無入，無高無下、超言境界，於一切處隨知隨入，但為眾生有下中上性，故見如來有下中上。

「妙吉祥！如來亦不作是念：『今此一類下品信解眾生，我當為現下品身相；此之一類中品信解眾生，我當為現中品身相；此之一類上品信解眾生，我當為現上品身相。』如來說法亦復如是，但以一音為眾生說，隨眾生類各得解了。

「如來又復不作是念：『此類眾生下品信解，我當為說聲聞乘法；此類眾生中品信解，我當為說緣覺乘法；此類眾生上品信解，我當為說菩薩乘法。』

「如來又復不作是念：『此類眾生信解布施，我當為說布施波羅蜜多法；此類眾生信解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我當為說彼等諸波羅蜜多法。』如來於諸法中不生分別。何以故？如來法身畢竟無生，如來以無生故，不以名色宣說隨識而轉，如來於剎那間暫無分別，如來具無盡相，盡際實際皆決定故，是即一切法平等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一切處平等，無下中上差別分別；一切法平等，無下中上差別分別，亦復如是。何以故？以一切法無所得故。

「妙吉祥！若一切法無所得即一切法平等，若法平等即法常住，若常住即無動，若無動即無依，若一切法無所依止即心無所住，心無住故即無生而生。若如是觀即心心所轉而不顛倒，彼不顛倒心即如說而得，若如說而得即無戲論，若無戲論即無所行，若無所行即無流散，若無流散即無聚集，若法無流散即法性無違，若法性無違即一切處而悉隨順，若一切處隨順即法自性無動，若法自性無動即法自性乃有所得，若法自性有所得者即無有少法而可決擇。何以故？

「當知因緣所生性故。若因緣生性即畢竟無生，若畢竟無生即得寂靜，若得寂靜即一切法作意悉同無依，若一切法作意悉同無依即都無依止，若無依止即無得無非得，若無得無非得即得法常住，若得法常住即深固法相應，若深固法相應即無有少法可住亦無佛法。何以故？

「覺了空性故。若覺了空性，即是菩提。如是空、無相、無願、無造作，無著、無生、無取、無依，悉覺了故，即是菩提。菩提者與深固法相應，相應之名由是建立，是故無高無下法相應，無作非無作相應，無縛無解相應，無一性無多性相應，無來無去相應，是即深固法相應。若深固法相應，彼即無所相應，亦無所斷、復無果證。何以故？

「心法本來自性明亮，但為客塵煩惱之所坌污，而實不能染污自性。若自性明亮即無煩惱，若無煩惱即無對治，謂以對治煩惱皆悉斷故。所以者何？無已淨、無當淨，不離清淨本來如是。若清淨即無生，若無生即無動，若無動即斷諸喜悅，一切所愛皆亦斷滅。若諸愛滅彼即無生，若法無生即是菩提，若菩提即平等，若平等即真如。若真如即一切有為、無為法而悉無住，若真如中無彼有為及無為法即無二施設，若有為、無為法無二施設彼即真如。若彼真如即無異真如，

若無異真如即無種類真如，若無種類真如即無來真如，若無來真如即無去真如，若無去真如即如所說真如，若如所說真如即無生真如，若無生真如即無染、無淨，若無染、無淨即無生、無滅，若無生、無滅即涅槃平等，若涅槃平等即無生死亦無涅槃，若無生死亦無涅槃，即無過去、未來、現在，若無過去、未來、現在，即無下、中、上法，若無下、中、上法，彼即是真如，真如之名由是建立。此說真如亦名實性，此說實性亦名如性，此說如性亦即真如。真如與我而本無二亦無種類，無二義者即是菩提，菩提者覺了義。此所說義，即是證入三解脫門之智，宣說一切法智，解入一切法三世平等，一切法無破壞義。此所說義即是無義，無音聲、無記說，無詮表及詮表所起，此說名智，所謂：義隨知智、識隨知智。此說智義即是如性智義、識隨知智義，如是勝義即是法性，彼法性義即是義隨知智、識隨知智、勝義隨知智。如其法性即如其義，若法性即法住性，法寂靜性，彼法寂靜即無所轉，若法無轉即文與義而悉平等，若文義平等即無二之義平等，若彼義平等義識亦平等，此即是為入無二門平等之智。由是世俗、勝義而悉平等，世俗義平等故即空義平等性平等，若空性義平等故即補特伽羅平等性平等，若補特伽羅平等故即法平等性平等，若法平等故即信解平等性平等，若信解平等彼覺了故即是菩提。

「妙吉祥！若於色平等性有著有礙者，即於眼有礙，以色及眼自性智無所礙故；若於諸見有著有礙者，即於身有礙，以諸見趣身中自性空智無所礙故；若於不深固作意有著有礙者，即於法光明有礙，以深固作意伺察諸法自性空智無所礙故；若於疑惑垢染有著有礙者，即於解脫有礙，以信解解脫如實之智無所礙故；若於懈怠垢染有著有礙者，即於現證堅



固精進有礙，以如所說法覺了之性無所礙故；若於諸障有著有礙者，即於七覺支法有礙，以無障解脫智無所礙故。應知一切法自性清淨，但由因緣和合而轉。而諸菩薩當善了知一切法中染因、淨因，若染因、若淨因皆清淨已即無所住，謂我所起及見所起是染因，入無我法忍辱是淨因；

「我我所見是染因，於內寂靜外無所行是淨因；

「欲瞋害尋是染因，慈悲喜捨、入伺察法忍辱是淨因；

「四顛倒是染因，四念處是淨因；

「五蓋是染因，五根是淨因；

「六處是染因，六念是淨因；

「七不正法是染因，七覺支法是淨因；

「八邪法是染因，八正法是淨因；

「九惱處是染因，九次第定是淨因；

「十不善業道是染因，十善業道是淨因。

「總要而言，一切不善作意皆是染因；一切善作意皆是淨因。若染因、若淨因，彼一切法自性皆空，無眾生、無壽者、無養者、無補特伽羅、無主宰、無攝受、無所作，如幻無相內心寂靜。若內寂靜是即遍寂，若遍寂即自性，若法自性即無所得，若無所得即無依止，若無依止即如虛空。當知染、淨彼一切法與虛空等，然彼虛空亦不壞法性。何以故？妙吉祥！是中無有少法可得若生若滅。」

妙吉祥白佛言：「世尊！若爾者，如來取證菩提，皆謂何乎？」

佛言：「妙吉祥！如來以無根本無住故得菩提。」

妙吉祥言：「何名根本？復何名住？」

佛言：「妙吉祥！有身為根本，依虛妄分別而住。諸佛如來以菩提平等故，即是一切法平等智，是故說名無根本、

無住，如來以如是故現成正覺。妙吉祥！當知諸法寂靜、近寂。何名寂靜？何名近寂？內謂寂靜、外謂近寂。何以故？以眼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眼空已，色無所取，此名近寂。以耳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耳空已，聲無所取，此名近寂。以鼻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鼻空已，香無所取，此名近寂。以舌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舌空已，味無所取，此名近寂。以身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身空已，觸無所取，此名近寂。以意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意空已，法無所取，此名近寂。

「妙吉祥！菩提自性明亮，心自性明亮。以何因故說自性明亮？謂即自性無染污故、與虛空等，虛空自性而悉周遍，如虛空性，畢竟自性本明亮故。

「又妙吉祥！菩提無入、無出。何名無入、無出？謂無攝取，故名無入；謂無棄捨，故名無出。如來證解無入、無出，如所證解即同真如，無此無彼，以一切法離彼此故，是故如來現成正覺。

「又妙吉祥！菩提無相亦無所緣。何名無相及無所緣？謂眼識無所得，此名無相；色無所觀，此名無所緣。耳識無所得，此名無相；聲無所聞，此名無所緣。鼻識無所得，此名無相；香無所嗅，此名無所緣。舌識無所得，此名無相；味無所嘗，此名無所緣。身識無所得，此名無相；觸無所覺，此名無所緣。意識無所得，此名無相；法無所分別，此名無所緣。妙吉祥！此等皆是諸聖境界，所有三界非聖境界，由是應行聖境界故。

「又妙吉祥！菩提非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平等故，三輪斷故。三輪者，謂過去心不轉，未來識無取，現在意無

動。彼心意識設有所住，而無分別不離分別，無計度不離計度，無過去已作、無未來領納、無現在戲論。

「又妙吉祥！菩提非身得，無所為故。非身得者，謂即眼識無所了知，耳、鼻、舌、身、意識無所了知，以非心意識所了知故，即是無為。此說無為，謂即無生、無住、無滅三輪清淨。如其無為，於有為法應如是知。何以故？一切法無自性故。以法無自性，即法無有二。

「又妙吉祥！菩提是無差別句。何名無差別？復何名句？謂無想是無差別；真如是句。無住是無差別；法界是句。無種種性是無差別；實際是句。無所緣是無差別；無動是句。空是無差別；無相是句。無尋伺是無差別；無想是句。無求願是無差別；無眾生是句。眾生無自性是無差別；虛空是句。無所得是無差別；無生是句。無滅是無差別；無為是句。無所行是無差別；菩提是句。寂止是無差別；涅槃是句。無所取是無差別；無生是句。

「又妙吉祥！菩提者非身可證。何以故？身雖有生，無思、無動，如草木瓦礫，其心如幻，空虛不實無所造作。妙吉祥！若於身心如實覺了，即是菩提。世俗所行非勝義諦。何以故？勝義諦中無身無心、無法無非法，無實無不實，無真無妄，無語言無非語言。一切法是菩提。所以者何？菩提無處所，非語言詮表，猶如虛空無處所故，亦無造作、無生、無滅，非語言詮表。如來以菩提無處所，無造作、無生滅，無詮表故，如實如理審伺察時，彼一切法悉無言說。菩提亦復如是，如實伺察時亦無言說。何以故？語言無實故，無生滅故。

「又妙吉祥！菩提無所取、無含藏。何名無所取？何名無含藏？了知眼故名無所取；色無所得名無含藏。了知耳故

名無所取；聲無所得名無含藏。了知鼻故名無所取；香無所得名無含藏。了知舌故名無所取；味無所得名無含藏。了知身故名無所取；觸無所得名無含藏。了知意故名無所取；法無所得名無含藏。如來以是無所取、無含藏故，現證菩提。證菩提已，於眼無所取、色無所得、眼識無住；耳無所取、聲無所得、耳識無住；鼻無所取、香無所得、鼻識無住；舌無所取、味無所得、舌識無住；身無所取、觸無所得、身識無住；意無所取、法無所得、意識無住；以識無住故，乃名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又妙吉祥！當知眾生有四種法而住於心。何等為四？謂色、受、想、行，一切眾生而住其心。謂以眾生於四法中心有住故，如來乃說不生、不滅、無所了知，建立菩提名之為空。以菩提空故，即一切法空，如來亦空，以是空故現成正覺。妙吉祥！非為空故取證菩提亦空，當知法中有一理智，所謂空性。以菩提不空故即菩提無二，是故菩提及空悉無種類。何以故？彼一切法本無二故，無狀貌、無種類，無名無相、離心意識，無生無滅、無行無不行，亦無積集、無文字、無忘失，由如是故，乃說諸法空無所取，此中所說非勝義諦，謂勝義諦中無法可得乃說名空。

「妙吉祥！譬如虛空故，此說虛空者，謂無言故名為虛空。妙吉祥！空亦復如是，此所說空，謂無言故名之為空。若如是解入即一切法無名，以無名故彼一切法假名施設。妙吉祥！名者不在方不離方，如名不在方不離方故，於法名字乃有所說，其所說法亦不在方不離方，彼一切法亦復如是。如來了知本來如是，不生不滅、無起無相，離心意識、無文字、無音聲，如所了知亦然解脫。妙吉祥！當知一切法無縛、無解。」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三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四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惟淨等奉 詔譯

佛言：「妙吉祥！菩提者與虛空等，謂以虛空無高、無下，菩提亦然無高、無下，由是如來成等正覺。雖成正覺，亦無少法如微塵許若高若下諸所施作，此如是法若如是，知即是實智。妙吉祥！以何義故名為實智？謂一切法了無根本、無生無滅，彼無實性亦無所得，若有實性即是滅法，彼雖有生而無主宰復無攝受。妙吉祥！若無主宰、無攝受法即是滅法，此等諸法若生若滅，當知皆是緣法所轉，亦非此中有少法可轉，然佛如來不於諸法說斷滅相。

「復次，妙吉祥！菩提者即是如說句。以何義故名如說句？如說句者即是菩提。如其菩提，色、受、想、行、識亦然，而不離真如；如其菩提，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處亦然，而不離真如；如其菩提，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亦然，而不離真如；如其菩提，地界、水界、火界、風界亦然，而不離真如。此等諸法如是施設，其所施設謂蘊、處、界，由是如來成等正覺，所成正覺離顛倒法。如其先法，後法亦然、中法亦然，前際不生、後際不去、中際性離，此如是法是即名為如所說句。如其一法，多法亦然；如其多法，一法亦然。妙吉祥！若一性若多性皆無所得，若有相、若無相，無入無住。何名為相？何名無相？所言相者，謂即生起一切善法；言無相者，謂一切法無所得故。又相者，謂即心無所住分位；無相者，即無相三摩地解脫法門。又相者，即

一切法思惟稱量算數伺察；無相者，謂出過稱量。何名出過稱量？謂識法無故。又相者，即有為伺察；無相者，即無為伺察。

「復次，妙吉祥！菩提者即是無漏無取。何名無漏？何名無取？無漏者，謂離四種有漏之法。何等為四？一者欲漏，二者有漏，三者無明漏，四者見漏。無取者，謂離四種取著之法。何等為四？一者欲取，二者見取，三者戒禁取，四者我語取。如是四取，悉由無明暗蔽、愛法滋潤，互相取著。妙吉祥！若或本初於我語取根本，能了知者即我清淨，我清淨已隨知一切眾生清淨，由我清淨故即彼一切眾生清淨，若一切眾生清淨即法無二、無二種類，彼無二義即無生、無滅。妙吉祥！若無生、無滅即無心意識可轉，若無心意識可轉即無分別，若無分別即深固作意相應無明不能發起，若彼無明不發起者即十二有支亦不生長，若十二有支不生長者即法無生，若法無生即法決定，若法決定即調伏義，若調伏義即是勝義，若其勝義即離補特伽羅義，若離補特伽羅義即不可說義，若不可說義即緣生義，若緣生義即是法義，若法義即如來義。如是所說，若見緣生即能見法，若能見法即見如來，彼諸所見，若其如理審伺察時，是中亦無少法可見。妙吉祥！何名少法？謂心所緣。若無心所緣即無所見，由如是法故如來成等正覺，平等故平等。

「復次，妙吉祥！菩提者，是清淨義、無垢義、無著義。何名清淨？何名無垢？何名無著？謂空解脫門即是清淨；無相解脫門即是無垢；無願解脫門即是無著。無生是清淨；無作意是無垢；無起是無著。自性是清淨；圓淨是無垢。明亮是無著。無戲論是清淨；離戲論是無垢；戲論寂止是無著。真如是清淨；法界是無垢；實際是無著。虛空是清淨；寥廓

是無垢；廣大是無著。了知內法是清淨；外無所行是無垢；內外無所得是無著。了知蘊法是清淨；界法自性是無垢；離諸處法是無著。過去盡智是清淨；未來無生智是無垢；現在法界安住智是無著。妙吉祥！此如是等，清淨、無垢、無著諸義，於一句中普能攝入，謂寂靜句。若寂靜即遍寂，若遍寂即近寂，若近寂即寂止，若寂止此說即是大牟尼法。

「復次，妙吉祥！如其虛空，菩提亦然；如其菩提，諸法亦然；如其諸法，眾生亦然；如其眾生，剎土亦然；如其剎土，涅槃亦然。妙吉祥！此說即是涅槃平等，為一切法畢竟邊際清淨之因，無對治離對治因，本來清淨、本來無垢、本來無著。如來了知彼一切法如是相故，現成正覺，然後觀察諸眾生界，建立清淨、無垢、無著遊戲法門，以是名字於諸眾生大悲心轉。

「復次，妙吉祥！云何是菩薩所行？菩薩勝行？謂若菩薩無盡無不盡、無生無不生，於畢竟盡相無所領受，然亦不壞畢竟無生。妙吉祥！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

「復次，妙吉祥！菩薩於過去心已盡，此無所行；未來心未至，此無所行；現在心無住，此無所行。菩薩於其過去、未來、現在諸心悉無所著，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

「又復布施之法，諸佛如來與諸菩薩，而無其二無二種類，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亦復如是，諸佛如來與諸菩薩，而無其二無二種類，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

「又，妙吉祥！菩薩不行色空、不行色不空，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何以故？色即是空、色自性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不行識空、不行識不空，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何以故？謂心意識無所得故。妙吉祥！此中



無少法可有，若知若斷、若修若證，悉無所有。由如是故，此說名盡。如是乃為畢竟盡相，若畢竟盡即無所盡，無盡亦無盡。何以故？如所說盡故。若如所說盡，彼即無法可盡，若無法可盡即是無為，若無為即無生亦無滅，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常住，以法住故即是法界，如法界住故智無所轉亦非無轉，以智無轉非無轉故，如是法理若悟入者，即得無漏、無生、無滅，此名漏盡。妙吉祥！是故當知，雖復世俗音聲文字總聚施設，是中無有少法若生、若滅。」

爾時，妙吉祥童真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以妙伽陀伸讚歎曰：

「無形顯色無狀貌，	是中無滅亦無生，
無住亦復根本無，	無所緣尊今讚禮。
以無住故無出入，	亦復無彼諸分位，
已能解脫六處門，	無所緣尊今讚禮。
一切法中無所住，	有性無性皆遠離，
諸行平等得圓成，	無所緣尊今讚禮。
已能出離於三界，	虛空平等性中住，
世間諸欲不染心，	無所緣尊今讚禮。
三摩呬多常安處，	行住坐臥亦復然，
諸威儀事妙肅成，	無所緣尊今讚禮。
平等而來平等去，	平等性中妙安住，
不壞平等性法門，	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善入平等性，	諸法皆住等引心，
遍入無相妙法門，	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無住無所緣，	定中高積慧峯峻，
普遍諸法得圓成，	無所緣尊今讚禮。
眾生威儀及色相，	語言音聲亦復然，

普能示現剎那間，  
大聖已離於名色，  
復能善入無相門，  
大聖善離於諸相，  
已能善入無相門，  
無所思惟無分別，  
無諸作意無念生，  
譬如虛空無含藏，  
其心平等復如空，  
譬如虛空無中邊，  
已能超越三世門，  
諸佛猶如虛空相，  
已能解脫事及因，  
一切法中無依止，  
無我相亦無音聲，  
大聖不依止蘊法，  
已能解脫顛倒心，  
大聖已離於二邊，  
法界平等得圓成，  
色相名數已解脫，  
無取無捨平等心，  
已能超越諸魔法，  
妙入無障礙法門，  
正智不說諸法有，  
無語言道無發生，  
聖不依止於二法，  
解脫二無二法門，

無所緣尊今讚禮。  
於蘊界法亦普斷，  
無所緣尊今讚禮。  
諸相境界亦遠離，  
無所緣尊今讚禮。  
淨意亦復無所住，  
無所緣尊今讚禮。  
已離戲論無所著，  
無所緣尊今讚禮。  
諸佛法性亦如是，  
無所緣尊今讚禮。  
即此虛空亦無相，  
無所緣尊今讚禮。  
如水中月無所取，  
無所緣尊今讚禮。  
界處諸法亦復然，  
無所緣尊今讚禮。  
亦復斷除於我見，  
無所緣尊今讚禮。  
亦復遠離不正法，  
無所緣尊今讚禮。  
一切法中悉通達，  
無所緣尊今讚禮。  
亦復不說諸法無，  
無所緣尊今讚禮。  
久已摧折我慢幢，  
無所緣尊今讚禮。

所有身語意過失，  
不可譬喻不可思，  
大聖無轉無發悟，  
智為先導遍所行，  
無漏淨念最微妙，  
亦無繫著無思惟，  
大聖於心無所緣，  
亦無自他想念生，  
無所緣中有所緣，  
無障礙法已圓明，  
大聖於心無所緣，  
無心平等得圓成，  
大聖不依於智法，  
一切眾生行亦然，  
智者於心無所得，  
於一切法正遍知，  
知一切法皆如幻，  
已能解脫幻法門，  
正覺雖行於世間，  
復無世間分別心，  
大聖於彼空中行，  
空與非空聖所宣，  
現大神通起化事，  
離種種性遍入門，  
了知非一非多性，  
無高無下平等心，  
金剛喻定現在前，

大聖久已普除斷，  
無所緣尊今讚禮。  
一切過失悉遠離，  
無所緣尊今讚禮。  
實不實法悉了知，  
無所緣尊今讚禮。  
而能遍知一切心，  
無所緣尊今讚禮。  
於一切心不迷著，  
無所緣尊今讚禮。  
亦復自性無所有，  
無所緣尊今讚禮。  
而能遍觀諸剎土，  
無所緣尊今讚禮。  
是中亦復畢竟無，  
無所緣尊今讚禮。  
即此幻亦無所有，  
無所緣尊今讚禮。  
亦不依止於世法，  
無所緣尊今讚禮。  
由空所成空境界，  
無所緣尊今讚禮。  
悉依如幻三摩地，  
無所緣尊今讚禮。  
若近若遠無所轉，  
無所緣尊今讚禮。  
一剎那中成正覺，

遍入無對礙法門，	無所緣尊今讚禮。
雖知涅槃無所動，	亦於三世善調伏，
具足種種方便門，	無所緣尊今讚禮。
於彼一切眾生類，	善解智慧及方便，
然亦不動涅槃門，	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無相無發悟，	已離戲論無對礙，
無我故無對礙心，	無所緣尊今讚禮。
已離疑惑無過失，	無我我所亦復然，
於一切處正遍知，	無所緣尊今讚禮。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四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五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惟淨等奉 詔譯

「稽首十力度煩惱，	稽首廣大施無畏，
善住不共諸法中，	稽首世間尊勝者，
稽首能斷眾結縛，	稽首已住於彼岸，
稽首救世諸苦尊，	稽首不住於生死。
普遍通達眾生行，	於一切處離意念，
如蓮不著於水中，	淨空寂默常親近。
聖師種種無上句，	稽首無緣度染海，
普遍善觀諸相門，	於諸願求無所有。
佛大威力不思議，	猶如虛空無依止，
稽首廣持勝德門，	稽首猶如妙高勝。」

爾時，世尊讚妙吉祥童真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妙吉祥！如是如是！妙吉祥！勿於諸佛起色相見，勿於諸法謂其無相，勿謂諸佛獨居法界，亦勿謂佛處大眾中，當知諸佛無見無聞、無所供養無供養者，諸佛如來無有少法若一性若多性而可施作。亦勿謂佛得菩提果，亦勿謂佛有法可現，無見、無聞、無念、無知，佛亦無言已說現說當說諸法。亦非諸佛現成正覺，亦無有法能成正覺，亦非諸佛斷染證淨，設有所作離見聞覺知。何以故？妙吉祥當知，一切法本來清淨故。」

「復次，妙吉祥！汝等當知此經功德不可思議，若有菩薩以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數一切眾生，普令建立成緣覺果，然於此正法不生信解。若有菩薩於此正法生信解者，其所獲福比前福蘊廣多無量，何況自書或教人書，所得福蘊倍復增

勝。

「又，妙吉祥！若復有人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若二足若四足，若無足若多足——彼如是等諸眾生類，普令建立皆得人身，得人身已悉令發起大菩提心。發大菩提心已，一一菩薩於不可思議殍伽沙數佛刹土中，為微塵等諸佛菩薩并聲聞眾，以飲食、衣服、坐臥之物，病緣醫藥及諸樂具，供給供養經殍伽沙劫，彼彼諸佛入涅槃後，造七寶塔廣一由旬高百由旬眾寶界道，摩尼真珠殊妙嚴飾，豎立種種寶幢幡蓋，自在王寶妙網垂覆種種莊嚴。若復有人深心清淨，能於如是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甚深正法，聞已信解或復悟入，起清淨心少略乃至一四句偈為人演說，此所獲福不可稱數，現證佛智成辦福行殊勝事業，比前菩薩布施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千俱胝分不及一，百千俱胝分不及一，算分數分及譬喻分乃至烏波尼殺曇分，皆不及一。

「又，妙吉祥！若有在家菩薩於阿僧祇殍伽沙數諸佛菩薩及聲聞所，以其飲食、衣服、坐臥之具、病緣醫藥，經阿僧祇殍伽沙劫供給供養。或有出家菩薩戒行清淨深心具足，於其一切牛畜聚中，少略乃至施以一食，此獲福蘊比前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千俱胝分不及一，百千俱胝分不及一，算分數分及譬喻分乃至烏波尼殺曇分，皆不及一。

「又，妙吉祥！若三千大千世界如微塵等出家菩薩，若行具足深心清淨者，一一菩薩於十方世界阿僧祇殍伽沙數諸佛菩薩及聲聞所，以其飲食、衣服、坐臥之具、病緣醫藥，經阿僧祇殍伽沙數劫中供給供養，彼諸菩薩所獲福蘊其數無

量。若有菩薩或在家者或出家者，戒行具足深心清淨，於此正法聞已信解，若自書寫或教人書，此所獲福比前菩薩布施福蘊倍復增勝，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算數、譬喻，皆不及一。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七寶，經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劫，布施供養佛菩薩等。若有菩薩於此正法，少略乃至一四句偈，能解入者此所獲福，比前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算數、譬喻，皆不及一。

「妙吉祥！且置如上經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劫布施福行。妙吉祥！假使阿僧祇殑伽沙數等諸菩薩，一一菩薩皆於阿僧祇殑伽沙數佛剎土中，以閻浮檀金所成諸妙寶樹及殊妙衣服，普遍光明真珠摩尼寶網垂覆，自在王摩尼寶所成樓閣，以電光明摩尼寶而為界道，豎立殊妙幢幡寶蓋，圓滿作已，普為阿僧祇殑伽沙數佛世尊等日日供養，如是經于阿僧祇殑伽沙劫修布施行。或有菩薩於此最上甚深正法生信解已，少略乃至一四句偈，為餘菩薩如理宣說令其解入，此獲福蘊比前菩薩布施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算數、譬喻，皆不及一。

「又，妙吉祥！正使三界成已，所有一切地獄、餓鬼、畜生趣中諸眾生類，若有在家菩薩為彼地獄、餓鬼、畜生趣中一切眾生普令救拔，得出離已皆悉建立成緣覺果。若有出家菩薩於諸牛畜聚中，少略乃至施以一食，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正使十方所有一切佛剎土中，不可說俱胝那庾多百千如微塵等出家菩薩，一一菩薩於十方世界，一一方分皆有十佛剎不可說俱胝那庾多百千如微塵等諸佛世尊，彼一一佛并諸菩薩聲聞大眾，經十佛剎不可說俱胝那庾

多百千微塵數劫，以飲食、衣服、坐臥之具、病緣醫藥，為彼一一諸佛如來，於日日中以十佛刹不可說俱胝那庾多百千如微塵等世界充滿自在王摩尼妙寶布施供養。若有菩薩於此正法生信解已，於其牛畜聚中少略乃至施以一食，此所獲福比前菩薩布施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算數譬喻，皆不及一。何以故？今此正法若得聞者，即得不退轉諸大菩薩大智印故。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悉令建立皆住隨信行地；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隨義行地，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隨義行地；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隨法行地，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隨法行地；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須陀洹果，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須陀洹果；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斯陀含果，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斯陀含果；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阿那含果，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阿那含果；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阿羅漢果，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阿羅漢果；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緣覺之果，



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緣覺之果；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發大菩提心，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發菩提心已；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不退轉位，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正使菩薩普為一切眾生，建立皆住不退轉位；若有菩薩發清淨心，於此最上甚深正法生信解已，能自書寫若教人書，或復為他廣大宣說，少略乃至令一眾生於此最上甚深正法信解悟入者，所獲福蘊無量無數不可稱計。」

爾時，世尊普為大眾說伽陀曰：

「若有諸菩薩，	供十俱胝佛，
受持正法門，	極盡時邊際，
復於甚深典，	愛樂而聽受，
此福廣無邊，	果報中最勝。
若有諸菩薩，	神力往十方，
十俱胝佛所，	親近而供養，
遍禮人中尊，	最上諸正士，
悲愍諸眾生，	增長眾利樂。
今此甚深經，	諸佛共宣說，
若能為他人，	須臾敷演者，
是即佛教中，	善開發淨信，
彼所獲福果，	廣大復最勝。
諸佛大悲愍，	宣示此正法，
如廣大燈明，	普照人天界。
中有猛利慧，	及具大力者，

能發信解心，速得成佛果。  
如是善逝教，若有得聞者，  
聞已復為他，展轉而宣演。  
如為彼諸佛，最上人中尊，  
入大無餘依，清淨涅槃已。  
能建立寶塔，增聳 sǒng 復殊妙，  
眾寶所莊嚴，高踰有頂際。  
豎立勝幡蓋，寶鈴出妙聲，  
上徹有頂天，嚴好而廣大。  
若有諸菩薩，愛樂此經典，  
於如是相中，聞已發淨信，  
於彼清淨處，安布是正法，  
此所獲福蘊，廣大而最勝。  
若有諸菩薩，受持此正法，  
廣為他流通，滌 dí 除悋 lìn 法垢，  
此所獲福蘊，功德勝無量，  
趣求大菩提，隨願而獲得。  
此甚深經典，諸佛之所宣，  
諸大菩薩眾，多受持宣演。  
十方一切佛，悉於虛空界，  
普現諸佛身，令一切瞻仰。」

佛說此經已，妙吉祥菩薩摩訶薩，并餘無數不思議不可說諸菩薩眾，及大聲聞，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五

# 大寶積經卷第二十六

梁三藏法師曼陀羅譯

## 法界體性無分別會第八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林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萬二千人，從無量佛土而來集會；復有三萬二千天子悉向大乘。時大眾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文殊師利童子，及寶上天子。

爾時寶上天子作是思惟：「若今世尊告文殊師利演說於法，若告已說，令諸魔宮皆悉闇蔽無復威德，使魔波旬憂惱不悅，令諸魔眾悉善調伏，諸增上慢者破增上慢，自記所得善修行者獲沙門果，已得果者轉更增上，使佛法僧種相續不斷，令多眾人發菩提心，此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菩提令得久住。若如來在世及滅度後常聞說此法，隨所向乘疾得滅度。」

爾時世尊於寶上天子所念，即告文殊師利童子：「於此眾中可少說法，今此大眾欲從汝聞。」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即白佛言：「世尊！當說何法？」

佛言：「說於法界體性因緣。」

文殊師利言：「世尊！一切諸法界法界體性，世尊！出法界外無有所聞。世尊云何言因法界演說於法？」

佛言：「文殊師利！憍慢眾生若聞此法生於驚怪。」

文殊師利言：「世尊！法界體性無有驚怪。世尊！是驚怪者即法界體性。」

爾時大德舍利弗問於文殊師利童子：「文殊師利！若一切法皆法界體性，眾生何處有污染、淨？法界體性無污淨故。」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是諸眾生身見顛倒，安住

我勝、我所勝。是凡夫人發起我想，是眾生等執著我想及著他想起心、心數法，是心、心數法造作諸業若善不善，是諸眾生行業因故獲得果報。大德舍利弗！若已有生即有染污，是污染者法界體性。大德舍利弗！若知污染是法界體性，是名白淨然第一義無有污淨，若污染法、若白淨法。」

文殊師利說是法時，出百比丘悉斷諸漏得無漏心。爾時大德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所說法界無有錯謬，說是法已過百比丘悉斷諸漏得無漏心。」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此法界者，本是繫縛今得解耶。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是法界者非本繫縛今得解耶？大德舍利弗！是諸比丘今於何處心得解脫？」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如來甚多調伏聲聞，皆斷諸漏心得解脫。」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汝是世尊聲聞不耶？」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是世尊聲聞人也。」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汝斷諸漏得於無漏解脫心耶？」

舍利弗言：「我得無漏解脫之心。」

文殊師利言：「大德以何等心得於解脫？為過去心？為未來心、現在心耶？大德！過去世心已滅之想，未來世心未至之想，現在世心不住之想。云何大德心得解脫？」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非過去心得於解脫，非未來、現在心得於解脫。」

文殊師利言：「大德！汝云何言心得解脫？」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住世諦說心得解脫，第一義中都無有心繫縛、解脫。」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汝欲令法界體性有於世諦、第一義諦耶？」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法界體性無有世諦、第一義諦。」

文殊師利言：「大德！汝云何說住於世諦心得解脫？」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寧無有心得解脫耶？」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心有內有外中者是得解脫；大德而是心者無內外中，無繫縛解脫。」

爾時眾中有二百比丘，聞於文殊師利所說，即從坐起說如是言：「若無解脫、無解脫心，我等何故出家修道？若無出世，何故修道？」是諸比丘說訖 cū 語已背眾而去。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欲調伏是諸比丘故，知諸比丘所去道前化一比丘。是諸比丘到化比丘所，在化比丘前如是問言：「大德！從何處來？」

是化比丘答諸比丘：「大德！我於文殊師利所說，不解不知、不信不向，以是緣故從彼眾來。」

是諸比丘即復語此化比丘言：「大德！我等亦爾，不解不知、不信不向，以是緣故從彼眾來。」

化比丘言：「大德！於文殊師利所說法中，云何不適違逆汝意，從眾出來。」

諸比丘言：「大德！以文殊師利說無向果、無有證果、又無解脫。我等聞已作如是念：『若無向果、無有證果、無解脫者，我等何義修行梵行？若無出者，何故修道？』思是義故出彼眾來。」

是化比丘作如是言：「大德！汝不解故，為誹謗故、為罵詈故，出彼眾來。」

諸比丘言：「我等亦不誹謗罵詈，但以不見於解脫故出彼眾來。」

是化比丘即便稱歎諸比丘言：「善哉善哉！大德！我等今當善共思議。若非罵詈則非諍訟，非諍訟者是第一義沙門法也。汝等心者何等相耶，為青、黃、赤、白、紫、頗梨色？實耶、不實耶？常耶、無常耶？色耶、非色耶？」

諸比丘言：「大德！心者非色而不可見，無有形照亦無觸對，無處無教。」

化比丘言：「大德！而是心者實非是色而不可見，無有形照亦無觸對、無處無教；而是心者內住、外住、內外住耶？」

是諸比丘答言：「不耶。」

化比丘言：「大德！汝心非色而不可見，無有形照、無有觸對、無處無教、非內外中，是正成就不？」

是諸比丘答言：「不也。」

化比丘言：「大德！汝心非色而不可見、無有形照、無有觸對、無處無教、非內外中，是正成就不。」

諸比丘答言：「不也。」

化比丘言：「大德！若心不實、無成就者，云何解脫？」

是諸比丘答言：「不也。」

化比丘言：「大德！以是義故，文殊師利說法界體性無污染淨。大德！汝凡夫顛倒故，執我、我所而起於心，行諸境界起攀緣心，是盡能滅一切攀緣生滅不住變易之法。若心緣出家受具足戒、修道得果，是心體性空無有實從妄想起，若不實妄想則是不生不住不滅。若其非是生住滅者，無有繫縛亦無解脫、無向無得。大德！以是義故，文殊師利說法界體性無污染淨，亦無向得無解脫者。」

是化比丘如是說時，諸比丘等無漏解脫。得解脫已，即便還向文殊師利所。到已各脫鬱多羅僧，以用供養文殊師利，說如是言：「文殊師利！汝今善能守護我等；我等不信向是

甚深調伏法故遠離捨去。」

爾時大德須菩提如是問言：「諸大德等！為何所得、為何所覺，各各脫於鬱多羅僧以為供養文殊師利？」

諸比丘言：「大德須菩提！我等今者無得無覺，是故我等供養文殊師利童子。大德須菩提！我等以有所得想故，於此眾中從坐起去；我等已能捨離得想，是故還此。」

須菩提言：「何故汝等說如是語？」

諸比丘言：「大德須菩提！著名為動搖愛著，若有動搖、有愛著者無向無得。大德須菩提！若無向得，即於此處能斷一切動搖愛著。」

須菩提言：「誰調伏汝？」

諸比丘言：「大德須菩提！無有所得、無所覺者，是調伏我。是人不生亦不滅度，亦非禪定又非亂心。」

須菩提言：「誰調伏汝？」

諸比丘言：「可問文殊師利童子。」

爾時大德阿難問文殊師利言：「此諸比丘誰所調伏？」

文殊師利言：「大德阿難！無陰界入者，亦非凡夫、非緣覺、非聲聞、非菩薩、非如來，非身相應、非言相應、非心相應。」

阿難言：「文殊師利！爾說誰耶？」

文殊師利言：「大德阿難！若如來化化，而是化者有相應乎？」

阿難言：「文殊師利！化無有法可與相應、不相應者。」

文殊師利言：「大德阿難！一切諸法體性是化。」

阿難言：「文殊師利！如汝所說，一切諸法體性是化。」

文殊師利言：「大德阿難！是化調伏此諸比丘。大德阿難！如化調伏者，一切聲聞亦復如是。大德阿難！如是調伏

者正是調伏；若不解如是調伏者，當知名為增上慢者。」

爾時大德阿難問於文殊師利童子：「文殊師利！是增上慢比丘可識知也？」

文殊師利言：「大德阿難！戒聚清淨即是動搖，當知此即是增上慢。

「定聚、慧聚、解脫聚、解脫知見聚清淨即是動搖，當知此即是增上慢。

「我得我證，如是思惟動搖妄想，當知此即是增上慢。

「驚畏身見亦空如空，入一道亦空，此說是正說，當知此即是增上慢。

「復次大德阿難，若比丘云，身見是空乃至入一道空，如是之空是平等空。當知此即是增上慢。何以故？大德阿難！身見異空，異故身見即是空。空與異道不異，道者即是空。

「復次大德阿難！若有驚畏無明、有愛喜明解脫，當知此即是增上慢。何以故？若有二相非是解脫。

「復次大德阿難！若有比丘畏貪瞋癡、喜三解脫，驚畏四倒、喜於四相，驚畏五蓋、喜於五根，驚畏六入，喜於六通，驚畏七識住、喜七助道法，驚畏八邪、喜八聖道，驚畏九眾生居、喜九次第定，驚畏十不善、喜十無漏善，驚畏有為界，喜無為法，當知此即是增上慢。何以故？大德阿難！而是一切皆是動搖、皆是戲論。大德阿難！若有動搖、若有戲論，心即自高。自在攝取，依止妄想、堪忍成就，如是等法名為自在，自在故生於憍慢。大德阿難！如是比丘，當知名有增上慢也。所以者何？大德阿難？云何有為界空？是空入空，當知此比丘有增上慢。」

大德阿難問文殊師利：「云何比丘無增上慢？」

文殊師利言：「大德阿難！若有比丘寂靜於內則外寂靜，



一切境界，若平等非平等、若有若無、若有為無為，無有動搖，亦無妄想無不妄想、無二無一、無莊嚴無不莊嚴，非有戲論不執著，始見於一切諸法平等，亦無平等無不平等。無有一法能作平等非平等者，如是不動不搖，無有妄想無不妄想，又不執著亦不見妄想，何況向解得果智證有動搖者無有是處。大德阿難！如是比丘，無增上慢侶亦無戲論，遠自他伴捨諸愛著，一切愛著非愛著故。離諸攀緣覺觀思惟，思惟解脫解脫向，無有取者悉皆寂靜。因寂靜緣，是我身我所身度到彼岸，不見有法解向斷證。若有比丘如是修行無增上慢，空平等故。解知一切諸法平等無有上下，若善不善、可作不可作、有漏無漏，若世出世、有為無為，如是等上下動搖，無不妄想亦不見知。如是諸法悉見平等，喻如虛空。大德阿難！若有比丘如是解者名善解脫，如是比丘無增上慢。以是義故如來說言，若有比丘解諸法平等，喻如虛空，如動于虛空無所觸著。沙門法者亦復如是。」

說是語時，二百比丘悉斷諸漏，得於無漏解脫之法。

**爾時寶上天子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無增上慢？願如實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有菩薩，一切智心、無等等心、三界最勝心，過諸聲聞及緣覺，外諸境界以安住心，然亦修行一切善根，為增上故、化眾生故、攝正法故，為餘眾生、為他人說一切智心，是心如實解本始平等。如隨所聞其心體性，解知一切眾生體性；解知一切諸法體性故，解知一切善根體性；解知一切善根體性故，解知演說菩薩體性。天子！**是菩提薩埵如實說受記。**

「復次天子！若菩薩**布施**，隨所施與、隨所願施及諸餘施、一切無礙。施無所依、不著、無覺、無有解，無有解故

即是空也。若能如是解施體性，解施體性故解如實始體性，解如實始體性故解諸法體性，解諸法體性故解諸一切眾生體性，解諸一切眾生體性故說菩薩體性。天子！**是名菩薩施清淨，故說授記也。**

「復次天子！若有菩薩解知身者即解**知戒**、解知口者即解知戒、解知心者即解知戒，解身口者解覺寂靜，解覺寂靜故解眾生寂靜，解眾生寂靜故解一切法寂靜，解一切法寂靜故解如實始寂靜，解如實始寂靜故得寂靜法，因寂靜、緣寂靜，隨有所聞一切諸法能說寂靜。天子！**是名菩薩戒清淨，故如實說授記。**

「復次天子！若有菩薩知於法性畢竟是空、知於法性畢竟自在，於諸眾生能忍眾惡，心不起忍、不思外事、不背眾生，能滅一切眾惡。如諸眾生性忍，體性亦爾。如忍體性，菩提性亦爾。如菩提性，一切諸法體性亦爾。如知一切諸法體性，如實如法亦爾。如如所聞同盡法性，法性界畢竟空，法性畢竟空說行順忍。天子！**是名菩薩真實淨忍，說授記也。**

「復次天子！菩薩知慎一切法行離諸思惟，無諸莊嚴成捨進行，如有所為亦無所作，其知堅固一切能離，內性寂靜外化眾生。知精進寂故知菩提寂，知菩提寂故亦知一切諸法寂靜，知諸法寂故知如實始如所聞法，**精進**性寂故一切能說。天子！**是名菩薩清淨精進如實知授記。**

「復次天子！若菩薩入諸法平等無增減禪，以禪力故其心安住，心安住故識無所住，識無所住故七覺心平等，七覺心平等故得**禪定**平等，得禪定平等故知菩提平等，知菩提平等故知一切眾生平等，知識一切眾生平等故知諸法平等。若如是知諸法平等，隨所聞法能說諸法體性平等。天子！**是名菩薩清淨禪定如實說受記。**

「復次天子！若有菩薩慧眼清淨，如實知見於一切法，隨所見法皆無所見、無有動搖，得無動智無行無因無緣行，亦不行諸威儀法則，亦非不行不行因緣，知諸法平等不救不行。何以故？若不行者即無分別，斷諸妄想惛望貪著。是菩提薩埵離諸所有，亦行一切眾生行處，為欲教化諸眾生故、聚集一切助菩提法故、攝取正法故、不斷三寶種故。如來所行者，於一切法清淨體性無所分別，以此般若體性淨故知菩提體性淨，知菩提體性淨故知眾生體性淨，知眾生體性淨故知一切法體性淨，知一切法體性淨故於諸法體性得如實智，得如實智故隨所聞事是法界性說無分別。天子！是名菩薩慧眼清淨如實說受記。

「復次天子！菩薩觀身行身念處，知過去身無有邊際、知未來身無趣向者、現在身者猶如草木瓦石牆壁身亦如是，若能如是觀身身行，是身體性癡行寂靜，思惟竝行亦無發起，不思惟、不起自在是名離我，識無所住修身念處行，亦無有法可修行者亦非不修。知一切法無有體性非不有性，如是觀身修於身行，觀心如幻化、知心如響應，如實知心，受樂不愛、受苦不苦、受不苦樂不失正念，不執無明，離受於受不為所牽，是名如實知見受念處。

「若能如是觀受行者，於諸受法心無所行、心不安住，是一切心亦不放捨，菩提之心亦不失念亦不遠離，是名觀心行心念處。

「善知法知見法行法，無念無思惟，入於法性無身受心，非觀法相發起見行入於法性，是名觀法行法念處。是一切法體性和合，聚集無物猶如虛空，如所聞事無念無思惟，自然說法念處。天子！是名知於淨法念處說受記也。

「復次天子！又是菩薩一切智心而得自在，如所教悔正

住不施不亂不失，念於初發一切善根無垢心行，隨所行處一切能捨，訶犯戒心不依止戒，忍無諍訟，身口心意於諸眾生不生瞋心，不起聲聞緣覺精進乘進，不念思惟一切善法，不依諸禪定次第定，心無所行不見行諸見，不行諸法入一切法，如諸聖人於諸境界而無所行，雖近非聖身口意業未曾被訶，不以信故求於善法獨行無侶，欲自過世行精進行，永斷貪欲瞋癡結故、心無煩惱不破戒故。亦不親近行惡行者，無有諛諂內行淨故。無散亂語者口業淨故，無所求者自財知足故，非驅使者非邪命活故，無積聚者隨有所得皆知足故，無希望者離三界欲故，是知足者離惡求故，是寂靜者解一切法皆寂靜故，現瞋癡者捨世行故，無戲論者斷諸戲論故，是不還者斷欲瞋癡故，貪嗜法者調伏憍慢故，是易解者善調心故，善守護者護戒聚故，心善解脫者慧聚淨故，是不捨者行聖種故，無退轉者發菩提心畢竟究竟故，無所用者一切世行故，無諍訟者等一切眾生故，善自護者護他人故，調自心者不求他過故，離諸悵望者護淨戒故，廣說法者無憒惜故，是愛護者護於一切眾生心故，初發心者集一切善法故，無異行者於一切法得一味故，不動搖者斷諸動故，不觀種性者教化眾生故，等眾生者攝取一切諸眾生故，初觀空者一切法故，調諸見者善教化故，無想行者調伏行想諸眾生故，知無願者所願滿足善調伏故，一切知者觀無作故，是行善者不知足故，無物觀物者示現非物而是物故，不思惟觀者我寂靜故，無自我者觀化眾生以無我故，無非道行者化諸眾生離結使故，方便之心得畢竟者修行般若故，定住無去者終不證觸一切聲聞緣覺乘故，離道非道者第一義故，離行非行者一切凡夫證正行故，無莊嚴無不莊嚴者無不悵望諸法故，不自讚者不戲論他故，無等等智者具佛法故，無生法忍者一切諸法無生無滅忍故。天子！

是名菩薩得於自在。

「天子！菩薩者隨所生處，非不知故生以知故生，而是菩薩攝取生死得自在故，亦得具足成就佛法。

「而是菩薩非生死流轉，以願力故在在處處生得自在智，是名菩薩得自在智。

「菩薩非以得邊際故名自在智，若不斷絕一切善根是名菩薩得自在智。

「菩薩非得諸善根故名自在智，於諸善根無厭足故名自在智。

「菩薩非不生三界得名自在，為化眾生故生三界名為自在。

「菩薩非以離自結故得名自在，為諸眾生斷結使故勤修精進是名菩薩得自在智。

「菩薩不以為己身故得名自在，為於寂靜一切眾生諸苦惱故名為自在。

「菩薩非以捨故自在，攝取教化眾生故名為自在。

「菩薩非斷自貪瞋癡得名自在，斷諸眾生貪欲瞋癡諸結使故名為自在。

「菩薩非自證滅法故得名自在，為諸眾生證滅法故得名自在。

「菩薩非自斷漏故得名自在，菩薩為諸善根增長不斷漏法名得自在。

「菩薩非證三解脫故名得自在，菩薩解了三解脫故名為自在。

「菩薩非自在寂滅五陰名得自在，為捨一切眾生重擔名為自在。

「菩薩非以滅六根故名得自在，知諸眾生上下根故名為自

在。

「菩薩非以生分盡故名得自在，菩薩不以斷絕生故名為自在。」

「菩薩非得過於聲聞緣覺解脫名得自在，菩薩道場得解脫果受用一切諸眾生故名為自在。」

**演說如是自在品時**，於是眾中三萬二千諸天子等皆發無上正真道心。

爾時世尊讚於文殊師利童子：「善哉善哉！善說一切菩薩受記。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聞說如是菩薩受記，一向信解不生驚畏，諸佛世尊為說真實無上道記。」

爾時寶上天子語文殊師利童子：「汝今演說於受記也。」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說受記我有是法，有覺了者我說受記，天子！我今不得，乃至一法亦無覺了，云何說受記？」

天子言：「文殊師利！恒河沙等諸佛世尊豈無解向而得果耶？」

文殊師利言：「天子！諸佛世尊無解向得果。天子！諸佛世尊不為解向得果說法。」

天子言：「文殊師利！諸佛世尊云何說法？」

文殊師利言：「天子！諸佛世尊亦不分別體性而說法也。無生無滅、無因無緣、無去無來、無有眾生非無眾生、無污染無白淨、無生死無涅槃，天子！諸佛世尊如是說法。」

天子問文殊師利言：「諸佛世尊不為涅槃而說法者，何以故名為佛出世耶？」

**大寶積經卷第二十六**

## **大寶積經卷第二十七**

法界體性無分別會第八之二

文殊師利言：「天子！覺了身見之體性故名佛出世。天子！示現無明有愛體性名佛出世，覺了貪瞋癡體性故名佛出世。天子！示現顛倒體性平等名佛出世。天子！覺了諸見之體性故名佛出世。天子！示陰界入法界體性名佛出世。天子！佛出世者，諸法無生是名演說無生法也，是無生法都無生死亦無涅槃。」

天子言：「文殊師利！當為眾生說莊嚴無上正真道法。何以故？文殊師利！諸佛出世無所增長。」

文殊師利言：「天子！知恩報恩者」

天子言：「有所作者當知報恩。」

文殊師利言：「天子！汝欲使如來有所作也。」

天子言：「文殊師利！如來者無有所作。諸佛如來到於無為，無為之道無有所作。」

文殊師利言：「天子！汝許無為者無報恩非不報恩。」

天子言：「文殊師利！如此法者不應為初發意者說。何以故？若聞是法生於驚畏便當退轉。」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有菩薩初發無上菩提之心驚畏退轉，是人則住於退轉也。」

天子言：「文殊師利！何故說是？」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有菩薩初發道心驚畏聲聞緣覺地，則便退轉。若慳惜破戒瞋怠亂癡，住於不退。」

天子言：「文殊師利！云何住也？」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有菩薩初發道心，安住法界平等中故，是名善住初發心菩薩，名之為住。」

天子言：「文殊師利！菩薩齊幾名初發心？」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有菩薩初發心者，修行於空無相無作，解一切法無生無滅，是名菩薩初發心也。」

天子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名為久行？」

文殊師利言：「天子！一切凡夫名為久行，於生死中不知始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名久行者？」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有菩薩行於愛染，為化愛染諸眾生故，而亦不共是愛染住，名菩薩久行；行於瞋恚，為化瞋恚諸眾生故，不共瞋住；亦行愚癡，為化愚癡諸眾生故，不共癡住；亦行等分，為化等分諸眾生故，而亦不共一切結住。天子！若有菩薩化眾生故觀一切相，亦不分別法界體相，名菩薩久行者。」

天子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名為不退轉？」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有菩薩觀一切法無災無不災，觀法界體性無災無不災，是名菩薩不退轉也。復次天子！若有菩薩亦退不退，是名菩薩不退轉也。所以者何？退者欲界退諸善故。復次天子！菩薩不知不解故退，以知解故無有諍訟是名不退。何以故？解一切性法性。我以能解了一切法性更不復退，是名不退。於佛法無疑不信他語，離是不是，初心清淨無有嫉妬亦無動搖，智慧明照於一切法而得自在，解了佛法，是名菩薩不退轉也。」

天子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名為一生？」

文殊師利言：「天子！菩薩若知一切諸生而亦不生，亦知一切眾生生死，於諸生中善能說法，教化眾生生處無取，亦取諸生離生死取，不去不來不上不下，一切諸法悉平等故；亦知因緣和合增長，一切眾生身口心意悉皆平等，一切眾生



無有境界，住佛境界入於法界。法界平等故，平等解了眾生之心，善解知時至於道場，是名一生。天子！是則名為菩薩一生。」

爾時寶上天子問於文殊師利童子：「云何名菩薩不生，亦於一切而得自在？」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有菩薩知於行業非憍慢故，是菩薩不生，亦於一切而得自在。

「復次天子！菩薩能捨一切所有菩提之心，畢竟不退，是名不生；若不共諸嫉妬結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

「若有菩薩威儀法則、諸功德戒具成就行，是名不生；不共犯戒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

「心不捨背一切眾生，是名不生；不共一切無明瞋恚諸結使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

「於諸善根堅住不動，是名不生；於善根中發勤進勇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

「入諸禪定及次第定，是名不生；不味禪樂，是名一切而得自在。

「若勤精進求般若慧學問無厭，是名不生；不共癡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

「不瞋惱諍，是名不生；不共瞋惱諸諍訟住，是名一切而得自在。

「若如實語，是名不生；若如實住，名得自在。

「若內寂靜，是名不生；若不污染外諸境界，名得自在。

「若能究竟一切智心，是名不生；不求下乘，名得自在。

「覺諸業果，是名不生；降伏魔業，名得自在。

「得世光明，是名不生；世法不污，名得自在。

「不逆所住，是名不生；不墮所作，名得自在。

「若離諸慢放逸勢力，是名不生；若智慧識成就聖樂，名得自在。

「不退所誓，是名不生；所誓出世，名得自在。

「順行緣生，是名不生；不執緣生法，名得自在。

「若以盡智觀一切空，是名不生；具諸善根，名得自在。

「若方便智發起所作，生大悲心修勤進行，是名不生；若能安住諸解脫法，名得自在。

「若不污染於一切法，名為不生；若斷諸見而為說法，名得自在。

「若善思惟不見諸法，是名不生；得力不證一切諸法，名得自在。

「若觀一切諸法性空，是名不生；若不放捨一切眾生，名得自在。

「若不住三界，是名不生；為眾生故不入涅槃，名得自在。

「復次天子！若有言語，是動搖語、是妄想語、是執著語，是有發起。天子！於一切法無有言語，不行不動無諸戲論語，不捨眾生亦不滅度無所言說。天子！若無言說亦無文字則無所說，若有用者則有發起言說文字。天子！以是義故，菩薩之行不可說用不可行念，是名慈心、是名不殺，於諸聖中得名自在。」

**說是法已，世尊讚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善為諸菩薩說不生自在。文殊師利！若菩薩行如是法自在無礙，是菩薩疾得諸佛授無上道。」**

**聞此法時，於是眾中有五百菩薩得無生法忍。爾時世尊即與無上正真道記，各各佛土、各各名字某甲如來。爾時眾中有於天子如是思念：「是寶上天子當於幾時成無上道？佛**

名何等？佛土云何？」

以佛力故，爾時大德阿難白佛言：「世尊！是寶上菩薩當於幾時得成無上正真之道？佛土云何？得成道已其佛何名？」

佛告阿難：「是寶上天子於百千劫，當成無上正真之道，號寶莊嚴如來。於此東方，其佛國土名寶莊嚴，劫名寶來。阿難！是寶莊嚴佛土豐樂甚可欣樂，饒諸財寶多諸人民，無有諸難亦無惡道。阿難！是佛土中，無諸瓦石沙土荊棘、山谷堆阜，地平如掌三寶所成，閻浮檀金、琉璃頗梨互相間錯甚可愛樂，以金網覆上。阿難！如化樂天宮殿園池、衣服豐饒，行來往返，是寶莊嚴佛土人民亦復如是。土無聲聞緣覺乘名、唯有菩薩，受種種法樂、入種種禪定莊嚴，作於種種神通以自娛樂，無有餘樂唯除法喜悅預之樂，是故世界名寶莊嚴。彼佛壽命六十六億歲。出家菩薩僧六十六億，在家菩薩無量無邊。是莊嚴如來為諸菩薩演說法時，上昇虛空高八十億多羅之樹，結加趺坐滿千國土，出千光明照彼佛土，雨於天花天香末香，天樂各各有百千種，說法音聲普聞佛土，說無盡主陀羅尼法。何謂無盡主陀羅尼法？一切諸法寂靜主故。顯示身心寂靜之想，一切諸法觀照主故。顯示分別於一切法，一切諸法善思惟主故。顯示一切諸法寂靜，一切諸法善行主故。顯示一切可作之法光明照曜，一切諸法智光明照平等主故。顯示諸法無有增減，一切諸法決定主故。顯示一切諸法增長，一切諸法智慧主故。顯示一切法無諍訟，一切諸法善觀主故。顯示一切諸法無瞋，一切諸法正念主故。顯示一切法不失念，一切諸法導引主故。顯示一切諸法相義，一切諸法慧分別主故。顯示一切法清淨意，一切諸法空寂主故。顯示諸法斷諸見道，一切諸法無相主故。顯示一切諸法

寂靜，一切諸法無願主故。顯示諸法斷於諸道，一切諸法無作主故。顯示諸法離於作者，一切諸法無出主故。顯示一切諸法無出，一切諸法無生主故。顯示一切諸法無盡，一切諸法離欲主故。顯示一切諸法無錯，一切諸法無二主故。顯示一切法現在智，一切諸法無二主故。顯示一切諸法離二，一切諸法無依主故。顯示一切諸法不動，一切諸法無眾生主故。顯示諸法眾生平等，一切諸法寂靜主故。顯示一切諸法不變，一切諸法不得主故。顯示一切諸法無行，一切諸法無居主故。顯示一切諸法離處，一切諸法無定主故。顯示一切無法自在，一切諸法因緣生故。顯示一切諸法出過，一切諸法勇猛主故。顯示一切諸法不出，一切諸法無過主故。顯示一切諸法無起，一切諸法如主故。顯示一切法無不如，一切諸法如始寶主故。顯示一切諸法無壞，一切諸法法性主故。顯示一切諸法一味，一切諸法如實主故。顯示諸法三世平等，一切諸法不可說主故。顯示不執一切諸法言語談論，一切諸法禪定主故。顯示一切諸法寂靜，一切諸法法性主故。顯示一切諸法無人，一切諸法菩提主故。顯示一切諸法平等，一切諸法願主故。阿難！寶莊嚴如來坐空未起，此無盡主陀羅尼，陀羅尼主，為諸菩薩廣演說之。彼土無量阿僧祇菩薩摩訶薩皆得法忍。」

爾時大德阿難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若諸如來自然無作，過去未來現在法中得無礙智。」

佛言：「阿難！我今為汝說諸如來自然無作，過去未來現在法中得無礙智。」

爾時大德阿難語寶上天子言：「天子！汝得大利。如來說汝無上道記。」

天子言：「大德阿難！都無有法，不說受記。何以故？色非菩薩，非說色記；受想行識非菩薩，非說識記。地界非

菩薩，非說地界記；水火風界亦非菩薩，非說風界記。眼非菩薩，非說眼記；耳鼻舌身意非菩薩，非說意記。名色非菩薩，非說名色記。過去未來現在非菩薩，非說三世平等之記。因見非菩薩，非說因見記。生滅非菩薩，非說生滅記。大德阿難！菩薩名者即是假名，是寂靜句。若法究竟是寂靜者，無有受記。大德阿難！夫受記者，攝取一切言所說法。大德阿難！亦無有法菩薩可執，若內若外、若善若不善、若有為無為，然後受記。大德阿難，菩薩記者，一切諸法無有所屬名為受記，一切法不取是名受記，一切法無處是名受記，一切法無居是名受記，一切法無出是名受記，一切諸法無有妄想是名受記。大德阿難！夫菩薩者如是受記。」

爾時世尊讚寶上天子言：「善哉善哉！天子！菩薩通達是諸法故，則能如是說於受記。如諸佛世尊說於無上菩提道記。」

說是法時，魔王波旬與諸眷屬，各有所乘來至佛所。到已却住一面，說如是言：「世尊！何因緣故說菩薩記，不說聲聞？」

波旬問已，佛即答言：「波旬！是菩薩者，三千大千世界國土所有人天悉善知之，以是因緣故說菩薩記。聲聞者非人天所識，是故不記說菩薩記。多諸眾生發菩提心，以是緣故說菩薩記。說聲聞記者菩薩退轉，是故不說。」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語波旬言：「汝今何故來至此眾？」

波旬答言：「文殊師利！以佛世尊為寶上天子說無上道記：『汝當作佛，號寶莊嚴如來、應供、正遍知。』不說記聲聞。我宮殿樓觀欄楯寶樹園林娛樂處，互相根觸出如是音云：『釋迦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寶上天子說無上道記。』」

又聞是音：『波旬！汝今往至眾所，勿令更受記菩薩來生汝宮。』』

文殊師利語波旬言：「說菩薩記，汝今不喜也？」

魔言：「文殊師利！我實不喜。為閻浮提一切眾生說羅漢記，我無愁惱；說一菩薩無上道記，我之愁惱不可言也。何以故？文殊師利！若說菩薩無上道記，我諸魔宮闇蔽不明。而是菩薩以三乘法，拔濟無量阿僧祇諸眾生等出於三界。文殊師利！我以是事受諸憂惱。」

文殊師利言：「波旬！汝還所止。汝無力勢能留難遮畢竟向於菩提之道、成就方便具足般若波羅蜜行者。何以故？是諸菩薩離諸魔縛成畢竟行，善知方便行般若波羅蜜。」

時佛神力令魔波旬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修畢竟行善知方便行般若波羅蜜？」

文殊師利答言：「波旬！若有菩薩離於一切諸少分行，是名菩薩成畢竟行。若見一切結使魔業，悉能利益於無上道，是名菩薩善知方便。不共一切諸結使行，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

「復次波旬！若菩薩心畢竟拔濟諸眾生故，以大莊嚴而自莊嚴，是名菩薩畢竟心行。若以四攝攝諸眾生，是名菩薩善知方便。若畢竟觀一切眾生體性寂滅，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

「復次波旬！若有菩薩捨於內外一切能施，菩提之心畢竟究竟，是名菩薩畢竟心行。菩薩若為一切眾生起受者心，是名菩薩善知方便。若有菩薩乞者受者，知如實始行平等行，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

「復次波旬，若有菩薩於諸善法，從初發心終不退轉，是名菩薩畢竟行於菩提之心。若有菩薩不為他逼能捨自利，

是名菩薩善知方便。菩薩念義不念文字，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

「復次波旬！若見乞者不背捨之，是名菩薩畢竟心行。若有菩薩集諸善根願求一切智，是名菩薩善知方便。菩薩善知諸法體性，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

爾時寶上天子語文殊師利言：「是魔波旬眷屬及乘，可以神力內之腹中，或能令諸善男子善女人向大乘者為作留難。」

文殊師利言：「天子！不如汝言內魔波旬置菩薩腹。復次天子！汝所受持佛相莊嚴第一受樂，令魔波旬坐師子座，以佛力故佛辯說法。」

爾時波旬聞是語已，欲隱身出眾而不能隱，文殊師利之所持故。爾時文殊師利作是念已，魔王波旬作佛身相坐師子座，是時一切大眾見知是魔波旬。文殊師利復言：「波旬！汝今得諸如來道耶？成佛色身坐師子座？」

以文殊師利力所持故，魔波旬言：「文殊師利！世尊尚不得於菩提，況我得也。所以者何？菩提者是報恩相，非離欲得、非解向得。又菩提者得無為相，彼得無為相故。覺知空相是名菩提，非空覺知空故。覺知無相相是名菩提，非以無相覺知無相相故。覺知無願相是名菩提，非無願相覺知無願相故。覺知法界之體性者是名菩提，非以體性覺知體性故。覺知於如無分別相是名菩提，非如覺知如故。覺知住於如實始故是名菩提，非住如實始覺知住於如實始故。覺無我無有眾生無命無人丈夫體性是名菩提，無覺知者故。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聞說如是菩提之相，聞已能於諸法體性無所分別，即名為佛。」

魔以佛辯說是法時，五百菩薩得無生法忍。

爾時大德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未曾有也。汝力持故，令魔波旬作如來身，身相具足坐師子座，說是深法。」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一切草木樹林無心，可作如來身相具足悉能說法。我亦能令大德舍利弗作如來身，身相具足以佛辯說法。」

爾時大德舍利弗即作是念：「我今可於此眾中沒，文殊師利或能使我作如來身身相具足戲弄於我，令聲聞人作世尊相。」文殊師利神力持故而不能隱。時文殊師利知大德舍利弗心所念，變大德舍利弗為如來身，身相具足坐師子座，一切眾會亦悉見知。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語大德舍利弗：「汝可與魔波旬共說，猶如如來共如來說。」

爾時大德舍利弗如是問言：「波旬！夫菩提者何等體性？」

波旬答言：「覺知一切諸法平等是菩提體性。覺知二法是菩提體性。一切智觀是菩提體性、非不體性。非行非不行，永斷一切諸行非行、非道非不道，是名諸佛世尊菩提。」

波旬問言：「大德舍利弗！諸佛如來住於何處？」

舍利弗言：「住生死中平等，住涅槃不動，住一切諸見如實之性，住於一切眾生結使，亦住一切諸法根本，住於有為無為二法，諸住不住無有住故。波旬！諸佛如來如是住也。」

時舍利弗問波旬言：「菩提者當何處求？」

波旬答言：「大德舍利弗！從身見根本求於菩提，無明有愛求於菩提，顛倒起結求於菩提，障礙覆蓋求於菩提。」

舍利弗言：「波旬！何因緣故如是說也？」

波旬答言：「大德舍利弗！如實覺知如是諸法是名菩提。」

說是法時，八百比丘悉斷諸漏得無漏心。諸天子等信舍



利弗、魔波旬故，三萬二千諸天子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欲調伏諸天子故，文殊師利童子令魔波旬及大德舍利弗作如來身相具足。文殊師利還攝神力，大德舍利弗及魔波旬身復本相。

爾時四方出千菩薩，從諸佛土乘空而來，至於佛所頂禮佛足，右遶如來住一面已，白佛言：「世尊！我等聞說法界體性無分別經，聞已來此守護正法。世尊！我等受持守護此經，讀誦通利為他廣說，攝取正法。」

爾時大德阿難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從何處來？」

佛告阿難：「是諸菩薩各各集在諸佛國土，此等菩薩皆是文殊師利童子本所教化，常為說此法界體性無分別經以開化之。是諸菩薩知報經恩故來至此，及見如來禮敬圍遶，亦欲供養禮拜文殊師利童子，又願護此經是故來此。阿難！我涅槃後，是諸菩薩於此閻浮提，當廣流布護此正法。阿難！是諸菩薩於百千佛所，志意勇猛護持正法。」

是時眾中有釋梵護世諸天王等，白言：「世尊！我等若此若彼有護持法者，是善丈夫善男子女人等，我當守護供給，使令得無苦惱。」

爾時世尊讚釋梵護世諸天王言：「善哉善哉！汝能勇猛守護是諸愛護正法善丈夫等，即是供養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并愛護正法。」

爾時佛即告於文殊師利童子：「汝受持此經，後末世時於閻浮提當廣流布。」

文殊師利言：「世尊！火災起時，而此虛空都無受持亦不被燒。世尊！如虛空體性，是一切法亦復如是，而是諸法不生不滅。若法無生無有滅者，亦無受持。諸法體性無受持

故，如法體性。受持諸法亦復如是。」

文殊師利即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持此經，為善男子善女人等種善根故。若供養法者貪樂此經，世尊！如是如是受持此經，調伏憍慢諸怨憎故無能留難，於當來世此閻浮提廣行流布。」

爾時世尊身放光明，是光遍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皆作金色。爾時佛告文殊師利童子：「如來光明一切普照，而此經者亦復如是。心行無礙者於佛法究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手執此經。」

爾時世尊復告阿難：「阿難！受持此經，讀誦通利為他廣說。阿難！汝則供養去來現在諸佛世尊。」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此經何名？云何受持？」

佛告阿難：「汝受持此經，名『說法界體性無分別』，亦名『寶上天子所問』，亦名『文殊師利童子所說』，善受持之。」

佛說是經已，大德阿難、文殊師利童子、寶上天子，及諸佛土諸來菩薩，天人、阿須羅及世間人，皆大歡喜，頂戴奉行。

## 大寶積經卷第二十七

#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二

隋三藏達摩笈多譯

## 第三十六善住意天子會緣起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內，與大比丘眾六萬二千人俱，皆是大德具足神通，諸大聲聞而為上首。

爾時復有四萬二千菩薩摩訶薩，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師子幢菩薩、彌勒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大辯聚王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善丈夫菩薩、須彌頂菩薩、須彌幢菩薩、不可動菩薩、善思義菩薩、善思義意菩薩、善思惟菩薩、思心菩薩、勇意菩薩、善思菩薩、寶髻菩薩、山相擊王菩薩、寶手菩薩、寶意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精進菩薩、度眾生菩薩、上精進菩薩、如言行菩薩、上願菩薩、燈手菩薩、心平等菩薩、除惡道菩薩、除諸憂暗菩薩、不捨重擔菩薩、日藏菩薩、月藏菩薩、金剛步菩薩、無邊步菩薩、無量步菩薩、不動行步菩薩、虛空藏菩薩、勝意菩薩、益意菩薩、增上意菩薩、成行菩薩、持地菩薩、月光菩薩、月幢菩薩、光德菩薩、明照菩薩、勇步菩薩、師子奮迅吼音菩薩、無礙辯菩薩、相應辯菩薩、捷疾辯菩薩、最勝菩薩、翳日月光菩薩、無攀緣菩薩、無著意菩薩、常笑菩薩、喜根菩薩、除諸障蓋菩薩、轉女身菩薩、摩尼珠菩薩、燈明菩薩、毘盧遮那菩薩、火焰菩薩、眾勝王菩薩、深說者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

爾時復有四天大王、忉利天王、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如是等而為上首，與六萬諸天眾俱。復有善住意天子、善德天子、大自在天子，如是等而為上首，與三萬諸天眾俱，於

菩薩道皆已久住。復有二萬阿修羅王，羅睺阿修羅王、須彌阿修羅王，如是等而為上首，亦皆已住於菩薩道。復有六萬諸大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勝月龍王，如是等而為上首，亦皆已住於菩薩道。并餘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億百千眾，乃至一切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無量大眾皆來集會。

**爾時世尊以如是等無量百千大眾圍遶於說法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即於己室入彼無諍除心三昧寂然不動。於是文殊師利一心安詳從三昧起，應時十方無量無邊諸佛世界六種振動。**

**時文殊師利起三昧已，作如是念：**「彼無量無邊諸世界中，乃有一佛、如來、應供、正遍覺出興於世，如優曇花希復現耳。如是諸如來、應供、正遍覺，世間希有出現甚難，所可說法盡諸有生寂滅涅槃，不可思量無有分別，甚深無譬難解難知。然以諸佛不出世故不可得聞，以不聞故諸眾生苦難可窮盡。我今應當詣於如來、正遍覺所諮問是義，問斯義故令諸眾生成就善根，亦令一切行菩薩者於彼甚深不可思議諸佛法中無復疑惑，皆得成滿佛菩提事。然此娑婆世界諸眾生等，多有貪欲、具足瞋恚、成就愚癡，斷除白法、頑鈍誑詐，無有慚愧、我慢貢高，遠離諸佛違背法僧，令彼眾生得聞如是甚深妙法獲淨智眼。」

**爾時文殊師利復作是念：**「我今應當大集十方諸菩薩眾，令皆得聞如來所說是妙法門，證深法忍。」

**爾時文殊師利如是念已，即入普光無垢莊嚴三昧。入此三昧已，放大光明照於東方如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普皆柔和潤澤清淨，明朗無垢微妙難稱。而此光明遍照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十方世界，其間所有一切暗冥幽隱之處，山崖樹林大小**

諸山，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及餘黑山，須彌山、大須彌山，如是一切光明朗徹無有障礙。

爾時十方恒河沙世界所有諸佛現說法者，彼諸弟子各請其佛言：「世尊！何因緣故乃有如此大瑞光明現於世間？世尊！我從昔來初未聞見如是光明、如是清淨、如是微妙。世尊！此何光明？而令我等大喜遍身心得清淨，亦令眾生無復貪欲瞋恚愚癡，煩惱眾惡一切不行。世尊！今此光明誰之所作？誰所加持而來現此？」

彼諸侍者如是請已，彼諸世尊默然無報。當爾之時，十方世界一切所有諸種音聲，所謂若天聲、若龍聲、若夜叉聲、若乾闥婆聲、若阿修羅聲、若迦樓羅聲、若緊那羅聲、若摩睺羅伽聲、若人聲、若非人聲、若象馬聲、若諸獸聲，如是等聲咸皆止息。若風聲、若火聲、若水聲、若大海波聲、若音樂聲、若歌讚聲，當爾之時如是諸聲以佛力故，亦皆止息一切寂然。

時彼十方諸佛侍者復請彼佛言：「世尊！惟願大慈，憐愍一切諸天人故、安樂一切諸天人故、利益一切諸天人故，為我宣說如是光明所從來處，而能普照諸佛國土？」

爾時十方諸佛即以十方恒河沙數世界所有一切諸如來聲，悉同梵音，如一如來口業所說，其所說事亦無差殊，用是妙聲各皆報告已之侍者。當彼諸佛出聲告時，一切佛刹悉皆振動，百千樂音一時皆作，乃至一切天人阿修羅所有音樂不鼓自鳴。又彼樂音眾聲之中出諸法音，所謂無常聲、苦聲、無我聲、空聲、無相聲、無願聲、離欲聲、解脫聲、法界聲、如如聲、實際聲、檀波羅蜜聲、尸波羅蜜聲、羼提波羅蜜聲、毘梨耶波羅蜜聲、禪波羅蜜聲、般若波羅蜜聲、大慈聲、大悲聲、大喜聲、大捨聲、和合聲、利益聲、出離聲，出如是

等種種百千諸法之聲。又彼種種諸聲出時，無量阿僧祇億那由他百千眾生，皆得住於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成就辟支佛者、成聲聞者，乃至得成大梵天王、天帝釋、轉輪王等。

**爾時十方諸佛世尊咸各告其侍者弟子言：**「諸善男子！汝今不應請問是事。何以故？此光明因緣，一切聲聞辟支佛等非其境界。我若說者，乃至世間天、人、阿修羅皆即迷沒，是故不應請問斯事。諸佛如來若說如是光明因緣，乃是能生成就不可思議諸勝善根，亦緣如是不思議諸勝善根而得出生，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諸度等行。如是諸行即是光明之所出生，亦為光明之所成就。是故我等諸佛如來，若於一劫若減一劫，讚說如是光明功德終不能盡。又以如是慈悲喜捨諸善根力共相熏修，令此光明能生歡喜。」

**時彼十方諸佛侍者，各自殷勤再三啟請白言：**「惟願世尊！憐愍一切諸天人故、安樂一切諸天人故、利益一切諸天人故、成熟菩薩諸善根故，**為我等說光明因緣。**」

彼諸菩薩如是請已，於是十方諸佛世尊復各告其侍者弟子言：「諸善男子！汝宜諦聽，吾為汝說。」

諸侍者言：「唯然世尊！願樂聽聞。」

**爾時彼佛各各告其侍者言：**「善男子！有世界名曰娑婆，其土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五濁世。彼土眾生多有貪欲瞋恚愚癡，眾惱所迫。彼諸眾生無有恭敬，不識慚恥都無羞愧，所為行業多諸不善。能於如是濁惡世中，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今現在處眾說法。善男子！彼世界中釋迦如來有一大弟子菩薩摩訶薩名文殊師利，有大功德，具足智慧精進勇猛，有大威神，能令菩薩咸得歡喜故、

能令菩薩具足修行故、令諸菩薩增長威力故、令諸菩薩發勤勇猛故、能善分別一切法句故、能達無礙智慧彼岸故、能具足得無礙辯才故，又於諸陀羅尼得自在故、已具成滿一切菩薩不思議功德故，令彼菩薩將欲請問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覺甚深法門，為諸菩薩善根成就故、為行菩薩乘人得滿足彼不思議諸佛法故。善男子！又彼文殊師利放斯光明，欲令十方世界無量阿僧祇諸菩薩眾大集故、令彼諸菩薩得勝法故。以是因緣，彼文殊師利放大光明照諸佛土。」

爾時十方世界諸佛侍者復各請問彼諸佛言：「世尊！彼文殊師利住何三昧放此光明？」

爾時十方諸佛咸各告其侍者弟子言：「諸善男子！彼文殊師利入普明無垢莊嚴三昧故，放斯光明。」

侍者菩薩復白諸佛言：「世尊！我初未見如是光明、如是清淨、如是能令身心歡喜。」

諸佛復告諸菩薩曰：「彼將不欲教諸菩薩起修行耶？彼將不欲大集諸菩薩眾耶？彼將不欲集諸菩薩宣說如斯妙經典耶？」

爾時十方無量不可思議恒河沙等諸佛世界，一一世界中有無量阿僧祇諸菩薩眾，各自詣彼諸世尊所，頂禮佛足。禮已即復請白彼諸佛言：「世尊！誰有是光？誰有斯德？我等昔來未曾見聞，忽現是光照諸世界。」

時彼諸佛復告彼諸菩薩眾曰：「諸善男子！彼有世界名曰娑婆，其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覺，今現說法。彼有菩薩名文殊師利，具大威德，其為大集一切菩薩摩訶薩眾故，放斯光明。」

時彼諸菩薩復白彼諸佛言：「世尊！我等今者願詣娑婆世界，意欲奉見釋迦如來，禮拜恭敬故、供養承事故、請問

義理故，并欲見彼文殊師利及餘菩薩摩訶薩故。」

彼諸世尊即便告彼諸菩薩言：「諸善男子！欲往隨意。汝應知時。」

爾時十方無量阿僧祇不思議不可計不可稱不可量億那由他百千頻婆羅菩薩摩訶薩各禮佛足已，猶如壯士屈伸臂頃，各於彼世界沒，而來現此娑婆國土。是時十方諸來菩薩摩訶薩眾，皆詣世尊釋迦如來、應供、正遍覺所。其間或有能雨眾香，所謂塗香末香及以香鬘，來詣世尊釋迦如來、應供、正遍覺所。或有菩薩雨諸妙花，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瞻波迦花、波吒利花、陀奴迦利花、阿他目多迦花、蘇摩那花、婆利師迦花、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波盧沙花、摩訶波盧沙花、旃陀羅花、摩訶旃陀羅花、微妙旃陀羅花、斫迦羅花、摩訶斫迦羅花、最妙斫迦羅花，雨如是等種種花鬘，來詣世尊釋迦如來、應供、正遍覺所。或有菩薩摩訶薩能出百千上妙諸音，來詣世尊釋迦如來、應供、正遍覺所。復有菩薩摩訶薩能以一音遍滿三千大千世界歌讚佛德，來詣世尊釋迦如來、應供、正遍覺所。以如是等種種莊嚴，咸詣世尊釋迦如來、應供、正遍覺所。

時彼十方諸來菩薩摩訶薩眾大集於此娑婆世界，而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地獄、畜生、餓鬼、若閻魔界，悉皆寂然身心安樂，無有貪欲瞋恚愚癡，遠離眾毒嫉妬諂誑我慢熱惱，一切眾生皆起慈心具足歡喜。何以故？以彼十方諸大菩薩威神力故，其事若是。

爾時十方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大菩薩摩訶薩等，咸集世尊釋迦如來、應供、正遍覺所。到佛所已，頭面禮敬右遶三匝，住於虛空，即入菩薩隱身三昧。入三昧已，隨意所生無量百千種種妙色大蓮花座，結加而坐，悉皆隱身令不復現。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見彼殊特希有瑞相大神通事，復見彼眾大雨花香，亦見彼作無量樂音，又復見彼放大光明，又亦見此三千世界諸四天下皆雨妙花積至于膝，又復見彼一切大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乃至所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一切皆悉具足成就金色相身。於是尊者摩訶迦葉從座而起正持威儀，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讚曰：

「歡喜常與一切樂，	圓滿無垢清淨顏，
十力雄猛諸大人，	具足金剛百福相。
遊於三界人天間，	一切無能如佛者，
不可思議難測度，	惟願除斷我疑心。
過那由他百千劫，	常行布施攝世間，
遠離執著無所依，	淨持禁戒無倫比。
具足修忍超世間，	一切力中十力最，
功德備滿無過者，	唯願永絕我疑心。
過百千劫修眾行，	以見眾生受諸苦，
勇猛精進終無疲，	常生歡喜無有量。
頭目髓腦持與人，	棄捨男女及妻妾，
厭離國城及眾具，	唯願除解我疑網。
世尊往昔行施時，	象馬輦輿不可數，
過那由他上衣服，	常以歡喜惠世間。
世尊常以先心施，	如是雜物及眾珍，
飲食湯藥并田宅，	是故今日我諮問。
往昔割身及耳鼻，	內心無垢不生瞋，
若他詰問如法言，	猶能巧說忍辱力。
以能通達深空法，	心意微妙難稱量，

能施他樂功德人，  
諸漏久盡患悉除，  
黑暗所覆愚癡者，  
憐愍諸有起慈心，  
開發正覺菩提岸，  
善能出入神通門，  
證得無我破我相，  
佛於世中無染著，  
微妙寂滅離諸垢，  
世尊昔日修行時，  
禪定智慧亦常修，  
諸功德聚難思量，  
善能往來亦善住，  
往昔無垢修大慈，  
剜身割股血滂流，  
全身上秤謂敵彼，  
大明善巧以行慈，  
須彌動搖眾星落，  
四大海水一朝枯，  
假使日輪墜於地，  
諸佛正覺兩足尊，  
是故今我問無垢。  
深見眾生沒諸苦，  
生於垢濁及我人。  
過百千劫勤修行，  
唯願除斷我今疑。  
隱顯自在巧行住，  
毀壞諸法亦非空。  
真實正行及正思，  
唯願為我決此疑。  
施戒忍進無暫廢，  
利益群生無有比。  
深大如海無窮盡，  
唯願為我作歸依。  
怖鴿歸投救不捨，  
稱肉與鷹而代之。  
而鴿尚重身猶輕，  
唯願為我決疑惑。  
諸天宮殿盡破亡，  
阿修羅宮處天上。  
明月處空忽暝冥，  
所言真誠無有二。」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說偈讚已，復白佛言：「大德世尊！何因緣故世間有是微妙光明？復何因緣忽現如是未曾有瑞眾相明了？」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言：「迦葉！汝今不應諮問是事。何以故？如是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若我說是光明義者，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當驚疑入迷沒處，是故汝今不應問

也。」

時大迦葉復白佛言：「世尊！唯願大慈，憐愍一切諸天人故、利益一切諸天人故、安樂一切諸天人故，說此光明甚深因緣，令我開解。」

爾時世尊告迦葉言：「汝宜諦聽，善思念之，吾為汝說。」

大迦葉言：「善哉世尊！願樂欲聞，唯垂敷演。」

時佛復告大迦葉言：「迦葉！今我文殊師利入彼普明無垢莊嚴三昧，三昧力故放斯光明，遍照十方過恒沙等諸佛國土，為大集彼無量無邊不可數不可量阿僧祇諸大菩薩摩訶薩等而來至此娑婆世界。彼等皆已頂禮我足，右遶三匝，處在虛空高一多羅樹，皆各於彼大蓮花座結加而坐。」

爾時尊者大迦葉復白佛言：「世尊！今有何等菩薩摩訶薩威神德力而雨如是微妙花香，復出如是百千音樂不鼓自鳴？」

佛告大迦葉言：「迦葉！是為十方諸菩薩等威神力故而雨如是勝妙花香，乃至於上虛空之中無量樂音皆自鳴也。」

迦葉復言：「世尊！我於是中乃至不見彼一菩薩，云何世尊更言十方諸菩薩等？」

「迦葉！一切聲聞辟支佛等終不能見彼諸菩薩摩訶薩眾。何以故？迦葉！是中聲聞辟支佛等，於大慈悲非其所住故。若能住是慈悲地中，斯則能為利益他事，則亦能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諸波羅蜜等。若已受正位，終不能行此諸菩薩所行之處。」

「迦葉！斯諸菩薩摩訶薩等一切皆入隱身三昧，是故一切聲聞辟支佛不能見彼諸菩薩等，唯除諸佛及大菩薩住斯地者乃能見耳。迦葉！初住大乘諸菩薩等尚不能見，何況一切聲聞辟支佛而能得見？若得見者無有是處。」

爾時大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幾法、修何善根、獲何功德而能入是隱身三昧？」

佛言：「迦葉！菩薩摩訶薩成就十法，即能獲是隱身三昧。何等為十？一者志性和柔深住正信；二者恒不捨離一切眾生；三者畢竟成滿大慈悲心；四者覺了一切不著眾相；五者雖復思求一切佛法終不妄取；六者亦不思想一切聲聞辟支佛智；七者世間所有盡皆能捨，乃至身命尚無憊惜，豈況餘物而不施者；八者雖行無量生死煩惱，而不染著諸有為行；九者常修無量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而不分別諸波羅蜜；十者常生是心，我當安立一切眾生於菩提已，然後方當坐佛樹下，不取菩提及眾生相。迦葉！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十法，便能獲得隱身三昧。」

爾時尊者大迦葉復白佛言：「希有世尊！快說斯事。世尊乃能作如是說。世尊！一切聲聞辟支佛尚皆未曾一發是心，我當安置一切眾生於阿羅漢地，況佛法乎？」

佛言：「迦葉！如是如是。是故一切聲聞辟支佛，悉無能入菩薩所行隱身三昧。此三昧名尚自不知，云何能入？若能入者無有是處。」

爾時尊者大迦葉復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深願見彼諸大菩薩摩訶薩等。所以者何？斯諸大士難可會遇。」

佛言：「迦葉！汝宜且住。當須待我文殊來者，彼諸菩薩當從定出，汝等然後乃見之耳。雖然，迦葉！汝亦得是無量百千諸三昧門，今當攝心求彼菩薩摩訶薩等為在何處？住何威儀？作何事業？」

時大迦葉蒙聖教已，承佛威神及已通力，即入二萬諸三昧門，如是思求彼諸菩薩今在何所？住何威儀？為行步耶？而竟不見為住立耶，而亦不見為倚臥耶，而亦不見為端坐耶，

而亦不見乃至不知以何語言作何事業、來何所從去何所至。於是起定，前白佛言：「甚奇世尊！甚奇世尊！我已經歷二萬定門，求諸菩薩竟無所見。世尊！彼諸菩薩摩訶薩等尚未證知薩婆若處，已得如是微妙三昧，何況當證無上菩提。世尊！諸善男子善女人其有見聞如斯神變，而不疾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無有是處。世尊！能得如是隱身三昧菩薩摩訶薩，為欲度彼一切眾生被精進鎧，然終不得離是妙定。」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是中一切聲聞辟支佛尚非境界，況餘眾生。」**

**爾時尊者舍利弗作如是念：**「世尊稱我聲聞人中智慧第一，我今寧可求諸菩薩今在何所？住何威儀？作何事業？若得覩見不亦善乎。」時舍利弗如是念已，承佛威神及自力故，即入三萬諸三昧門，周旋觀察彼諸菩薩今為何所、住何威儀，乃至不知如毫釐相。

**爾時尊者須菩提作如是念：**「我今亦當求諸菩薩為何所在？住何威儀？造作何事？若覩見者不亦善乎。」時須菩提作是念已，承佛威神及自力故，即入四萬諸三昧門，周遍推求彼諸菩薩為何所在、住何威儀，乃至不見行住坐臥、從何所來去何所至。然後出定前至佛所，頭面禮足，白言：「世尊！世尊記我聲聞人中無諍三昧最為第一，是三昧門我亦已得。如是世尊！我若入定，正使有人具大神力，能以百億四天下為一大鼓，取須彌山為一大槌，於我定時令一大人住在我前，執彼大槌搥擊大鼓，無暫休廢乃至經劫，如是鼓聲尚不入耳，何況亂心能令我出。若彼鼓聲能為定患牽我起者，永無是處。世尊！我今所得無諍三昧，弘普若是。我向經歷四萬三昧，周遍推求彼諸菩薩終不能見，乃至不覩一人暫時往來之相。如是世尊！有諸菩薩摩訶薩輩念求如是不思議智，

為一一眾生於恒河沙劫生地獄中備受眾苦。世尊！彼求菩薩道故，雖經眾苦而不捨離如是甚深不思議智。如是世尊！若我今日漏心未盡、未得解脫、於諸佛法有所未知者，令我當來常在生死，更不捨離彼不思議大妙乘也。」

**於是世尊讚須菩提言：「善哉善哉，誠如汝言。汝以信故作如斯說。令汝此身不取涅槃者，以斯善根於當來世過恒沙劫，汝當得作轉輪聖王正法治世，然後乃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須菩提！今此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數類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甚多。世尊！」**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是諸世界所有眾生，成就智慧如舍利弗、解空第一如須菩提、苦行超倫如大迦葉，即令如是諸大聲聞共盡知見求彼菩薩，若於一劫、若於百劫、若於千劫，乃至無量恒河沙劫，亦不能見。若能見者，無有是處。何以故？須菩提！彼諸菩薩凡所為作，非是一切聲聞辟支佛所行境界，是故二乘終不能見。」**

**說此法時，是眾會中八萬四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千世界六種震動。**

**爾時文殊師利於已住室如是思惟：「今此十方億百千數諸大菩薩皆已集會。吾當復召諸天大眾咸令雲集。如是可乎？」**時文殊師利既思惟已，即以神力如意化成八萬四千億那由他妙寶蓮花，大如車輪，純金為莖、白銀為葉，勝藏羅網毘瑠璃寶。**是諸花中皆有化佛及諸菩薩，結加趺坐蓮花臺上，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威德巍巍光明普照。時彼蓮花上昇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及諸梵天乃至有頂。如是略說，遍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百億須彌、百億四天下、欲界天宮、色界天宮，彼化蓮花無不遍至。是諸化處及菩薩眾，出大音聲遍告三千**

## 大千世界，而說偈言：

「世尊明慧日，	希有出世間，
譬如憂曇花，	難遇復過是。
釋師子人雄，	今者現於世，
班宣深妙法，	永拔眾苦源。
諸天雖快樂，	誰能保長久？
任業還三塗，	復受眾苦毒。
所習諸欲事，	貪愛獨增長，
三界本無樂，	而愚耽著之。
已獲最上難，	所謂諸佛出，
愚癡放逸人，	焉覺苦不斷？
汝等當速求，	見佛聞正法，
若聖涅槃已，	雖悔難可追。
魔網深可怖，	汝等為放逸，
既被羈羅已，	寧有解脫期？
獨有求佛法，	汝為眾生資，
汝等但速求，	三十二妙相。
佛能救世間，	餘無可依者，
世雄甚希有，	大慈難思量。
無量億數劫，	所行不可量，
集功德智慧，	成就釋師子，
闡揚微妙法，	甚深難覺知。
何處有眾生，	及我人壽命？
如是破常見，	斷已自無餘，
放捨一切相，	為眾生說此。
宣明真實際，	世間絕心行，
唯彼空無相，	無願亦無作。

虛空本無形，不起亦不滅，  
無來亦無去，智者之所說。  
無盡無所生，本淨無所有，  
無相貌可見，無思想能說。  
眾生本無生，云何得言死？  
寂滅無眾生，眾生在何處？  
言音為說法，法不住言音，  
亦不可文字，世尊如斯說。  
諸處遍推求，不見風水火，  
地亦無分別，慧眼之所宣。  
色受及與想，行識同虛空，  
假言彼五陰，其實無積聚。  
眼耳鼻舌身，心意等諸根，  
雖說本性空，空亦不可得。  
色聲香味觸，及以種種法，  
斯由分別生，分別體空寂。  
欲界與色界，及彼無色天，  
皆說如幻化，虛偽不真實。  
如是諸世尊，為眾生說法，  
欲求出眾苦，速歸大導師。」

彼諸化佛說此偈時，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咸得聞之。有九十六億欲色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二萬天子厭離眾欲，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萬行菩薩乘諸天子得無生法忍。爾時彼化如來所可勸召無量無邊阿僧祇億那由他百千諸天大眾，於須臾間悉皆雲集釋迦如來、應供、正遍覺所。稽首足下，右遶三匝退住一面。以天花香，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曼陀羅花、摩訶



曼陀羅花，及諸花鬘末香塗香，奉散世尊及餘供養。復以種種天妙樂音，歌詠稱讚滿彼虛空。時大集眾其數甚多難可稱計，周遍充滿此四天下，無有空地如一杖頭而不遍者。是諸天人具大威德，所散諸花滿四天下積至于膝。

##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二

#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三

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 善住意天子會第三十六之二開實義品第二

爾時大集眾中有上首天，所謂善住意天子、善寂天子、慚愧天子，與如是等九十六億諸天子俱，一切皆行菩薩之道，咸共往詣文殊師利所，至其門外右遶七匝。遶七匝已，然後雨天曼陀羅花。其所雨花遍覆虛空，高十由旬成花網臺形如寶塔。時文殊師利持此花臺供養世尊。供養已，即以神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國土虛空之中花網遍覆，是花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皆大明盛，復雨天曼陀羅花。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閑雅安詳從精舍出，更以神力令所居地自然而有七寶妙座，其座巍巍具足莊嚴。文殊師利斂容整服昇此寶座。時善住意天子見文殊師利昇寶座已，即以頂禮文殊師利足，退住一面。一切諸天亦皆頂禮文殊師利足。

爾時文殊師利如是思惟：「誰於今日堪任與我在世尊前對揚深法？誰為法器能受如是不思議句、甚難證句、無處所句、無所著句、無戲論句、不可得句、不可說句、甚深句、真實句、無礙句、不可壞句、空句、無相句、無願句、如如句、實際句、法界句、無形貌句、不取句、不捨句、佛句法句、智慧滿足句、三界平等句、一切法無所得句、一切法無生句、師子句、勇猛句、無句句？如斯說已，誰聽者乎？」

於是文殊師利復更思惟：「今此唯有善住意天子，已於過去供養多佛，入深法忍具足辯才，當能與我處世尊前共談實義。」

爾時文殊師利如是念已，即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

汝今已得甚深法忍，又能具足無礙辯才。今當與我詣世尊所，對論如是深妙義乎？」

時善住意天子報文殊師利言：「大士！我如是說，彼若於我無有語言、不為演說、不存諮問亦無報答，無佛法眾、斷滅三乘、無生死無涅槃、不合不散、不啟不發、不出聲音除諸文字，如是說者我當共談。」

文殊師利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如是說，彼能於我無聽無聞、無讀無誦、無受不持、不思不念、不取不捨、不覺不知，不聞我言、不為他說。所以者何？諸佛菩提本無文字、無心離心、無有覺悟，雖假名說其名亦空。」

善住又言：「大士！今者且為諸天子說，斯諸天子於大士說樂欲聽聞。」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終不為樂聽者說，又亦不為聞受者說。所以者何？凡有聽受則為取著。云何取著？所謂我著、人著、眾生著、壽命著、士夫著。以取著故便有聽受，如是聽受當知彼住三種縛中。何謂三縛？一見我縛，二見眾生縛，三見法縛。天子！若無如是三種見縛而聽法者，當知彼住三種淨中。何謂三淨？一不見自身、不分別、不思念、不證知，二不見說者、不分別、不思念、不證知，三不見所說、不分別、不思念、不證知。天子！是則名為三種淨也。天子！若有能作如是聽者，是平等聽，非不平等。」

爾時善住意天子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快作斯說。大士！若有能作如是說者，當知即是不退轉說。」

文殊師利言：「且止天子！汝今不應妄想分別菩薩退轉。何以故？若使菩薩有退轉者，彼終不能成等正覺。所以者何？是菩提中無退法故。」

善住復言：「大士！若如是者，當於何處有斯退轉？」

文殊師利言：「天子！當知從貪欲故有退轉，從瞋恚故有退轉，從愚癡故有退轉，從有愛故有退轉，從無明故有退轉，乃至從十二有分生死所生故有退轉。從因故有退轉，從見故有退轉，從名故有退轉，從色故有退轉，從欲界故有退轉，從色界故有退轉，從無色界故有退轉，從聲聞行故有退轉，從辟支佛行故有退轉，從分別故有退轉，從執著故有退轉，從相故有退轉，從取相故有退轉，從斷見故有退轉，從常見故有退轉，從取故有退轉，從捨故有退轉，從我想故有退轉，從眾生想故有退轉，從壽命想故有退轉，從士夫想故有退轉，從福伽羅想故有退轉，從思想故有退轉，從繫縛故有退轉，從顛倒故有退轉。從我見故有退轉，從我見為根本六十二見故有退轉，從諸蓋故有退轉，從諸陰故有退轉，從諸入故有退轉，從諸界故有退轉。從佛想故有退轉，從法想故有退轉，從僧想故有退轉。如是乃至，我當成佛、我當說法、我度眾生、我當破魔、我得智慧，從是諸想故有退轉。如是天子！若能不分別如來十力，不分別四無所畏，不分別十八不共法，不分別一切根、力、覺、道，不分別諸相好，不分別莊嚴佛國，不分別聲聞，不分別菩薩，乃至不分別一切分別退轉者，是名不退轉。」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若如是者，當於何處得不退轉？」

文殊師利言：「天子當知，從通達佛慧故得不退轉，從空故不退轉，從無相故不退轉，從無願故不退轉，從如如故不退轉，從法性故不退轉，從實際故不退轉，從平等故不退轉。」

善住意言：「大士！若如是說，一切諸分別、無分別二俱不異。所以者何？皆從思惟分別生故，是故得言彼有退轉。」

又問：「如是退轉，為有法耶？為無法乎？」

文殊師利言：「非有非無如是退轉。」

善住意言：「大士！若爾，何處退轉？」

文殊師利言：「若有若無，是虛妄取、是顛倒取、是不如取，彼則不取亦非不取，以是義故得言退轉。而彼退法不可說有、不可說無。何以故？若有無中有退轉者，彼即為過。所以者何？若有法退轉則墮常邊，無法退轉則墮斷邊。然世尊說不住常中、不住斷中，非斷非常世尊所說。天子！若彼於先不真實想，而彼證知，則名非斷非常。天子！是為菩薩退轉法門。」

說是法時，十千天子得無生法忍。

### 文殊神變品第三

爾時善住意天子白文殊師利言：「大士！今可俱行詣如來所，奉見頂禮諮受未聞，亦因此時如法問難。」

文殊師利言：「天子！汝莫分別取著如來。」

善住意言：「大士！如來何在而言莫著？」

文殊師利言：「即在現前。」

善住意言：「若如是者，我何不見？」

文殊師利言：「天子！汝今若能一切不見，是則名為真見如來。」

善住意言：「若現前者，云何誠我莫取如來？」

文殊師利言：「天子！汝謂今者現前何有？」

善住意言：「有虛空界。」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言如來者即虛空界。何以故？諸法平等如虛空故。是故虛空即是如來，如來即是虛空，虛

空如來無二無別。天子！以是義故，若人欲求見如來者，當作斯觀。如實真際覺了，是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復以神力化作三十二所重閣寶堂，輦軒具足，四面正方四角有柱，周匝欄楯寶網交絡，殊特妙好高顯巍巍，具足莊嚴甚可愛樂。諸堂閣內咸有勝床，眾寶所成天衣覆上。其床各有化菩薩坐，具三十二大人之相。爾時文殊師利普現如是莊嚴事已，遂更與彼蓮花化佛并化菩薩，及此寶輦重閣殿堂諸菩薩眾，俱往佛所繞佛七匝，并亦圍遶比丘眾已，踊在虛空，光明普照眾會道場，四面而住。

爾時文殊師利後善住發，忽然在前先至佛所。善住意天子反更後到，白言：「大士！吾發在前，更在後至。仁從何路乃至於斯？」

文殊師利言：「天子！假使供養滿恒河沙諸如來等，稽首為禮，終不見吾往來進止。」

爾時花臺諸化菩薩及寶堂中諸菩薩眾，同聲說偈讚嘆如來：

「已曾供養過恒河，	不可思議諸世尊，
熾然修行求菩提，	是故超出天人上。
光明妙色三界雄，	牟尼眾相實奇特，
為眾宣說甚深法，	無有壽命及人我。
世尊行施持淨戒，	忍辱精進具修禪，
智慧清淨三界表，	我禮彼岸最勝尊。
其有發意求菩提，	則受天人妙供養，
若於深空無疑惑，	當紹出世大法王。
過去諸佛等正覺，	現在一切兩足尊，
常說如是諸法空，	本來無相亦無作。
眾生體性不可得，	何有生者及死滅？

本既無來亦無去，  
如彼化人觀眾事，  
世尊說法亦如是，  
恒沙世界滿中寶，  
若能修忍善說空，  
復於恒沙諸劫中，  
奉獻香花及眾具，  
得聞如是甚深法，  
當知彼得明淨忍，  
於無數劫行布施，  
當知彼非解脫因，  
歸命滅度人中尊，  
諸法皆空本清淨，  
諸佛出世甚難值，  
人身難得今已獲，  
已得蠲除斯八難，  
於諸正法得信行，  
若聞法已應正思，  
汝等常行阿蘭若，  
近善知識及法師，  
汝於眾生平等想，  
常樂多聞持禁戒，  
腐藥治病莫詐善，  
一切有為即無為，  
若了實際見真如，  
當觀五陰猶如幻，  
世尊常說如斯法，

一切諸法如虛空。  
雖復示現而無真，  
斯皆虛誑同幻夢。  
持以布施一切人，  
如是行施超於彼。  
供養諸佛天人上，  
為求菩提離世間。  
無有眾生及命人，  
是為供養十方佛。  
衣食象馬及眾珍，  
以有我人眾生想。  
救濟眾生無量數，  
如是解脫智莊嚴。  
得聞正法生信難，  
善哉佛法汝順行。  
永絕迫窄處空閑，  
應當勇猛發精進。  
不可聞聲即取著，  
必當速疾成人雄。  
應速遠離諸惡友，  
慎勿妄起我人心。  
捐棄舍宅坐林間，  
亦恒乞食受糞衣。  
等同一相如陽焰，  
疾成無上菩提道。  
內外諸入如空舍，  
法等於彼莫生著。

貪欲瞋恚性自空，        愚癡我慢分別起，  
彼法已滅今亦無，        如是知者得成佛。」

如是諸化菩薩說是偈時。彼會眾中二萬二千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五百比丘漏盡意解心得解脫。三百比丘尼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七千優婆塞優婆夷、二萬五千諸天子亦離塵垢法眼清淨，三百菩薩得無生法忍。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振動，所謂動、遍動、等遍動，震、遍震、等遍震，涌、遍涌、等遍涌，乃至吼、起、覺等亦復如是。

#### 破魔品第四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今此瑞相誰之所為？能令如是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振動。又是寶輦殿堂蓮花座上諸菩薩等，放大光明照斯眾會，演說如是微妙深法。復令如是無量億數諸天子眾皆來集會，復有億數諸菩薩等亦來集也。」

爾時佛告舍利弗：「斯乃文殊師利威神之力，故現如是妙莊嚴事，亦令菩薩諸天雲集。所以者何？舍利弗！是文殊師利與善住意天子將諸大眾欲來我所，請問如是破散諸魔三昧法門，具足成就諸不思議甚深佛法故。」

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何因緣故我觀此眾，竟不見彼文殊師利？」

佛告舍利弗：「汝宜且待。今文殊師利已與一切魔王、一切魔眾、一切魔宮作大衰耗，所為神變極妙莊嚴，將至我所汝當自見。」於是文殊師利即入破散諸魔三昧。三昧力故，即時三千大千世界百億魔宮朽故暗冥若將毀壞，其變已現無復威光，令一切魔不樂其所，各自見身惛耄 mào 羸瘠，拄杖



而行，諸天女輩變成老母。一切眾魔見是事故，心大憂愁身毛皆豎，惶怖思念：「是何變怪令吾內外不祥若斯，將無死沒時至果報離散耶？為是世間將壞劫災事乎？」

**彼諸魔眾如是念時**，文殊師利復以神力即現百億天子住在魔前，告魔眾曰：「汝勿憂懼。此非汝災亦非劫盡。所以者何？今此適有住不退轉菩薩大士名文殊師利，有大威神道德超世，即時正入破散諸魔三昧法門。以彼大士三昧威神其事若此，非有他也。」

**諸化天子說是語時**，一切魔王及諸魔眾聞諸化天說文殊師利大士名號，更增惶恐戰悼不安，一切魔宮皆大震動。時諸魔王答化天曰：「唯願仁慈救我危厄。」

**諸化天子復語魔言**：「勿怖勿怖。汝等今宜速疾往詣釋迦牟尼佛世尊所。所以者何？彼佛如來有大慈悲。若諸眾生憂恐煎迫，但往歸依，皆蒙安樂除諸憂苦。」時諸化天如是語已，即於其處忽然不現。

**爾時一切魔王及諸魔眾聞化天教莫不歡欣**，皆共同心於須臾頃羸弊柱杖皆來住於釋迦牟尼佛前，同聲白言：「大德世尊！願見救護願見救護，免茲變怪困苦大厄。世尊！我等寧受百千萬億諸佛名號，不願聞彼文殊師利一菩薩名。何以故？我即聞是文殊師利菩薩名時便大驚恐，若喪自身。」

**爾時世尊告諸魔言**：「波旬！汝今何忽發如是言？所以者何？是文殊大士凡所開導利益眾生，億百千佛昔所未作，今亦不作當亦不作。唯此文殊師利去來現在常為眾生建斯大事，眾生熟已置解脫中，是故汝等雖復聞彼百千佛名不生苦惱亦無驚怖。云何而言我今忽聞一文殊師利名皆大驚恐？」

**時彼魔眾白言**：「世尊！我誠慚恥此弊老身，加以惶懼發斯言耳。世尊！我等從今歸依正覺，唯願哀愍復我本形。」

佛告之曰：「且待須臾。文殊師利亦既來已，自除汝恥chǐ。」於是文殊師利從三昧起，遂與無量百千天眾，復與無量百千諸大菩薩摩訶薩等，及無量百千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前後圍遶，復作無量百千微妙樂音，復雨如是無量妙花，所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具大莊嚴、有大神通、威德無極，俱來佛所，頭面禮敬右遶三匝，退住一面。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汝入如是破散諸魔三昧耶？」

文殊師利白言：「世尊！唯然已入。」

佛言：「文殊師利！汝從何佛聞是三昧？修經幾時而得成滿？」

文殊師利言：「世尊！我本未發菩提心時，從佛得聞如是三昧。」

又問：「文殊師利！彼佛世尊名號何等，說是三昧令汝得聞？」

文殊師利白言：「世尊！我憶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曼陀羅花香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世時，宣說如是破散諸魔三昧。我於彼時初得聽聞。」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三昧云何修得？」

文殊師利白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二十種法，則能得是破魔三昧。何等二十？所謂一者訶毀貪欲破壞貪心，二者訶毀瞋怒破壞瞋心，三者訶毀愚癡破壞癡心，四者訶毀嫉妬破壞妬心，五者訶毀憍慢破壞慢心，六者訶毀諸蓋破壞蓋心，七者訶毀熱惱破壞惱心，八者訶毀想念破壞想心，九者訶毀諸見破壞見心，十者訶毀分別破分別心，十一

呵毀取事破壞取心，十二訶毀執著破壞執心，十三訶毀諸相破壞相心，十四訶毀有法破壞有心，十五訶毀常法破壞常心，十六訶毀斷法破壞斷心，十七訶毀諸陰破壞陰心，十八訶毀諸入破壞入心，十九訶毀諸界破壞界心，二十訶毀三界壞三界心。世尊！是為菩薩摩訶薩具二十法，畢竟成就如是三昧。

「世尊！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具足修行得是三昧。何等為四？一者建立心行清淨調柔，二者心性淳直無諸諂曲，三者心無攀緣入深法忍，四者外內所有一切能施。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四法成就三昧。

「世尊！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能得三昧。何等為四？一者畢竟深信，二者成就實語，三者常樂空閑，四者不取諸相。是為菩薩具足四法成就三昧。

「復有四法菩薩成就得是三昧。何等為四？一者親近善友，二者常知止足，三者獨坐思惟，四者不樂諠猥。是為菩薩具足四法成就三昧。

「復有四法，菩薩成就，得是三昧。何等為四？一者不破壞戒，二者不缺犯戒，三者無所依戒，四者不望報戒。是為菩薩具足四法成就三昧。

「復有四法，菩薩成就，得是三昧。何等為四？一者捨聲聞心，二者離緣覺心，三者住菩薩忍，四者不捨眾生。是為菩薩具足四法成就三昧。

「復有四法，菩薩成就，得是三昧。何等為四？一者修空捨我，二者無相離相，三者無願除願，四者捨諸所有。是為菩薩具足四法能得三昧。

「世尊！時彼曼陀羅花香如來、應供、正遍覺說此破散諸魔法門，我從彼佛聞已初修。次復有佛，號一切寶電蔽月光如來、應供、正遍覺，我時於彼具足成就。彼佛世尊說

此門時，彼眾會中十千菩薩皆得成就此三昧門。」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希有世尊！今此文殊師利乃能久遠成就如是降魔三昧。三昧力故，能令波旬及諸魔眾髮白老耄形志俱衰，一至斯也。」

**佛告舍利弗：**「於意云何？汝今言此文殊師利，獨是三千大千世界變此眾魔如斯老耄耶？舍利弗！汝今不應作如是見。所以者何？舍利弗！今者十方如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所有諸魔，一切皆悉如是變壞，盡是文殊師利威力所為。」

**於是世尊告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汝今當且攝汝神力，令彼眾魔得復本形。」

爾時文殊師利受佛教已，告諸魔曰：「眾仁者！實為厭患此身儀耶？」諸魔報曰：「唯然。大士！」

文殊師利言：「若如是者，汝今亦當厭患貪欲，勿著三界。」

諸魔報曰：「善哉大士！敬聞嘉誨豈敢有違。唯願少假威神除此慚苦。」

**文殊師利遂攝神力，令一切魔復彼天形莊嚴如故。**

**爾時文殊師利告諸魔言：**「波旬！汝所有眼，何者為眼？何者眼想？如是，何處是眼著是眼相？是眼攀緣、是眼障礙、是眼思、是眼我、是眼依止、是眼喜樂、是眼戲論、是眼我所、是眼護、是眼念、是眼取、是眼捨、是眼分別、是眼思量、是眼成就、是眼生、是眼滅，乃至是眼來去。如是等法，為汝境界魔業障礙。如眼，乃至身意亦如是。又如色乃至觸法，為汝境界魔業障礙，亦復如是。汝等皆應如實了知。復次波旬！汝所有眼，即為非眼，亦為無眼。為無眼想、無眼著、無眼相、無眼攀緣、無眼障礙、無眼思、無眼我、無眼

依止、無眼愛、無眼戲論、無眼我所、無眼護、無眼念、無眼取、無眼捨、無眼分別、無眼思量、無眼決定、無眼生、無眼滅、無眼去、無眼來。如是等法非汝境界，汝於是中不能為主，無法無力、不得自在，亦無取著。如眼，乃至身意亦如是。又如色乃至觸法亦如是。汝等皆應如實了知。」

文殊師利說是法時，眾中一萬魔王波旬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八萬四千諸魔眷屬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 菩薩身行品第五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我等願請文殊師利令我覩見彼諸菩薩摩訶薩等。所以者何？世尊！斯諸大士難可值遇。」

爾時世尊即告文殊師利言：「汝應當知，今此大眾咸皆渴仰，思願覩見十方所有諸來菩薩摩訶薩身。今正是時，汝應顯現。」

於是文殊師利蒙聖教已，即便告彼法輪菩薩、月光菩薩、除魔菩薩、妙音菩薩、離垢菩薩、寂滅菩薩、選擇菩薩、法王吼菩薩，如是等無量菩薩摩訶薩言：「諸大士！汝等今宜各於宮殿自顯其身，分明現汝本國形狀也。」

文殊師利發斯語已，於是諸菩薩眾從三昧起，各現本身，令諸大眾一切咸見。或有菩薩其身高大若須彌山王，或有菩薩身大八萬四千由旬，或有身大百千由旬、或九十千，乃至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千者。或有身大十千由旬，乃至或有五千、四千、三千、二千者。或有身大一千由旬，乃至或有五百、四百、三百、二百者。或有身大一百由旬，乃至或有五十、四十、三十、二十者。或有身大十由旬者，乃至或

有五、四、三、二、一由旬者。如是乃至或有菩薩，身量大小長短寬狹如此娑婆世界人身無異。當爾之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大眾充滿，無有空處如杖頭許。其中所有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一切多是功德巍巍智慧深遠，具足威力成就神通，放大光明遍照十方無量百千諸佛世界，乃至一切大威德天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大小諸王，皆悉充滿。

爾時文殊師利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於今者欲少諮問如來、應供、正遍覺所有心疑。未審世尊見垂聽不？」

佛告文殊師利：「如來、應供、正遍覺恣汝所問，當為汝釋，決汝所疑令汝心喜。」

文殊師利言：「唯然世尊！願為宣說，我當聽受。」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名為菩薩摩訶薩？言菩薩者，義何謂也？」

佛告文殊師利：「汝問『云何為菩薩？菩薩有何義？』者，以能覺了一切法故，名為菩薩摩訶薩也。文殊師利！彼一切法，菩薩覺者，所謂言說。文殊師利！菩薩云何覺一切法？所謂覺眼、覺耳、覺鼻、覺舌、覺身、覺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覺眼覺耳乃至覺意？文殊師利！所謂菩薩覺彼眼法本性空故。如是覺已，終不生念我能覺知。如是覺耳乃至覺意，皆本性空。如是覺已，亦不生念我能覺知。菩薩如是覺眼等已，復覺彼色本性自空。如是覺已，亦不分別我能覺知。如是覺聲乃至覺法，皆本性空，亦不分別我能覺知。是為菩薩覺一切法也。」

「復次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覺彼五陰？所謂菩薩觀見陰體本性自空，如斯覺故觀無相，如斯覺故觀無願，如斯覺

故觀無欲，如斯覺故觀寂靜，如斯覺故觀遠離，如斯覺故觀無所有，如斯覺故觀無實，如斯覺故觀無動，如斯覺故觀無生，如斯覺故觀無來，如斯覺故觀無去，如斯覺故觀無真，如斯覺故觀無主，如斯覺故觀無證，如斯覺故觀無知，如斯覺故觀無見，如斯覺故觀無人，如斯覺故觀無想，如斯覺故觀不可說。如斯覺故覺但有名，如斯覺故觀無我，如斯覺故觀分別起，如斯覺故觀從緣生，如斯覺故觀如幻，如斯覺故觀如化，如斯覺故觀如夢，如斯覺故觀如鏡像，如斯覺故觀如聲響，如斯覺故觀如芭蕉，如斯覺故觀不久住，如斯覺故觀不牢固，如斯覺故觀虛妄，如斯覺故觀無物。如斯覺故，是為菩薩覺一切法。

「復次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摩訶薩覺貪恚癡？所謂覺彼貪欲因分別起故，覺彼瞋恚因分別起故，覺彼愚癡因分別起故，而亦覺彼分別空無所有，無物無戲論、不可說不可證故。是為菩薩覺一切法。

「復次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摩訶薩覺於三界？所謂覺彼欲界無我人故，覺彼色界無所作故，覺無色界空無有故，覺彼三界皆遠離故。是為菩薩覺一切法。

「復次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摩訶薩覺眾生行？所謂覺是眾生貪欲行故，覺是眾生瞋恚行故，覺是眾生愚癡行故，覺是眾生等分行故。如是覺已，如是證知、如是為說、如是教化眾生、如是令得解脫。是為菩薩覺一切法。

「復次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摩訶薩覺一切眾生？所謂覺一切眾生但有其名，離彼名已無別眾生。是故一切眾生即一眾生，彼一眾生即一切眾生，如是眾生即非眾生。若能如是無分別者，是為菩薩摩訶薩覺一切法。又復云何覺一切法？能如是覺菩薩道故，是為菩薩摩訶薩覺一切法。」

爾時世尊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覺眼及與耳，	自體常空寂，
不言我能覺，	是名為菩薩。
觀鼻及與舌，	本性無所有，
不分別我覺，	是名為菩薩。
智慧觀察身，	亦覺意自然，
覺已為他說，	是名為菩薩。
色聲香味觸，	意所樂諸塵，
覺知本性空，	是名為菩薩。
覺色及受想，	諸行與識心，
一切斯同幻，	是名為菩薩。
五陰聚如夢，	覺彼無一相，
不分別我知，	是名為菩薩。
不生亦不出，	無作復無言，
如是說唯名，	彼名亦非物。
覺貪欲瞋恚，	斯由分別起，
彼分別無體，	畢竟終自空。
癡亦分別生，	分別因緣生，
緣此生諸見，	諸見不可得。
覺察三界空，	一切無真實，
於彼不可動，	故名為菩薩。
欲界不成就，	皆緣分別起，
色有無色有，	一切不牢固。
眾生之所行，	智者悉明了，
貪欲與瞋恚，	及彼愚癡等。
一切諸眾生，	即彼一眾生，
智者無所覺，	不念彼眾生。



諸法之所起，悉因顛倒生，  
覺彼顛倒者，知顛倒真相。  
智慧甚微妙，不取諸音聲，  
覺已無所著，故名為菩薩。  
能捨己肉身，終亦無依止，  
如是覺真實，乃名為菩薩。  
至持戒彼岸，亦不念彼岸，  
覺戒行法如，無生亦無盡。  
慈心遍眾生，不得眾生相，  
覺彼眾生際，但以假言宣。  
勇猛大精進，深心厭有為，  
見三界空虛，證無上等覺。  
常入微妙禪，無著無所依，  
無住無攀緣，智者定如是。  
能以利智刀，斷除諸見縛，  
觀察法界性，無割亦無傷。  
若人真覺了，一切法如實，  
應時利眾生，乃名為菩薩。」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三

##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四

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 善住意天子會第三十六之三破菩薩相品第六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摩訶薩初發心者，以何義故名初發心？」

佛告文殊師利：「若有菩薩等觀三界一切想生，如是得言最初發心。文殊師利！是名菩薩初發心也。」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如我所解佛說義者，若有菩薩貪欲心生是初發心、瞋恚心生是初發心、愚癡心生是初發心。世尊所說，將無謂是為初發心。」

爾時善住意天子問文殊師利言：「大士！若諸菩薩起貪恚癡名初發心者，所有一切具縛凡夫皆即名為發心菩薩。所以者何？彼諸凡夫從昔至今常發如是貪恚癡等三毒心故。」

文殊師利語善住意言：「天子！汝言一切凡夫從昔已來常能發是三毒心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凡夫心力羸劣，不能發起是貪恚癡。唯有諸佛世尊、一切阿羅漢辟支佛、不退轉地諸菩薩等，乃能發是貪恚癡耳，是故凡夫不能得發。」

善住意言：「大士！仁今何故作如斯說？令此會眾不識不知，陷諸疑網深可怖畏。」

爾時文殊師利語善住意言：「天子！於意云何？如彼飛鳥往來空中，彼鳥足跡在虛空中。有發行乎？無發行也？」

善住意言：「非無發行。」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天子！以是義故我作此說。若有能發貪欲恚癡，唯彼諸佛、聲聞、緣覺、不退菩薩乃能發耳。天子當知！無有依處是名為發、無有取著是名為發；既無依處又無取著，是即無句斯謂為發，是無分別句斯謂為發，是不可生句斯謂為發，是不實句斯謂為發，是非物句斯謂為發，是不來句斯謂為發，是不去句斯謂為發，是無生句斯謂為發，是無攀緣句斯謂為發，是無證句斯謂為發，是不諍句斯謂為發，是不思句斯謂為發，是不壞句斯謂為發，是無言句斯謂為發，是不破句斯謂為發，是無字句斯謂為發，是無執句斯謂為發，是無住句斯謂為發，是不取句斯謂為發，

是不捨句斯謂為發，是不拔句斯謂為發。天子當知，是為菩薩初發心也。

「天子！發心菩薩若於如是一切諸法，不愛著、不思想、不見不知、不聞不識、不取不捨、不生不滅，是則名為真發心也。

「天子！是菩薩摩訶薩若能依止如是法界、如是平等、如是實際、如是方便，則彼貪欲瞋恚愚癡等發。又若決能如是依止，則彼眼耳及意等發，則彼色取乃至識取等發。如是則一切諸見發，無明有愛發，乃至十二因緣有分發，五欲眾事發，愛著三界發，我見發，我所見發，我見為根本六十二見發，佛想發，法想發，僧想發，自想發，他想發，地想發，水想發，火想發，風想發，空想發，識想發，四顛倒發，四識住發，五蓋發，八邪發，九惱發，十惡業道發。天子當知，我今舉要言之，一切分別、一切分別處、一切語言、一切諸相、一切進趣、一切希求、一切取著、一切思想、一切意念、一切障礙，菩薩皆當發。汝應如實知，天子！以是義故，汝今若能於此諸法不愛著不思想者，是則名為真實發也。」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汝今乃能為諸菩薩具宣如是初發心義。文殊師利！汝於往昔已曾供養無量無邊過恒沙數諸佛世尊，能說斯耳。」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今此文殊師利所說菩薩最初發心及獲無生法忍，先後二事平等無差耶？」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弗！昔然燈世尊授我記言：『摩那婆！汝於未來過阿僧祇劫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覺。』舍利弗！我於彼時亦不離此心得無生忍。如是舍利弗！汝當知彼一切菩薩初發心義，如文殊師利所言無有異也。」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皆是初發。何以故？如世尊說，一切初發皆是不發，其不發者即是菩薩最初發心。」

說是法時，二萬三千菩薩證無生忍，五千比丘於諸法中漏盡解脫，六十億諸天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爾時尊者大迦葉白佛言：「世尊！今此文殊師利乃更為斯能作難作，宣說如是甚深法門，令諸眾生多所利益。」

文殊師利謂迦葉言：「大德迦葉！我實不為難作之事。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無所作，亦復無有已作今作當作。唯大迦葉！我於諸法非作不作，其義亦爾。又大迦葉！我於眾生無有度脫亦無繫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所有故。迦葉！云何於世尊前發如是言能作難作。又大迦葉！我無所作，慎勿言我能作難作。又大迦葉！我實不作。非獨我不作，如來亦不作、辟支佛亦不作、阿羅漢亦不作。又大迦葉！有何等人能作難作？若欲正言能作難作，但彼一切嬰兒凡夫。如斯說者是名善說。所以者何？如諸如來皆悉無有已得今得當得，乃至一切聲聞辟支佛亦無所得，唯彼凡夫一切皆得。」

時大迦葉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一切諸佛不得何等？」

文殊師利言：「一切諸佛不得我、不得福伽羅、不得眾生、不得壽命、不得士夫、不得斷、不得常、不得諸陰、不得諸入、不得諸界、不得諸名色、不得欲界、不得色界、不得無色界、不得分別、不得思惟、不得念處、不得因生、不得顛倒、不得貪恚癡、不得此世、不得彼世、不得我、不得我所，乃至不得一切諸法。大德迦葉！如是一切諸法次第不得亦復不失，不縛不解、不取不捨、不近不遠。是故迦葉！應當覺了如是法門，若諸佛世尊皆不得者，則彼等非法無聞。」

凡夫一切斯得，是故凡夫能作難作，非諸佛作、非辟支佛作、非阿羅漢作，是乃名為凡夫作也。」

迦葉復問：「作何等也？」

文殊師利言：「作斷作常、作染著作依止、作憶念作取捨、乃至作彼一切戲論、分別隨順高下等事。是故大德迦葉！如是諸法，諸佛世尊皆無所作，無有已作今作當作，唯彼凡夫能作難作。」

爾時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無生忍者，云何名為無生忍也？世尊！復以何義而更名為法無生忍？菩薩云何得斯忍法？」

佛告文殊師利言：「實無有人於生法中得無生忍。所言得者，但有語言名字。何以故？以無生法不可得故、離攀緣故，不得法忍。得無所得、無得無失，是故言得無生法忍。復次文殊師利！彼無生法忍者，所謂一切法無生如是忍故，一切法無來如是忍故，一切法無去如是忍故，一切法無我如是忍故，一切法無主如是忍故，一切法無取如是忍故，一切法無捨如是忍故，一切法無所有如是忍故，一切法無實如是忍故，一切法無等如是忍故，一切法無等等如是忍故，一切法無比如是忍故，一切法無染如虛空如是忍故，一切法無破壞如是忍故，一切法無斷如是忍故，一切法無垢如是忍故，一切法無淨如是忍故，一切法空如是忍故，一切法無相如是忍故，一切法無願如是忍故，一切法離貪恚癡如是忍故，一切法如如如是忍故，一切法法性如是忍故，一切法實際如是忍故。如是一切法，無分別、無相應、無憶念、無戲論、無思惟、無作無力、羸劣虛誑，如幻如夢、如響如影、如鏡像如芭蕉、如聚沫如水泡，如是忍故。所可忍者亦無可忍，非法非非法，但以名字說斯法耳，然彼名字亦不可得，本性自

離。如是言忍，信解樂入、無惑無疑、無驚無怖、無動無沒，遍滿身已正受而行，不得其身亦無住處。文殊師利！是為菩薩摩訶薩於諸法中得無生忍，乃至不行一切想故。」

爾時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所謂忍者，云何為忍？乃至不為境界所壞，故名為忍。」

時彼善住意天子問文殊師利言：「大士！何等不為境界所壞？」

文殊師利言：「天子！所謂眼，何法壞眼？謂彼善色惡色是能壞眼。如色壞眼，彼聲壞耳乃至法壞意亦如是。天子！若菩薩眼見色，不取相不耽好、不分別不思惟、不愛不厭，知本性空無有念想，不為眾色之所傷敗；乃至意法亦如是。天子！若其六情無著無縛無壞無傷，如是菩薩住於法忍。住法忍故，於一切法無所分別，無生不生、無漏不漏、無善不善、無為不為，不念世法及出世法，不分別不思惟，是則名為無生法忍。」

說此法時，有六萬三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云何菩薩摩訶薩發起勝行，超越轉增入諸地也？」

文殊師利言：「天子！誰於其間能發勝行，而言諸地有超轉者？」

善住意言：「大士！仁豈不知諸菩薩等所行殊勝彼彼轉增，乃至超越能滿十地乎？」

文殊師利語善住意言：「不然。天子！我聞佛說，一切諸法猶如幻化。汝不信耶？」

善住意言：「大士！世尊誠言，誰敢不信？」

文殊師利言：「天子！如彼幻人及幻，豈有勝行超越轉

入，乃至具足十地耶？」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若使幻人及幻能有超行轉入者，則吾等亦當如是超越轉入。何以故？如世尊說，一切諸法皆如幻化，故無轉入。天子！是故若說諸地有轉入者，即非轉入。我亦不言地有轉入。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轉入故。是故法於法中不得轉入，所謂色於受中不得轉入，受於色中不得轉入，想於行中不得轉入，行於想中不得轉入，識於色中不得轉入，色於識中不得轉入。天子！如是乃至於一切法，皆應如是作四句說。

「又眼不於耳中轉入，耳不於眼中轉入。鼻不於舌中轉入，舌不於鼻中轉入。身不於意中轉入，意不於身中轉入。所以者何？一切諸法其性各異行自境界，頑癡無知無有覺識，亦如草木牆壁瓦石、如鏡中像、如幻如化，不可證觸，一相無相。以是義故，一切諸法無有超轉，不出不入、無去無來。天子當知，若諸菩薩如是解知彼一切法無超轉者，不復更有諸地分別，亦無入道、無有捨地亦無退轉，於彼菩提超轉之中無有失滅。何以故？若人見彼陰界諸入是真實者，彼無超轉。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本淨故。天子！是名菩薩超越道地。天子！譬如幻師化作十重輦輿宮閣，即令化人居處其內。天子！於意云何？彼人宮閣有定所不？」

善住意言：「無也。大士！」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天子！見菩薩地有超轉者，其事若此。」

## 破二乘相品第七之一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言：「大士！或時有人至大士所求出家者，大士爾時當云何答？云何為說出家度法？云何授戒及教持戒？」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其有人來至我所求出家者，我當教彼如是言曰：『諸善男子！汝今不應發出家心。汝若不發出家心者，我當教汝真出家法。』所以者何？天子！若求出家，則求欲界，亦求色界、求無色界，復求世間五欲之樂，及求未來果報諸事。若善男子有所求者彼不證法，不證法故彼則見心。是故天子！若無所取，彼為證法。以證法故則不見心，不見心故則不出家，不出家故則無出家心，無出家心故彼則不發，以不發故則無有生，以無生故彼則盡苦，以盡苦故則畢竟盡，畢竟盡故彼則無盡，以無盡故則不可盡，不可盡者則是虛空。天子！我時於彼善男子所作如是教。

「復次天子！若復有人來詣我所求出家者，我復教彼如是言曰：『諸善男子！汝今莫發出家之心。所以者何？彼心無生不可得發，汝莫為異而保此心。』」

「復次天子！若更有人來詣我所求出家者，我復教彼如是言曰：『諸善男子！汝今若不斷除鬚髮，如是汝則真實出家。』」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以何義故作如斯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世尊說法無所斷除。」

善住意復問言：「何等不斷亦復不除？」

文殊師利言：「天子！色法不斷亦不除，受想行識不斷亦不除。天子！若復有人作如是念：『我除鬚髮乃為出家。』當知彼人則住我相，住我相故則不見平等。又見我故則見眾生，見眾生故則見鬚髮，見鬚髮故生剃除想。天子！彼若不



見有我相者則不見他相，無他相故則無我慢，無我慢故則無吾我，無吾我故則無分別，無分別故則無動搖，無動搖故則無戲論，無戲論故則無取捨，無取捨故無作不作、無斷不斷、無離無合、無減無增、無集無散、無思無念、無說無言，如是則名安住真實。」

善住意言：「大士！實義云何？」

文殊師利言：「天子！所言實者即是虛空，如是虛空得名為實。無起無盡、無減無增，以是故言虛空為實、性空為實、如如為實、法界為實、實際為實。如是實者則亦不實。何以故？以彼實中不可得故名為不實。」

爾時文殊師利語善住意言：「天子！若復有人來詣我所求出家者，我當教彼如是言曰：『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取著彼袈裟衣者，吾則以汝為真出家。』」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義故復如斯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諸佛世尊無有取法，凡所宣說不為取著。」

善住意言：「不取何等？」

文殊師利言：「天子！謂不取色若常無常，乃至不取識若常無常；不取眼若常無常，乃至不取意若常無常；不取色乃至不取法；不取貪欲不取瞋恚不取愚癡不取顛倒。天子！如是乃至一切諸法皆悉不取而亦不捨、不合不離。天子！若取袈裟，當知彼即大有見相。天子！是故我說不以取著袈裟而得清淨及得解脫。所以者何？天子！諸佛世尊大菩提處無有袈裟。」

善住意言：「大士！何法是袈裟？」

文殊師利言：「天子！汝問何法為袈裟者，貪欲是袈裟、瞋恚是袈裟、愚癡是袈裟、因是袈裟、諸見是袈裟、名色是

袈裟、妄想是袈裟、執著是袈裟、取相是袈裟、語言是袈裟，如是乃至戲論一切諸法皆是袈裟。若知諸法無善不善，無思無念，是名無袈裟。若無袈裟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無垢濁，若無垢濁則無障礙，無障礙故亦無有作——是謂思量。」

善住意言：「大士！所言思量，思量者以何義故名曰思量？」

文殊師利言：「天子！彼思量者，於法平等無有增減、無作不作，故言思量。天子！若能於法不作增減，如世尊說不應復起想念分別，故言思量。」

善住意言：「何等名為不作增減？」

文殊師利言：「天子！過於平等。過平等已法不可得，所謂過去不可得、未來不可得、現在不可得。彼法非如，無增減作、無吾我作、無有人作、無眾生作、無壽命作、無有斷作、無有常作、無有分別陰入界作、無有分別佛法僧作，亦無有念是持戒作、是破戒作、是煩惱作、是清淨作、是得果作、是須陀洹作、是斯陀含作、是阿那含作、是阿羅漢作、是辟支佛作，乃至此是空作、是無相作、是無願作、是明解脫作、是離欲作。如是天子！此皆為彼無聞凡夫思量分別說斯法耳。汝應當知，此是最下癡人求欲得法妄想取著，是故如來為斷彼著而演說是思量分別作不作事。」

於是善住意天子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大士！快說如是甚深法門。」

爾時世尊亦復讚可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汝今乃能作如是說。」

爾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言：「天子！若復有人來詣我所求出家者，我當教彼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受具戒，如是則名真出家也。』」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義故作如是語？」

文殊師利言：「天子！如世尊說，唯有二種受具戒法。何等為二？一受正平等戒，二受邪不等戒。是中何者邪不等戒？謂墮我見、墮人見墮、眾生見、墮壽命見、墮士夫見、墮斷見、墮常見、墮邪見、墮憍慢、墮貪欲、墮瞋恚、墮愚癡、墮欲界、墮色界、墮無色界、墮取著分別。天子！是為略說墮於一切不善法中、墮逐惡知識妄取一切法、墮不知出要解脫之處。天子當知，是名受邪不等戒也。天子！是處何者是受正平等戒？謂空是平等、無相是平等、無願是平等。天子！若能如是入三解脫門，如實覺知，不分別不思念，於一切法無有退轉，天子！是名受正平等戒也。復次天子！若貪欲發、若瞋恚發、若愚癡發、若愛無明發、我見發、我見為根本六十二見發、三邪行發、四顛倒發，乃至八邪、九惱、十不善業道等發，故名受正戒也。天子！譬如一切種子草木樹林，皆依大地而得生長，其地平等無心念作。如是天子！若佛法中正受戒故具足成就。天子！譬如一切草木種子，依大地住而得增長。天子！當應如是具受正戒。所以者何？住於戒故道法增長，如彼種子戒亦復然。又如種子增長得名成就。如是住於戒故，所有一切助菩提分法出生增長得名成就，天子！是為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一切聲聞受正戒也，所謂入彼三解脫門，一切戲論語言滅處。天子當知，若能如是受具戒者，是名受正，非不正也。」

爾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今更於如是出家、如是受具，如是教曰：『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持禁戒，如是則為真實持也。』」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義故作如斯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一切諸法悉無所取故無可持。云

何此戒而獨有持？天子！戒若可持則持三界。天子！於汝意者以何為戒？」

善住意言：「大士！若能具足波羅提木叉者，是名為戒。」

文殊師利言：「天子！云何名為波羅提木叉？」

善住意言：「大士！所謂持身及以口意，三業具足，是則名為波羅提木叉也。」

文殊師利言：「天子！於意云何？今是現前何處有是身業可作？如是過去未來亦無有作。彼皆無作、無有像貌，可得言有或青或黃或赤或白及頗梨色耶？」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師利言：「天子！彼名何等？云何而說？」

善住意言：「彼名無為，實不可說，如是乃至意作亦然。」

文殊師利言：「天子！於意云何？彼無為者可作有為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師利言：「天子！以是義故我如斯說，彼若不持名真持戒。天子！若言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者，為學實際。當如是知，無所持故言增上戒學，無所知故言增上心學，無所見故言增上慧學。如是心不分別故、不憶念故、不生殊異故，名最上心學。如心學，戒慧亦爾。天子！若不得心則不念戒，若不念戒則不思慧，若不思慧則無復起一切疑惑，既無疑惑則不持戒，若不持戒是則名為真持戒也。天子當知，彼持戒者則無所欲，無所欲故則無退還，無退還故彼則清淨，彼清淨故則得解脫，彼解脫故則得精進，彼精進故則無有漏，彼無漏故則住正行，住正行故則無像貌，無像貌故即是虛空。何以故？以彼虛空無形相故。是故天子！若有人能如是學者則為不學，彼無學故則為真學。於何處學謂

無處學？云何無處？謂空平等。天子！若能正住空平等者，是則名為真住戒學。」

爾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若人能作如是出家、如是受具，我復教彼如是言曰：『諸善男子！汝今若能受彼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篤信檀越供養眾具，而能於中不起分別、不念報恩，是乃名為清淨持戒。』」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義故作如斯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所謂若人取彼施者、受者、財物三事故，是為報恩。又若見彼是為報恩，若思惟彼是為報恩，若分別彼是為報恩。天子！若不見彼不取彼、不思惟彼、不分別彼者，有何可報？何以故？以從本來畢竟清淨，如是報故。天子！彼若取若見、若思惟、若分別及念報者，是謂凡夫，非阿羅漢。所以者何？是諸凡夫於一切時常行取著，思量分別此受彼與、彼垢此淨，以是分別故有報恩。云何報恩？謂諸凡夫於生死有取後生身，是故於彼欲行報恩。天子！諸阿羅漢不受後有，畢竟不見、不思量、不分別，無有此彼，更不受身，當於何處而報恩也？天子！若受彼施，當行三淨然後乃受。何謂三淨？一不見己身即無施者，二不見他人即無受者，三不見財物即無施事。天子！如是三淨則畢竟淨，如斯淨已復何用報？天子！以是義故我如是說，若受三千大千世界篤信檀越一切眾具，不分別、不念報者，是名世間真勝福田，是真出家、是淨持戒。」

爾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與彼人如是出家、如是戒已，當復教言：『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行阿蘭拏不在聚落、不處近不住遠、不獨坐不眾居、不多言不杜默、不乞食不受請、不事糞掃衣不受他衣鉢、不多貪不少欲、不多求不知足、不樹下不露地、不服腐爛藥不受肉與蘇，

善男子！汝若能於一切頭陀不起分別如是行者，則名具足行頭陀也。』何以故？若以憶念分別行者，即是我慢心見諸相。天子！若如是行則如是念，我受糞掃衣、我行乞食、我住樹下、我坐露地、我行阿蘭拏、我服腐爛藥、我少欲、我知足、我行頭陀。天子！若正行者不生如是念。所以者何？為彼無有一切分別故。彼於爾時尚不見我，況當計有頭陀功德？若見有者，無有是處。天子！是故若有如是行頭陀，不憶念、不分別，我則說為真頭陀也。何以故？天子！若斯人者，拂去貪欲、拂去瞋恚、拂去愚癡、拂去三界、拂去五陰、拂去十二入、拂去十八界，如是我說為真頭陀。何以故？以彼頭陀，不取不捨、不思不念、不修不行、非法非非法，是故我說真頭陀也。」

爾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與彼人如是出家、如是行已，當復教言：『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觀四聖諦、不修四念處、不修四正勤、不修四如意足、不修五根、不修五力、不修七覺分、不修八聖道，不修三十七助菩提法、莫證三解脫門。』何以故？天子！彼聖諦者入無生相，不可念知、不可修證。所以者何？彼無生中云何言證？天子！是故我言，夫念處者非念非思一切諸法，故言念處。天子！若比丘不住欲界、不住色界、不住無色界，故言比丘不住四念處思修四念處。云何思修？如彼不思不修故言思修。如是次第乃至三十七種助菩提法，應如是知。天子！若彼禪行比丘於一切法悉無所得，無所得故不思念、不分別、不修不證。何以故？天子！彼諸法但有名。如三十七助菩提法，彼雖有名而不可得，唯以分別因緣故生。一相無相，以如是名故如是說，其說亦無。故彼雖復名字證知，終不可得，是則名為如實覺知三十七種助菩提法。」

時彼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所言禪行比丘，何等名為禪行比丘耶？」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彼比丘於一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為禪行。又復無有少法可取，是為禪行。又不取何法？所謂不取此世彼世、不取三界，乃至不取一切諸法。如是平等，是為禪行。天子！如禪行者，乃至無有一法相應，無合無散是為禪行。」

爾時彼會大眾多有無量百千眾生，咸有疑心：「今此文殊師利所說如是，云何得與聖說相應？所以者何？世尊恒說，若人能入三解脫門名為涅槃。又如佛說，若有修行三十七種助菩提法便證涅槃。然而今者文殊師利更如是說，不應修是助菩提行，亦莫入彼三解脫門。將非文殊師利虛妄說耶？」

於是文殊師利知諸比丘及以眾會咸皆有疑，即語尊者舍利弗言：「大德！汝於今者最可證信，世尊記汝智慧第一。大德！汝於何時證離欲法？且當證法時，豈不見四諦耶？」

舍利弗言：「不也。」

「豈不修三十七助菩提分法耶？」

曰：「不也。」

「豈不入三解脫門耶？」

曰：「不也。大士！我於爾時乃至無有一法可見可除、可修可證、可選擇者。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為、無生、無言、是空。若是空者，有何可證？」

說此法時，眾中有三萬比丘於法漏盡心得解脫。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四





#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五

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善住意天子會第三十六之四破二乘相品第七之二

爾時善住意天子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大士！仁今真是聰辯利智，快說如斯甚深空忍。」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非如是聰辯利智。夫利智者則是一切嬰兒凡夫。何以故？天子！一切凡夫是名利智。何等利智？所謂地獄利智、畜生利智、餓鬼利智、閻摩利智，乃至三界一切利智。如是取著相應，得言利智。所以者何？不知生死煩惱先際故。天子！是故彼諸凡夫，著貪欲利、著瞋恚利、著愚癡利，乃至與彼諸見名色取著相應，故言利智。非謂諸佛世尊及聲聞緣覺得忍菩薩有斯利智，是乃名為一切凡夫取相利智也。」

於是善住意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言：「大士！仁今所說，欲顯智耶？」

文殊師利言：「不也。」

善住意言：「欲隨行耶？」

文殊師利言：「不也。」

善住意言：「欲隨句耶？」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天子！我由字句。」

善住意言：「大士！仁今何故如斯說耶？」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諸菩薩於一字一句初不移動，然彼字句義門處所近遠淺深皆如實知，謂知空處、知無相處、知無願處、知遠離處、知無所有處、知無生處、知如如處，而於其間無受無作、無解無知，是故得言唯字句耳。」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汝今

已得陀羅尼故，乃能如是分別說也。」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實不得彼陀羅尼。何以故？世尊！若有得是陀羅尼者，斯則名為愚癡凡夫。非佛世尊及諸菩薩得陀羅尼。所以者何？世尊！彼諸凡夫癡眾生等有取著故得陀羅尼。取著何等？所謂取著我故得陀羅尼、取著人故得陀羅尼、取著壽命故得陀羅尼、取著丈夫故得陀羅尼、取著斷滅故得陀羅尼、取著常恒故得陀羅尼、取著貪欲故得陀羅尼、取著瞋恚故得陀羅尼、取著愚癡故得陀羅尼、取著無明故得陀羅尼、取著有愛故得陀羅尼、取著身見故得陀羅尼、取著五陰故得陀羅尼、取著十二入故得陀羅尼、取著十八界故得陀羅尼、取著憶念故得陀羅尼、取著分別故得陀羅尼、取著六十二見故得陀羅尼，如是乃至取著一切諸行故得陀羅尼，是故凡夫得陀羅尼。所以者何？若法為彼愚癡取著，是則凡夫所得，非謂佛得、非聲聞得、非辟支佛得、非菩薩得，以是義故唯彼凡夫得陀羅尼。何以故？彼諸凡夫以愚癡故言有取得，非佛世尊及菩薩等。」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仁若不得陀羅尼者，將無墮彼頑鈍位乎？」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我真頑鈍。何以故？夫頑鈍者謂無所知，我所行處不可知故。是故一切諸佛世尊及諸聲聞緣覺菩薩皆墮頑鈍，非諸凡夫。所以者何？一切凡夫在於數中，諸餘智人盡入頑鈍。如須陀洹障礙行故，貪欲心行尚墮數中，何況愚癡諸凡夫等而非數也。天子！是故得言我為頑鈍。我實不得彼陀羅尼。何以故？乃至一法我無所得故。」

說是法時，彼大眾中有五百比丘聞此法門不能信受，生大恐怖起誹謗心，發惡心已棄捨而去，即自見身墮大地獄。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文殊師利言：「大士！仁今且住，勿

說如此甚深經典。所以者何？今此會中五百比丘聞此法門不能信受，生大怖畏起誹謗心，即自見身已處地獄。」

文殊師利語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今不當妄起分別。何以故？乃至無有一法墮地獄者。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所生故。汝今云何忽發斯言，令我休止勿宣是法。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止我見、依止人見、依眾生見、依壽者見、依諸見已，雖復供養恒沙如來、應供、正遍覺及比丘僧，一切眾具隨須奉給，如是供養盡其形壽無有休廢。若復有人聞我所說甚深法門，一切世間所不能信，謂空無相無願無作、寬大寂靜、無生無滅、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無常苦無我，如是諸法聞已誹謗墮於地獄。然舍利弗！即此善男子善女人得聞如是甚深法已，雖墮地獄，從地獄出速得涅槃。若善男子善女人雖復供養恒沙數如來、應供、正遍覺，以取著我不聞如是甚深經法，終不解脫速證涅槃。」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如是如是，誠如汝言。若有得聞如是甚深微妙經典，與值佛出世等無有異。何以故？若有欲證須陀洹果，要由此經；欲證斯陀含、欲證阿那含及阿羅漢，要聞此經。所以者何？以不著我乃能證法。證此法時無有所見，無所得故。」

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汝當知此五百比丘雖墮地獄，後從獄出速證涅槃。非彼愚癡凡夫之人沒於見得墮墜疑心，供養如來能得解脫。舍利弗！是諸比丘還復因此乃至解脫速得涅槃，非是餘人能速解脫。所以者何？以不聞此深法門故。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如是甚深法門一經於耳，雖不信受墮於地獄，然速解脫。其有墮見入地獄者，未能解脫。」

## 破凡夫相品第八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仁今許我修梵行乎？」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汝今若能不念作求、不思進趣，如是吾將許汝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義故如斯說耶？」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有為作可名梵行，若無為作何名梵行？又復天子！若有見得可名梵行，若無見得何名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仁今寧當無梵行耶？」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天子！我無梵行。所以者何？夫梵行者則非梵行，非梵行故我名梵行。」

時善住意天子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大士！仁以具足樂說辯才，能作如是無障礙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吾具足無礙辯者，即成障礙。何以故？凡是取著我及我所，皆由分別。一切分別無非障礙故。」

爾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汝今若能斷除一切眾生命根，然不執刀、不持杖、不把槌、不捉塊而行事者，吾當同汝修於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復以何義如斯說耶？」

文殊師利言：「天子！言眾生者，於意云何？」

善住意言：「大士！我言眾生，眾生者乃至一切，但有名字，皆想取故。」

文殊師利言：「天子！是故我言，汝今當須殺害我想、殺害人想、殺眾生想、殺壽命想，乃至滅除名字等想，如斯

殺也。」

善住意言：「大士！當以何殺具而行殺乎？」

文殊師利言：「天子！吾常用彼利智慧刀而行殺害。當行殺時，彼利智刀應如是執、當如是害，然亦無有執持之想及以害想。天子！以是義故，汝當善知殺害我想及眾生想，是名真殺一切眾生，如是吾當許汝梵行。」

爾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我復語汝，汝若修行十惡業道，復能成就黑濁垢法，放損一切十善業道，破壞離散清白法者，我當共汝修於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義故復如是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所有一切染濁清白皆悉平等。彼平等者，我得如此，同汝梵行。天子！於意云何？汝以何法為染濁平等？」

善住意言：「以不貪不作不退不墮，是謂染濁平等。」

文殊師利言：「天子！復以何法為白淨平等？」

善住意言：「以如、法性及與實際三解脫門，是謂白淨平等。」

文殊師利言：「天子！吾即令汝真法界中具足修行周旋往返，其事可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師利言：「天子！以是義故我作斯說，染濁清白一切等者，然後方可共修梵行。」

爾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汝今若能取應死人，手執利刀斬其頭者，吾當許汝如是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以何義故復作此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可殺者誰？何者是頭？誰能行殺？天子！汝今當知，須殺貪欲、須殺瞋恚、須殺愚癡，如

是乃至我慢嫉妬、欺誑諂曲、執著取相及受想等，天子！是為可殺。天子！若人一心專精自守，貪欲心發即應覺知，方便散除還令寂靜。云何散除？應作是念：『此是空、此不淨。求此欲心生處滅處，從何所來？去至何所？是中誰染、誰受染者、誰為染法？』如是觀時，不見能染、不見所染、不見染事，以不見故則無有取，以不取故則無有捨，以不捨故則無有受，不捨不受則名離欲寂滅涅槃。如是乃至一切受心，亦如是說。天子當知，如是殺法即殺即生，是故得言彼行殺時先斬其頭是為真殺，以是義故我如此說。」

爾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汝今若能違背諸佛、毀謗法僧，吾將同汝如是梵行。」

善住意言：「大士！仁今何故復如是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如汝意者，以何為佛？」

善住意言：「大士！如如法界，我言是佛。」

文殊師利言：「天子！於意云何？如如法界可染著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師利言：「天子！以是義故我如是說，汝今若能毀謗諸佛，吾將同汝如是梵行。」

文殊師利言：「天子！如汝意者，以何為法？」

善住意言：「大士！離欲寂靜，我名為法。」

文殊師利言：「天子！於意云何？彼寂靜法可染著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以此義故我如是說，汝今若能誹謗正法，吾將同汝如是梵行。」

文殊師利言：「天子！如汝意者以何為僧？」

善住意言：「大士！無為法者是名聖僧。如世尊說，一切聖人以無為得名，故無為法名聲聞僧。」

文殊師利言：「天子！於意云何？是無為法可執著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以此義故我如是說，汝今若能破壞聖僧，吾將同汝如是梵行。」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人見佛彼則著佛，若人見法彼則著法，若人見僧彼為著僧。何以故？以佛法僧非可得故。天子！若人不見佛、不聞法、不識僧者，彼為不背佛、不謗法、不破僧。何以故？以其不得佛、法、僧故。天子！若人愛佛、愛法、愛僧，彼為染著佛、法及僧。天子當知，若人不著佛、法、僧者，是則名為離欲寂滅。天子！以此義故我如是說，汝今若能於佛法僧不染著者，我則同汝如是梵行。」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希有希有！今日乃能宣說如是甚深義處。我於大士以何報恩？」

文殊師利言：「天子！汝莫報恩。」

善住意言：「大士！我今云何得不報也？」

文殊師利言：「天子！汝莫報恩。所以者何？天子！汝能如是不報恩者，即為報也。」

善住意言：「大士！仁今寧可無報恩乎？」

文殊師利言：「天子！如是如是，我不報恩亦非不報。」

善住意言：「大士！仁以何義更作是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凡愚之人造種種法、起種種見、行種種行。以作如是種種見行，是故念言我當報恩。天子！此非正行善男子也。其有正行善男子者，乃至無有少作、或作不作，彼終不言我念報恩。又復天子！不報恩者，如佛世尊宣說平等，謂一切法悉無所作、無有作處、皆入平等、無有轉還，亦無超越、非自非他、無作不作，是故我為無報恩也。」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仁住何處作如是說？住忍說乎？住法說也？」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所住者非忍非法。」

善住意言：「大士！實住何處故如是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無所住。如化人身，我如是住。」

善住意言：「大士！彼化人者復依何住？」

文殊師利言：「天子！如如如住，化如是住。天子！若如是者，汝云何言，住在何處？為忍為法？如斯問也。天子！是故我所言忍，但有其名名無住處。法亦如是無有住處，無有動轉亦無分別。天子當知，一切諸法悉無住處，而言住者，是謂如來為諸眾生作如是說。所以者何？如佛所說，如來住彼如如法中。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住於如如初不移動。如眾生如即如來如，如來如即眾生如，眾生如來無二無別。」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所言沙門那，沙門那者義何謂也？」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非沙門、非婆羅門，是則名為真沙門也。所以者何？以彼不著欲界、不著色界、不著無色界，是故我言真沙門也。天子！若眼不漏、耳不漏、鼻不漏、舌不漏、身不漏、意不漏者，我復說為真沙門也。天子！若不依止說、不依止證、不依止處者，我復說為真沙門也。天子！若無去處、無來處、無傷無瘡者，我復說為真沙門也。天子！是以彼句非沙門、非婆羅門，我乃說為真沙門也。」

爾時善住意天子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大士！實未曾有。仁者志若金剛，其所宣說無有章句亦無處所，心咸了達無所遺餘。」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心不剛。所以者何？吾自放意心安柔忍，是故不剛。」



善住意言：「大士！是義云何？」

文殊師利言：「天子！吾以恣心入聲聞地、處緣覺境，是謂放心。吾又恣心入諸塵勞生死之內，而亦不惡貪恚癡等煩惱過患，是謂放心。」

時善住意天子復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希有大士！仁由過去久供諸佛殖眾德本，故能宣說妙若斯也。」

文殊師利言：「天子！吾無供佛、不殖善根。所以者何？吾初不見宿昔所更，又亦不知當來所作，雖有所作亦無有作。於諸佛法未曾建立，云何能有殖眾德本？」

### 神通證說品第九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我昔曾聞如幻三昧，唯願垂慈顯此正受。」

文殊師利言：「天子！汝欲見聞如幻三昧甚深境界乎？」

善住意言：「大士！我誠願見。」

時文殊師利如言即入如幻三昧。應時十方如恒沙等諸佛國土，一切境界自然現前。於是善住意天子悉見東方恒沙佛土，其中所有種種眾事，或見比丘稱揚宣說如是經典，或見比丘尼像，或見優婆塞優婆夷像，或見大梵天王、天帝釋、四天大王，或見人間轉輪聖王，或見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乃至或見一切鳥獸種類若干形貌好醜，皆為說法。如此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一切十方，咸有如是恒河沙等諸佛國土所有事業，亦皆如是等無有異；盡是文殊師利威神力也。

時善住意天子既見如是十方佛土一切境界，歡喜踊躍不能自持。於是文殊師利從三昧起，善住意天子一心敬仰，白

文殊師利言：「大士！向見十方諸佛國土無量境界，佛事亦殊，而各宣說如斯經典。」

爾時文殊師利問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於意云何？汝向所見東方所有一切境界，可謂實乎？」

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師利言：「如此東方及餘九方，如是十方所有境界，復為實乎？」

善住意言：「大士！一切皆虛無有實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本無有生，其猶幻化欺誑世間。一切諸法轉變推移無常存者，皆是虛妄顯現所為。窮其體實了不可得，不作不生不起不滅。」

於是文殊師利讚善住意言：「善哉善哉。天子！誠如汝言。」

爾時會中有五百菩薩，已得四禪成就五通。然是菩薩依禪坐起，雖未得法忍亦不誹謗。時諸菩薩宿命通故，自見往昔所行惡業，或殺父殺母殺阿羅漢，或毀佛寺破塔壞僧。彼等明見如是餘業，深生憂悔常不離心，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我心分別彼罪未忘，是故不能獲深法忍。

爾時世尊為欲除彼五百菩薩分別心故，即以威神覺悟文殊師利。文殊師利承佛神力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脅，手執利劍直趣世尊。欲行逆害時，佛遽告文殊師利言：「汝住汝住。不應造逆，勿得害我。我必被害，為善被害。何以故？文殊師利！從本已來無我無人無有丈夫，但是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彼已害我，即名為害。」

時諸菩薩聞佛說已，咸作是念：「一切諸法悉如幻化，是中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無丈夫、無摩奴闍、無摩那婆、無父無母、無阿羅漢、無佛無法無僧、無有是逆、

無作逆者，豈有墮逆？所以者何？今此文殊師利聰明聖達智慧超倫，諸佛世尊稱讚。此等已得無礙甚深法忍，已曾供養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世尊，於諸佛法巧分別知，能說如是真實之法，於諸如來等念恭敬，而忽提劍欲逼如來。世尊遽告：『且住且住。文殊師利！汝無害我。若必害者，應當善害。』所以者何？是中若有一法和合集聚，決定成就得名為佛名法名僧、名父名母名阿羅漢，定可取者則不應盡。然而今此一切諸法，無體無實、非有非真、虛妄顛倒、空如幻化，是故於中無人得罪、無罪可得。誰為殺者而得受殃？」

彼諸菩薩如是觀察明了知己，即時獲得無生法忍，歡喜踊躍，身昇虛空高七多羅樹，以偈歎曰：

「諸法如幻化，	斯由分別起，
是中無所有，	一切法皆空。
顛倒虛妄想，	愚癡取我心，
計念我昔愆，	所作業中甚。
過去為大逆，	殺父母良田，
殺羅漢比丘，	是為極重惡。
以彼惡業故，	我當受大苦，
沒疑網眾生，	聞法悔或除。
大名拔我毒，	破散我疑心，
我已覺法界，	眾惡無所有。
諸佛巧方便，	善知我等意，
方便度眾生，	為解諸疑縛。
何處有諸佛？	法僧亦復然，
父母本自無，	阿羅漢空寂。
是處無有殺，	云何有業果？
如幻無所生，	諸法性如是。

文殊大智人，        深達法源底，  
自手握利劍，        馳逼如來身。  
如劍佛亦爾，        一相無有二，  
無相無所生，        是中云何殺？」

**說此執劍妙法門時**，十方如恒沙等諸佛世界六種振動。時彼十方諸佛世界一切諸佛現前說法，彼佛侍者各於本國大眾會中從座而起，咸請其佛言：「世尊！今此神變是誰威德而令世間大地振動？」時十方諸佛各各告其弟子曰：「諸善男子！今有世界名曰娑婆，彼土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覺，現在說法。然彼世界有一上首菩薩摩訶薩名文殊師利，久已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欲破壞新學菩薩執著心故，躬秉利劍馳走趣彼釋迦如來，顯發深法。以是因緣故，令大地如是振動。彼佛世尊因智劍故說甚深法，復令無量無邊阿僧祇眾生法眼清淨、心得解脫、證深法忍、安住菩提。」

**爾時世尊建立如是大神變時**，以方便力令彼眾中一切諸來新學菩薩——善根微少、未離分別取相眾生——皆悉不覩彼執劍事，亦不得聞其所說法。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文殊師利言**：「大士！仁今已造極猛惡業，欲害如是天人大師。是業若熟，當於何受？」

時文殊師利告舍利弗言：「如是大德！如汝所說，我今唯能造作如是極重惡業，而實不知於何處受？然舍利弗！如吾見者，當若化人幻業熟時，我如斯受。所以者何，彼幻化人無心分別、無有念想，一切諸法皆幻化故。又舍利弗！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如汝意者實見劍耶？」

舍利弗言：「不也。」

文殊師利曰：「又定見彼惡業可得耶？」

舍利弗言：「不也。」

文殊師利曰：「又定見彼受果報耶？」舍利弗言：「不也。」

文殊師利言：「如是舍利弗！彼劍既無、復無業報，誰造斯業？誰受報者？而反問我受報處乎？」

舍利弗言：「大士！以何義故復如是說？」

文殊師利言：「如我所見，實無有法業報熟者。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業無報，無業報熟故。」

**爾時十方世界諸來菩薩摩訶薩等，同請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以威德力，加是文殊師利，令至十方諸佛世界說如斯法，令彼眾生咸得聽聞，如我無異。」**

**於是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語彼十方諸菩薩言：「諸善男子！汝今宜各一心觀察自佛世界也。」**

時彼十方諸菩薩眾從文殊師利聞是語已，即各觀本自佛世界，皆覩文殊師利處其佛前，為諸大眾說如斯法，復各見彼皆有善住意天子問是法門。又各見彼十方佛國諸菩薩等悉皆大集，又皆見彼諸天子眾其數多少與此不殊，又各見彼佛界清淨莊嚴微妙與此無異。彼諸菩薩摩訶薩眾如是見已，生殊特心得未曾有，同聲讚言：「甚奇甚特。今此文殊師利道德巍巍，處斯世界安住不動而能普現十方佛前。」

**爾時文殊師利告彼十方菩薩眾言：「諸善男子！汝今當聽。譬如幻師既善學已，不離本座而能幻作種種色像。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既能善學般若波羅蜜如幻法已，即於一切如幻法中，隨其十方諸佛國土欲現形像作諸佛事，如意即能。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如幻化，以是義故所作隨心。譬如日月宮輪住虛空處，初不曾下入諸器中，其光普照靡不周遍。菩薩如是安住不動，隨心普現十方佛前，或現聲聞緣覺等身、或現梵王帝釋等像、或現四天轉輪王事、或現國主大臣政化，**

如是乃至示現一切惡趣眾生形類隨意即能，而亦初無興作之想。」

### 稱讚付法品第十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若有得聞此修多羅甚深法門，與值佛興世等無有異。文殊師利！若聞此經，與證須陀洹無異、與證斯陀含無異、與證阿那含無異、與證阿羅漢無異。何以故？以彼如如無異故。文殊師利！又若聞此經心生信解，與彼後身菩薩菩提樹下坐於道場必成正覺一等無異。何以故？如斯法門即是三世諸佛世尊之要道故。」

於是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說，如空無異、如無相無異、如無願無異、如如如無異、如法界無異、如實際無異、如平等無異、如解脫無異、如離欲無異。」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護持如是甚深法門，於後末世五百歲時，當使此經於閻浮提遍行流布，令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咸得聞之。」文殊師利作是請時，即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音樂不鼓自鳴、一切諸樹自然鬱茂、一切眾花咸悉開敷。又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振動，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奪日月光令不復現。百千億天歡喜踊躍，得未曾有，住於虛空雨天花香，種種諸花及諸花鬘、塗香末香如雨而下，香氣氛馥充滿十方，作天樂音其聲和雅，一切咸共叉手合掌同聲稱讚：「希有希有奇特法門。今此文殊師利大士所說，令我等聞。我為福會，從生至今再遇閻浮轉大法輪。有諸眾生具足善根，然後乃得聞此深法。若諸眾生聞已信行，當知是人已曾供養一切諸佛，亦為已得甚深法忍。若有眾生聞此經典，不驚不怖、不退不沒、深心愛樂，當知是不經

二乘善根中來。」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今此奇瑞，將無為是法門於未來世閻浮提中遍行流布住持不滅耶？」

佛言：「如是如是。向所現瑞，唯為是經於閻浮提遍行流布住持不滅故。」

文殊師利言：「世尊！唯願世尊更建誠實，令此經典後世流行熾然不滅。」

佛言：「文殊師利！若三解脫門能證涅槃是誠實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闡浮提熾然不滅，為誠實語。文殊師利！若苦無常、若空無我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闡浮提熾然不滅，**為誠實語。**」

文殊師利言：「世尊！如世尊說，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無丈夫、無摩奴闍、無摩那婆、無煩惱、無清淨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闡浮提熾然不滅，**是誠實語。**

「如世尊說，無生死、無涅槃、無貪欲、無瞋恚、無愚癡、無名無色、無因無果、無有無知、無身無身證、無心無心果、無念無念處、無發無發處、無色無受無想無行無識、無眼無色、無耳無聲、無鼻無香、無舌無味、無身無觸、無意無法、無欲界、無色界、無無色界、無斷無常，如是等法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闡浮提熾然不滅，**是誠實語。**

「如世尊說，無須陀洹、無須陀洹果、無斯陀含、無斯陀含果、無阿那含、無阿那含果、無阿羅漢、無阿羅漢諸法、無辟支佛、無辟支佛諸法、無如來、無如來諸法、無證平等、無力無畏、無智果、無聖證、無空無無相無無願、無離欲處、無得本性、無有平等、無有餘處、無暗無明、無縛無解、無

彼岸、無此岸、無中間、無念無覺，如此等法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闡浮提遍行流布熾然不滅，是誠實語。

「如世尊說，於此法門無有眾生信解脫得果、相應不相應、不合不散，如是等法為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闡浮提遍行流布熾然不滅，是真實語。

「如世尊說，過去諸如來應供正遍覺作如斯說，無有一法能令眾生於生死中滅除煩惱解脫涅槃，亦無眾生有法生滅，乃至無有過失、無出無動。如過去佛所說，如是未來現在所說亦然。若此等法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闡浮提遍行流布，是真實語。

「又如世尊說此法時，無有菩薩得是三昧諸陀羅尼門，亦復無彼諸佛所說語言句義，乃至不說一文字句，無人聽聞、無人得解、無人成佛，如此等法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闡浮提遍行流布熾然不滅，是真實語。

「如世尊說，無有戒身、無有三昧、無有智慧、無有解脫、無有解脫知見，如此等法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闡浮提普宣流布熾然不滅，是真實語。

「如世尊說，諸菩薩等不行布施、不持禁戒、不修忍辱、不發精進、不入禪定、不得般若、不求菩提、不轉諸地、不得佛道、不得諸力、不得無畏、不得諸相、不獲諸辯、不轉法輪、不度眾生令取正覺，如此等法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闡浮提普宣流布熾然不滅，為真實語。」

文殊師利宣此誠實誓時，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振動。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今此世界如是大動？」

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汝今不應問如是事。所以者



何？來世眾生鈍根少信聞不能解，墮於疑慢長夜不安。」

於是彌勒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世尊若說，能多利益一切世間天人大眾故。」

佛告彌勒：「如是經典，往昔已有七十四億百千那由他諸佛世尊於此方所稱揚讚說，皆因文殊師利及善住意天子等問答諮論也。」

彌勒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文殊師利及善住意天子，聞此法門其久近耶？」

佛告彌勒：「乃往過七阿僧祇劫，有佛世尊號普花最上師子遊步勝功德聚如來、應供、正遍覺所，是善男子等從彼佛所初聞此經也。」

**說是經時**，眾中有若干恒河沙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倍前數眾生得住不退轉忍，復倍前數眾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世尊說此經已，於是文殊師利與善住意天子，及彼十方諸菩薩眾，及彼一切諸天子眾，及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迦葉，諸比丘眾乃至所有天、人、阿修羅、諸龍、鬼神一切眾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五**